月下的回忆

庐　隐著

新世纪出版社

现代名家经典

Xian Dai Ming Jia Jing Dian

现代名家经典

（第六辑）

名誉主编：

冰　心　　萧　乾

主　　编：

傅光明

月下的回

庐隐著



名誉主编 冰心　萧乾

主编 傅光明　编者 一丁

新世纪出版社



现代名家经典(第六辑)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4印张 1,300,000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405—1813—8/I·216
定价(全八册):76.80元 本册:9.60元

编 者 的 话

二十世纪行将过去。当我们站在跨世纪的门槛上，回首中国现代文学的风雨历程时，现代文学史上那些文学“明星”仍然光辉灿烂，穿过历史的尘埃，照亮了“世纪末”的大地！

就像一位饱经苍桑的世故老人一样，“世纪末”的人们也普遍有一种“怀旧”心理，这或许是现代文学大师们的早期著作受宠的原因。本辑《现代名家经典》选取了林语堂、瞿秋白、冯雪峰、夏衍、庐隐、叶灵凤、谢冰莹、孙犁等八位作家的小说和散文等体裁的作品。小说作为作家反映生活的“晴雨表”，真实地描述了那个时代的风风雨雨；而散文则来得更为直接，它是作家的亲身经历和感受的忠实记录，从中可触摸到那个时代的脉搏的跳动。

现代名家的选本出了不少，有的还被一选再选，拥有大量

读者。作为一个新的选本,总得有自己的选法和特色。我们这套小丛书的选法和特色是:一是篇幅小。每个分册仅有八个印张,每位作家的选文约 18 万字。二是选材广,对选文不拘题材和体裁,只要是精品,一并入选。因此,在如此小的篇幅里收入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文学体裁的作品,就是我们选本的最大特色所在。

本套丛书名为《现代名家经典》,各个分册的书名却是借用其中的一个篇名,旨在使书名更加生动、更为鲜亮些。

我们所选的现代名家的作品,是人们公认的美文,为了使美的内容有个美的形式与之相衬,我们在版式、封面、用料、制作等方面力求完美,使朋友们在展读这些美文时真正得到赏心悦目的美的享受。



目　录



小　说

散　　文

前　言



庐隐(1898－1934),本名黄英,出生于福建闽侯县(今福州市)一个封建官宦之家,后随家迁居北京。1919年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习,开始接触各种新思想,并投身于学生运动,进行新文学的创作实践。1922年毕业后执教于北平师大附中、福建女子师范学校、上海大夏大学等学校,执教之余写作了大量小说和散文,被誉为“一代才女”。1934年5月13日因难产不幸逝世,年仅35岁。

在五四时期灿若晨星的作家群中,今天的读者对庐隐也许有些陌生,而在当时,她可是与冰心齐名,享有过盛誉的“一代才女”。庐隐的作品接触到了某些黑暗的社会现实,多数作品描写爱情纠葛,并发出对“恶浊的社会”和“糟糕的人生”的诅咒。庐隐还是一个自传型作家,她在自己篇

幅众多的小说和散文里，高举起个性解放的大旗，大胆冲破传统封建意识的牢笼，执拗地追求着理想的爱情和人生。同时通过其作品的感伤故事和忧伤情调，反映出了五四时期部分知识分子的时代苦闷。庐隐的作品就像她的为人一样，感情真挚，感受细腻，十分真诚地向读者倾诉她的身世和喜怒哀乐，因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灵魂可以卖吗？

荷姑她是我的邻居张诚的女儿，她从十五岁上，就在城里那所大棉纱工厂里，作一个纺纱的女工，现在已经四年了。

当夏天熹微的晨光，笼罩着万物的时候，那铿锵悠扬的工厂开门的钟声，常常唤醒这城里居民的晓梦，告诉工人们作工的时间到了。那时我推开临街的玻璃窗，向外张望，必定看见荷 姑拿着一个小盒子，里边装着几块烧饼，或是还有两片卤肉，——这就是工厂里的午饭，从这里匆匆地走过，我常喜欢看着她，她也时常注视我，所以我们总算是一个相识的朋友呢！

初时我和她遇见的时候，只不过彼此对望着，仅在这两双视线里，打个照会。后来日子长了，我们也更熟悉了，不

像从前那种拘束冷淡了;每次遇见的时候,彼此都含着温和地微笑,表示我们无限的情意。

今天我照常推开窗户,向下看去,荷姑推开柴门,匆匆地向这边来了,她来到我的窗下,便停住了,满脸露着很愁闷和怀疑的神气,仰着头,含着乞求的眼神颤巍巍地道:"你愿意帮助我吗?"说完俯下头去,静待我的回答。我虽不知道她要我帮助她作甚么,但是我的确很愿意尽我的力量帮助她,我更不忍看她那可怜的状态,我竟顾不得思索,急忙地应道:"能够!能够!凡是你所要我作的事,我都愿意帮助你!"

"啊!谢上帝!你肯帮助我了!"荷姑极诚恳的这么说着,眼睛里露出欣悦的光采来,那两颊温和的笑痕,在我的灵魂里,又增了一层更深的印象,甜美,神秘,使人永远不易忘记呢!过了些时,她又对我说:"今天下午六点钟的时候,我们再会吧!现在我还须到工厂里去。"我也说道:"再会吧!"她便回转身子,匆匆地向工厂的那条路上去了。

荷姑走了!连影子都看不见了!但是我还怔怔地俯在窗子上,回想她那种可怜的神情,不禁使我生出一种神秘微妙的情感,和激昂慷慨的壮气;我觉得世界上可怜的人实在太多,但是像荷姑那种委曲沉痛的可怜,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她现在要求我帮助她,我的能力大约总有胜过她的,这是上帝给我为善的机会,实在是很难得而可贵的机会!我应当怎样地利用啊!

我决定帮助她了!那末我所帮助她的,必要使她满足,所以我现在应该预备了。她若果和我借钱,我一定尽我所有的帮助她;她若是有一种大需要,我直接不能给她,也要和母亲商量把我下月应得的费用,一齐给她,一定使她满足

她所需要的。人们生活在世界上，缺乏金钱，实在是不幸的运命呢！但是能济人之急，才是人类互助的精神，可贵的德性！我有绝大的自尊心，不愿意作个自私自利的动物，我不住的这么想，我豪侠的壮气，也不住的增加，恨不得荷姑立刻就来，我不要她向我乞求，便把我所有的钱，好好地递给她，使她可以少受些疑难和愁虑的苦！

我自从荷姑走后，我心里没有一刻宁贴，那一股勇于为善的壮气，直使我的心容留不下，时时流露在我的行动里，说话的声音特别沉着，走路都不像平日了。今天的我仿佛是古时候的虬髯客和红拂那一流的人，“气概不可一世。”

今天的日子，过得特别慢，往日那太阳射在棉纱厂的烟筒尖上，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今天，我至少总有十几次，从这窗外看过去，日影总没到那里，现在还差一寸呢！

“啊！那烟筒的尖上，现在不是射着太阳，放出闪烁的光来吗？荷姑就要来了！”我俯在窗子上，不禁喜欢得自言自语起来。

远远地一队工人，从工厂里络绎着出来了；他们有的向南边的大街上去，有的到东边那广场里去，顷刻间便都散尽了。但是荷姑还不见出来，我急切地盼望着，又过了些时，那工厂的大铁门，才又“呀”的一声开了，荷姑忙忙地往我们这条胡同里来，她脸上挂满了汗珠，好似雨点般滴下来，两颊红得真像胭脂，头筋一根根从皮肤里隐隐地印出来，表示那工厂里恶浊的空气，和疲劳的压迫。

她渐渐地走近了，我们的视线彼此接触上了。她微微地笑着走到我的书房里来，我等不得和她说什么话，我便跑到我的卧室里，把那早已预备好的一包钱，送到荷姑面前，很高兴的向她说：“你拿回去吧！若果还有需用，我更想法

子帮助你!”

荷姑起先似乎很不明白地向我凝视着,后来她忽叹了一口气,冷笑道:“世界上应该还有比钱更为需要的东西吧!”

我真不明白,也没有想到,荷姑为什么竟有这种出人意料的情形?但是我不能不后悔,我未曾料到她的需要,就造次把含侮辱人类的金钱,也可以说是万恶的金钱给她,竟至刺激得她感伤,唉!这真是一种极大的羞耻!我的眼睛不敢抬起来了!羞和急的情绪,激成无数的泪水,从我深邃的心里流出来!

我们彼此各自伤心寂静着,好久好久,荷姑才拭干她的眼泪和我说道:“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小故事,或者可以说是我四年以来的历史,这个就是我要求你帮助的。”我就点头应许她,以下的话,便是她所告诉我的故事了。

“在四年前,我实在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孩子,现在自然是不像了!但是那时候我在中学预科里念书,无论谁不能想象我会有今天这种沉闷呢!”

荷姑说到这里,不禁叹息流下泪来,我看着她那种凄苦憔悴的神气,怎能不陪着她落下许多同情泪呢?等了许久,荷姑才又继续说:——

“日子过得极快,好似闪电一般,这个冰雪森严的冬天,早又回去了,那时我离中学预科毕业期,只有半年了,偏偏我的父亲的旧病,因春天到了,便又发作起来,不能到店里去作事,家境十分困难,我不能不丢弃这张将要到手的毕业文凭,回到家里侍奉父亲的病!当然我不能不灰心!但是这还算不得什么,因为慈爱的父母和弟妹,可以给我许多安慰。不过没有几天,我的叔叔便托人替我荐到那所绝大的

棉纱厂里作女工，一个月也有十几块钱的进项。于是我便不能不离开我的父母弟妹，去作工了，幸亏这时我父亲的病差不多快好了，我还不至于十分不放心。

“走到工厂临近的那条街上，早就听见轧轧隆隆的声音，这种声音，实含着残忍和使人厌憎的意思，足以给人一种极大不快的刺激，更有那乌黑的煤烟和污腻的油气，更加使人头目昏胀！

“我第一天进这工厂的门，看见四面黯淡的神气，实在忍耐不住，但是这些新奇的境地，和庞大的机器，确能使我的思想轮子，不住地转动，细察这些机器的装置和应用，实在不能说没有一点兴趣呢！过了几天，我被编入纺纱的那一队里。那个纺车的装置和转动，我开手学习，也很要用我的脑力，去领会和记忆，所以那时候，我仍不失为一个有活泼思想的人，常常从那油光的大铜片上，映出我两颊微笑的窝痕。

“那一年春天，很随便的过去了！所有鲜红的桃花托上，那时不是托着桃花，是托着嫩绿带毛的小桃子，榆树的残花落了一地，那叶子却长得非常茂盛，遮蔽着那灼人肌肤的太阳，竟是一个天然的凉篷。所有春天的燕子、杜鹃、黄莺儿，也都躲到别处去了，这一切新鲜夏天的景致，本来很容易给人们一种新刺激和新趣味。但是在那工厂里的人，实在得不到这种机会呢！

“我每天早晨，一定的时间到工厂里去，没有别的爽快的事情和希望，只是每次见你俯在窗子上，微笑着招呼，那便是我一天里最快活的事情了！除了这件，便是那急徐高低永没变更过一次的轧轧隆隆的机器声，充满了我的两耳和心灵，和永远用一定规矩去转动那纺车，这便是我每天的

工作了！我的工作实在使我厌烦，有时我看见别的工人打铁，我便有一个极热烈的愿望，就是要想把那铁锤放在我的手中，拿起来试打两下，使那金黄色的火星，格外多些，似乎能使这沉黑的工厂，变光明些。

“有一次我看着刘良站在那铁炉旁边，摸擦那把铁锤子，火星四散，不觉看怔了，竟忘记使纺车转动，忽听见一种严厉的声音道：‘唉！’我吓了一跳，抬头只见管纺纱组的工头板着铁青的面孔，恶狠狠地向我道：‘这个工作便是你唯一的责任，除此以外，你不应该更想什么；因为工厂里用钱雇你们来，不是叫你运用思想，只是运用你的手足，和机器一样，谋得最大的利益，实在是你们的本分！’

“唉！这些话我当时实在不能完全明白，不过我从那天起，我果然不敢更想什么，渐渐成了习惯，除了谋利和得工资以外，也似乎不能更想什么了！便是离开工厂以后，耳朵还是充满着纺车轧轧的声音，和机器隆隆的声音；脑子里也只有纺车怎样动转的影子，和努力纺纱的念头，别的一切东西，我都觉得仿佛很隔膜的。

“这样过了三四年，我自己也觉得我实在是一副很好的机器，和那纺车似乎没有很大的分别，因为我纺纱不过是手自然的活动，有秩序的旋转，除此更没有别的意义。至于我转动的熟习，可以说是不能再增加了！

“在那年秋天里的一天——八月十号——是工厂开厂的纪念日，放了一天工。我心里觉得十分烦闷，便约了和我同组的一个同伴，到城外去疏散，我们出了城，耳旁顿觉得清静了！天空也是一望无涯的苍碧，不着些微的云雾，只有一阵阵地西风吹着那梧桐叶子，发出一种清脆的音乐来，和那激石潺潺的水声，互相应和。我们来到河边，寂静的站在

那里，水里映出两个人影，惊散了无数的游鱼，深深地躲向河底去了。

“我们后来拣到一块白润的石头上坐下了，悄悄地看着水里的树影，上下不住的摇荡，一个乌鸦斜刺里飞过去了。无限幽深的美，充满了我们此刻的灵魂里，细微的思潮，好似游丝般不住地荡漾，许多的往事，久已被工厂里的机器声压没了，现在仿佛大梦初醒，逐渐地浮上心头。

“忽一阵尖利的秋风，吹过那残荷的清香来，五年前一个深刻的印象，从我灵魂深处，渐渐地涌现上来，好似电影片一般的明显：在一个乡野的地方，天下的凉云，好似流水般急驰过去，斜阳射在那蜿蜒的荷花池上，照着荷叶上水珠，晶晶发亮，一队活泼的女学生，围绕着那荷花池，唱着歌儿，这个快乐的旅行，实在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呢！今天的荷花香，正是前五年的荷花香，但是现在的我，绝不是前五年的我了！

“我想到我可亲爱的学伴，更想到放在学校标本室的荷瓣和秋葵，我心里的感动，我真不知道怎样可以形容出来，使你真切地知道！”

荷姑说到这里，喉咙忽咽住了，眼眶里满含着痛泪，望着碧蓝的天空，似乎求上帝帮助她，超拔她似的，其实这实在是她的妄想啊！我这时满心的疑云乃越积越厚，忍不住地问荷姑道：“你要我帮助的到底是什么呢？”

荷姑被我一问才又往下说她的故事：

“那时我和我的同伴各自默默地沉思着，后来我的同伴忽和我说：‘我想我自从进了工厂以后，我便不是我了！唉！我们的灵魂可以卖吗？’啊！这是何等痛心的疑问！我只觉得一阵心酸，愁苦的情绪，乱了我的心，我一句话也回答不

出来！停了半天只是自己问着自己道:‘灵魂可以卖吗?’除此我不能更说别的了！

“我们为了这个痛心的疑问,都呆呆地瞪视那去而不返的流水,不发一言,忽然从芦苇丛中,跑出四五个活泼的水鸭来,在水里自如的游泳着,捕捉那肥美的水虫充饥,水鸭的自由,便使我们生出一种嫉恨的思想——失了灵魂的工人,还不如水鸭呢！——而这一群恼人的水鸭,也似明白我们的失意,对着我们,作出傲慢得意的高吟,不住,‘呵,呵!’的叫着,这个我们真不能忍受了！便急急地离开这境地,回到那尘烟充满的城里去。

“第二天工厂照旧开工,我还是很早地到了工厂里,坐在纺车的旁边,用手不住摇转着,而我目光和思想,却注视在全厂的工人身上,见他们手足的转动,永远是从左向右,他们所站的地方,也永远没有改动分毫,他们工作的熟练,实在是自然极了！当早晨工厂动工钟响的时候,工人便都像机器开了锁,一直不止的工作,等到工厂停工钟响了,他们也像机器上了锁,不再转动了！他们的面色,是黧黑里隐着青黄,眼光都是木强的,便是作了一天的工作,所得的成绩,他们也不见得有什么愉快,只有那发工资的一天,大家脸上是露着凄惨的微笑！

“我渐渐地明白了,我同伴的话实在是不错,这工厂里的工人,实在不止是单卖他们的劳力,他们没有一些思想和出主意的机会,——灵魂应享的权利,他们不是卖了他们的灵魂吗?

“但是我永远不敢相信,我的想头是对的,因为灵魂的可贵,实在是无价之宝,这有限的工资便可以买去?或者工人便甘心卖出吗?……‘灵魂可以卖吗?’这个绝大的难题,

谁能用忠诚平正的心，给我们一个圆满的回答呢！”

荷姑说完这段故事，只是低着头，用手摸弄着她的衣襟，脸上露着十分沉痛的样子，我心里只觉得七上八下的乱跳，更不能说出半句话来，过了些时荷姑才又说道：“我所求你帮助我的，就是请你告诉我，灵魂可以卖吗？”

我被她这一问，实在不敢回答，因为这世界上的事情不合理的太多啊！我实在自悔孟浪，为什么不问明白，便应许帮助她呢？现在弄得欲罢不能！我急得眼泪湿透了衣襟，但还是一句话没有，荷姑见我这种为难的情形，不禁叹道：“金钱虽是可以帮助无告的穷人，但是失了灵魂的人的苦恼，实在更甚于没有金钱的百倍呢！人们只知道用金钱周济人，而不肯代人赎回比金钱更要紧的灵魂！”

她现在不再说什么了！我更不能说什么了！只有忏悔和羞愧的情绪，激成一种小声浪，责备我道：“帮助人啊！用你的勇气回答她啊！灵魂可以卖吗？”

（原载《小说月服》1921年第12卷第11号）

秦教授的失败

凝墨般的天空，罩住了大地上的一切，六角结晶的白色雪花，在院子里纷纷飘舞，坐在长方式画桌旁的少年，向他的同伴说："佐之！明天的演讲会怎样？"

佐之——一个细高身材的少年，放下手里的笔，伸了伸腰，抬起烟盘里半截的烟头，吸了两口，慢慢站了起来道："待我看看天色。"他走到窗前，把白纱窗幔掀开，望见天空阴霾四布，西北方的乌云，一朵朵涌上来，因向那少年道："平智！看这天色，恐怕一时是不能晴呢！……你知道明天讲演是什么题目？"

佐之从左边小衣袋里，摸出一张通告来，看了看说道"《未来的新中国》，很新鲜的题目啊！"平智含笑接着说："我想无论甚么天气，都要去听听才好。"

“是的！我也这么打算。听说这位教授，从国外归来不久，学问很着实呢！”

“其实怎么样，谁能知道呢？……且等听完明天的演讲再说吧！”

雪花直飞落了一夜，早晨又起了西北风。佐之和平智鼓着勇气从温暖的被窝里坐了起来，顿觉得一阵寒气扑到脸上，但时候已经很迟了。他们急忙收拾着，奔讲演的地方去。

会场设在一个大学校的礼堂里。他们进去时，已经看见几个大学生先在那里了。他们靠近火炉坐下，又见许多学生，都呵着冷气，缩着脖颈陆续地进来。

“今天是谁讲演？”一个脸上有麻子的大学生，问站在讲坛旁边的速记生道。

“你不知道吗？……就是最热心改革中国腐败家庭的秦元素教授哪！”

他很起劲的回答，并且又接着说：“可惜今天天气太坏了，又是风又是雪，听讲的人，一定要减少许多呢！”他说着，一枝秃头的铅笔，已被他削得很尖了。他把笔放在速记桌上，很兴奋地坐在那张黄色漆的椅子上，侧转身体，含笑望着从门外进来的听众。

忽然“当，当，当，”壁上的钟接连响了九下，听众嘈杂的哗笑立刻静止了，背后很均齐的脚步声向前来了。听众回转头去，看见大学的校长，陪着一位穿西服的青年，向讲坛这边走，大家便不约而同的鼓起掌来。那秦教授微笑着点了点头，便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一阵鼓掌声，那位大学校长，摸着他下颚的短须，上了讲台，向听众介绍了一番，然后秦教授才开始他的演说：

“……未来的新中国，绝不是祖父和父亲的所有品，当然不是他们的责任，老中国的溃烂，从许多祖父、父亲的身上发见了：他们要吸鸦片烟，要讨小老婆，要玩弄女人，更要得不正当的财帛。……”

“拍！拍！拍！”听众的掌声雷动。秦教授脸上露出悲凉激昂的神色，正预备更痛切的讲下去，忽听后面一片怒詈的声音，隐约道：“混帐的畜生，连你老子都有不是了！真正岂有此理！”听众都惊骇地站了起来，“嘘嘘”的声音，和骚搅的鼓掌哗笑声，顿时乱了会场的秩序。

秦教授脸上现着沮丧的颜色，但仍极力镇定着，接着讲下去，而一朵疑云横梗在听众的心里，有的窃窃私议，有的仰头凝想。秦教授勉强敷衍完了，带着很抱歉的神色下了讲坛，听众也都一哄而散。

秦教授回到公寓里，独自背着手，在屋里踱来踱去，觉得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或者将有一天，被这重担压死。……但是世界上的事大都如此，也愁不了许多。……他想到这里，便在书架上，拿下几本书来，预备明天上课时的参考。他正转身坐下的时候，忽听见门口有人敲门。他高声问道：“哪一位？请进来吓。”“呀”的一声门开了，走进两个少年人来。秦教授让他们坐下，细看这两个人面貌很熟，大约总是本校的学生，不过姓名却忘记了。这时坐在上首椅子，高身材的少年，对他同来的那一个少年道：“平智，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问题讲出来，请秦教授的指教吧？”秦教授听如此说，陡然想起那少年是汪平智，因问道：“汪君，有什么问题吗？”

“是的！……我们今天听了先生的讲演，使我们感动极深，觉得新中国的产生，真仿佛在荆棘丛中，寻找美丽芳馨

的花朵，实在困难得很……谈到中国家庭的腐败真觉得伤心，尤其身受这种苦楚的人。……”

秦教授听到这里，沉默的神情忽然变了，很注意地道：“哦！你的家庭也是如此吗？”

汪平智叹了一声，指着坐在他旁边的同伴道：“夏佐之君常到舍下，一切情形都很清楚的。我父亲不只抽邪片烟，而且娶小老婆，包揽地方讼诉的事情，不应得的财帛，不知得多少……记得有一次我正坐在家里发闷，忽见我父亲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这种笑容，真仿佛是阴霾里的一线阳光，不是轻易看得见的。当时我们都觉得这笑的奇怪，因问他从哪里来，他立时板起面孔，很得意地对我们弟兄说道：‘你们来！我告诉你们，在外头作事，要得便宜，不能没有技巧……最要紧的是随机应变，像你们那种直肠向人，怎么能不吃亏？我告诉你们，现在的世界，老实人是没饭吃的。你们看田厅长，能有现在的阔气，不是全凭他善于迎合上司的心意吗？前天他托我替他买了两千元钱的大土，送给他的上司，听说目下就要派他兼办某制造局的总办呢！眼看着步步青云，哪一个人不羡慕和奉承他呢！你们若不懂得这些大道理，只好潦倒一生了！……’当时我们听完这些话，虽不敢回答什么，但我心里真是又惭愧，又难受，心想作父亲的如此教训孩子，国家安有健全的国民？我们幸而一向都在学校里，一灵未泯，不然我们的前途还有可说的吗？我几次想起来反抗，但因为他是我的父亲，终隐忍到今日，而今日听了教授的讲演，坚定了我反抗的决心，不过应用何种方法呢？……”

秦教授这时沉沉的默想着，正要回答汪平智的话，忽然听差拿进一封快信来，便忙着打了图章，拆开信看。汪平智

和夏佐之见他有事便辞了出来。秦教授站了起来说:“对不住啊!我现在没有工夫答复,请改日再来谈罢!”

他们走后,秦教授看完信,没精打彩的坐在躺椅上,约过了五分钟,他将桌上的叫人铃按了两下,一个肥胖圆脸的校役走进来问道:“秦先生,您叫吗?”

秦教授因指着桌底下的一个皮包说:“你把这书包里的书放在书架上,把我随穿的衣服放在里头,我明天要乘七点钟的早车到天津去。”

正在这个时候,秦教授的朋友张元生来了。一进门看见地下的皮包,便问道:“又预备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筹划的改造社,要从速进行才好。我才从振义那里来,他叫我通知你明天下午一点钟在他家里开讨论会,……你能到吗?”

秦教授嗫嚅着道:“恐怕明天不能到会,家里有点要紧的事,势不能不回去。……那末请你做个代表吧!……”

“你们家里又发生了什么事吗?为什么这样不高兴呢?”

“没什么事,天下哪有不了的事。好吧!我们还是谈谈会里的事情吧!你已同叔文接头过吗?我想具体的办法,不外定期出杂志和讲演,总是以改换空气为第一步。”

“哦!你今天讲演着来吗?为什么没通知我?”元生陡然这么问着。

“讲过了,因为是临时决定的,所以没来得及通知你,你从什么地方得来的消息,还听见别的话吗?”秦教授这时面色微微有些惨沮似的,只低着头,待元生的答复。

“这消息是从叔文那里来的,并且他还告诉我,当你讲的中间,后面有一个人发神经病,搅乱了会场的秩序。你很

不高兴……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不曾看清楚,因为当时听众都站起来,所以把那个人遮住了。”

“世界上只有犯神经病的人,是无法制他呢!”

下午的斜阳余晖,正射在一座楼角上。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站在窗户前面,追风摇摆的柳梢,正拂在他的肩上。他向天空凝望了些时,便回头对他身旁站着的一个中年妇人道:“成儿的婚事,我已替他打算了。他已到了成家的年龄——况且女家那边也屡次来信催促,还是快点办了吧!……我已写信喊他回来,大约明上午可以到家……这孩子近来渐渐不服我调度。他在外面什么演说啦 ,开会啦,闹得十分热闹,说不定将来还要闹到我的头上——现在一般年轻人,动不动就要闹家庭革命,他又到外国,染了些洋气。”说到这里,不住摇着头叹气。那中年妇人哼了一声道:“我看成儿倒是好的,只恨你这作父亲的没好模样,就是家庭革命,也算报应呢!”

那个中年男子,立刻沉下脸来,击着桌子怒狠狠地道:“我有什么没道理?我晓得你们的心,你们别作梦吧!”

“哼!也不晓得谁作梦呢?你自己作的事情哪一件是对得起人的!总算我老子娘没眼睛,把我嫁给你这个骗子。你娶姨娘,就不对了;又把人家好好的女儿骗了来,说你的老婆死了,亏你说得出来。我到你们家,须不曾亏你一丝半毫,我老子娘留给我的房子和银钱,不是我说句枉话,便坐着吃用一辈子也够了。你想尽法子骗了我的去,又娶两三个小老婆。哼,世界上就是你们男人是王,我们作女人的应当永沉地狱,对不对?”这妇人说罢,便放声痛哭了。这男子

只是冷笑着，悄悄走到里间屋里去，打开烟灯，呜呜的过他的烟瘾。别人的悲苦，绝不能感动他冷酷利己的心肠呢！

秦教授昨夜和元生分别后，竟夜转侧，不曾好睡。第二天早晨就乘火车回天津。当他才进家门的时候，看见他的娘两眼红肿，因悄问女佣人道："太太又和谁怄气了？"那女佣人轻轻地道："太太和老爷，昨天晚上吵了一晚上的嘴，太太气得饭都不曾吃，……这会子还在伤心呢！"

秦教授听了，不觉一阵心酸，含泪见过他的母亲，便到他父亲的书房去。只见他父亲正伏在桌上，不知写什么呢。见他进来，冷冷地道："你回来了，坐下吧！"秦教授便坐在下边的椅子上。正待开口，忽听见他父亲很沉重的声音道："成儿，作父亲的人煞不容易呢！把你们从小培养到大学校毕业了，又要想着替你们成家。你们不但不知道作父亲的辛苦艰难，动不动就闹什么家庭革命！"说着自己觉得伤心，竟落下泪来。

秦教授也不觉叹了一口气道："父亲的恩惠，我们自然感激，但是……"底下的话，似乎很难接下去，只是默默地望着他的父亲。歇了半晌，他父亲又说道："我这次叫你回来，就是为了你的婚事。我只有几个条件，你若能照办，自然是不成问题，不然我便一概不管，你从此以后也不必见我的面！……你们现在的青年，思想新，主义新，我是看不惯的！"

秦教授一壁听他父亲说，一壁将那条件拿过来看了一遍，沉吟半晌道："有几条都可以照办，只是合居问题，还要商量；现在父亲有两三个家，若是合居，我们到底住在哪一边为是，莫非一个月换一个地方吗？"他父亲正要说话，只听

他母亲道:“成儿,你正经另外住去吧!我们这里已经吵不清了,还要叫你的妻子跟在里头受气。我原是个倒运的了,莫非凡是女人,都要让她受这种龌龊气吗?”

秦教授知道他母亲是和父亲怄气的话,自己不好说什么,但是眼看着这种骚搅,真觉灰心丧气。想到在外国的时候,有一次和朋友们到莱茵河畔,对着沼沼碧水,是何等的志气雄壮;梦想回国后的努力的成功,又日何等的有望,而今如何?第一次走进家门,便受了不可救治的创痕,现在的溃烂,又是日甚一日。唉!一切都失败了啊!

秦教授越想越悲凄,拿着那条件只是呆呆出神,忽听他父亲道:“怎么样啊!”秦教授因道:“除了合居不能以外,还有一条也该商量……”

“哼!我早就知道你未必肯听我的话,老实和你说吧!是便是,不是我一概不管,没什么可以商量的。”

“父亲不必发怒,如果是可能的,我没有不奉命的,但这实在困难……”

“是啊!我早告诉过你,我的主张是一丝没有通融的。是便是,不是我一概不管,别的话不用多说!”

“父亲既这么专横,只有任父亲不管了!”

“哈!畜生!我怎么专横?我告诉你吧!我早就知道你的存心了。你早不当我是父亲了,居然跑到讲演会里,骂起我来,什么娶小老婆,吸大烟,……畜生!你连‘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一句话,都不曾明白,还读什么书啊!你给我滚出去,我养活大了你,连一点功劳都没有!……”

秦教授道:“父亲有什么话只管说,为什么狠狠地骂人?”

“我骂不得你吗?畜生!你立刻给我滚出去!”

“我情愿死,也不能忍受这种无理的欺辱了！好好的家庭,被你弄得这种样子,中国的衰弱,还不是因为没有好家庭吗?”

“好！好！你居然骂起我来,畜生！我能生你,我也能打死你!”说着直奔到秦教授的面前。他的母亲忙拦在中间,含泪道:“你息息气罢,闹得多不像样?”

“我没有作错事情,你不能无故骂我打我,……老实说吧！我现在决不能再忍了！我为了一个不体面的家庭,使我在社会上失了信用。当我劝人不要吃大烟的时候,为了你,我不免要心里惭愧。那些人背后的议论,我只装不听见,不过为了你是我的父亲……”

“我不要你这不肖的儿子,你立刻给我离开这里!”

“走就走！这种的家庭,我早就没有留恋,情愿作一个没有家庭的游荡者,不愿在这龌龊的家庭里受罪!”说完,又回头对他娘望了望,提起才提回来的皮包,愤愤地走了。他的母亲跟了他出来,拉着秦教授的手流泪道:“成儿,你不必气恼,你父亲固然是没理,但是你这样走了,我怎么放心得下！唉！……你今天即和他闹了这一场,立刻再回来,自然又得怄气,你不如暂且在北京躲躲,但你不要自己苦恼,努力作你自己的事业！……”

秦教授看了他母亲凄苦的面容,不觉滴下泪来哽咽道:“娘回去罢！自己保重,也不要为我和父亲怄气。等一两个月,我便想法子接你老人家到北京去。”

秦教授提着皮包,在路上慢慢地走着。只见丽日横空,照在红色的洋房上闪闪发光。枯柳干藤虽是一叶不着,而一种迎风独立的劲节,正仿佛他现在的处境。虽然因他父亲不仁不义,使他一切梦想的快乐失败了;而他只有忍耐

着，慢慢的忍耐着；仿佛这些枯柳干藤，谨候阳春之来临，它们便可以发芽滋长，以畅其生趣了。……秦教授想到这里，仍怡然自得的回到北京，作他的教授和改造社的事业去了。那溃烂的家庭，他只有消极的放弃了。……

（原载《小说月报》1925年第16卷第10号）

曼　　丽

晚饭以后,我整理了案上的书籍,身体觉得有些疲倦,壁上的时计,已经指在十点了,我想今夜早些休息了吧!窗外秋风乍起,吹得阶前堆满落叶,冷飕飕的寒气,陡感到罗衣单薄;更加着风声萧瑟,不耐久听,正想息灯寻梦,看门的老聂进来报说"有客!"我急忙披上夹衣,迎到院子里,隐约灯光之下只见久别的彤芬手提着皮箧进来了。

这正是出人意料的聚会,使我忘了一日的劳倦。我们坐在藤椅上,谈到别后的相忆,及最近的生活状况,又谈到许多朋友,最后我们谈到曼丽。

曼丽是一个天真而富于情感的少女,她妙曼的两瞳,时时射出纯洁的神光,她最崇拜爱国舍身的英雄。今年的夏末,我们从黄浦滩分手以后,一直没有得到她的消息;只是

我们临别时一幅印影，时时荡漾于我的脑海中。

那时正是黄昏，黄浦滩上有许多青年男女挽手并肩的在那里徘徊，在那里密谈，天空闪烁着如醉的赤云，海波激射出万点银浪。蜿蜒的电车，从大马路开到黄浦滩旁停住了，纷纷下来许多人，我和曼丽也从人丛中挤下电车，马路上车来人往，简直一刻也难驻足。我们也就走到黄浦滩的绿草地上，慢慢的徘徊着。后来我们走到一株马樱树旁，曼丽斜倚着树身，我站在她的对面。

曼丽看着滚滚的江流说道："沙姊！我预备一两天以内就动身，姊姊！你对我此行有什么意见？"

我知道曼丽决定要走，由不得感到离别的怅惘；但我又不愿使她知道我的怯弱，只得噙住眼泪振作精神说道：

"曼丽！你这次走，早在我意料中，不过这是你一生事业的成败关头！希望你不但有勇气，还要再三慎重！……"

曼丽当时对于我的话似乎很受感动，她紧握着我的手说道：

"姊姊！望你相信我，我是爱我们的国家，我最终的目的是为国家的正义而牺牲一切。"

当时我们彼此珍重而别，现在已经数月了。不知道曼丽的成功或失败，我因向彤芬打听曼丽的近状，只见彤芬皱紧眉头，叹了一口气道："可惜！可惜！曼丽只因走错了一步，终至全盘失败，她现今住在医院里，生活十分黯淡，我离沪的时候曾去看她，唉！憔悴得可怜……"

我听了这惊人的消息，不禁怔住了。彤芬又接着说道："曼丽有一封长信，叫我转给你，你看了自然都能明白。"说着她就开了那小皮箧，果然拿出一封很厚的信递给我，我这时禁不住心跳，不知这里头是载着什么消息，忙忙拆开看

道:

沙姊:

我一直缄默着,我不愿向人间流我悲愤的眼泪,但是姊姊,在你面前,我无论如何不应当掩饰,姊姊你记得吧!我们从黄浦滩头别后,第二天,我就乘长江船南行。

江上的烟波最易使人起幻想的,我凭着船栏,看碧绿的江水奔驰,我心里充满了希望。姊姊!这时我十分的兴奋,同时十分的骄傲,我想在这沉寂荒凉的沙漠似的中国里,到底叫我找到了肥美的草地水源,时代无论怎样的悲惨,我就努力的开垦,使这绿草蔓延全沙漠,使这水源润泽全沙漠,最后是全中国都成绿野芊绵的肥壤,这是多么光明的前途,又是多么伟大的工作……

姊姊!我永远是这样幻想,不问沙鸥几番振翼,我都不曾为它的惊扰打断我的思路,姊姊你自然相信我一直是抱着这种痴望的。

然而谁知道幻想永远是在流动的,江水上立基础永远没有实现的可能,姊姊!我真悲愤!我真惭愧!我现在是睡在医院的病房里,我十分的萎靡,并不是我的身体支不起,实是我的精神受了惨酷的荼毒,再没方法振作啊!

姊姊!我惭恨不曾听你的忠告,——我不曾再三的慎重——我只抱着幼稚的狂热的爱国心,盲目的向前冲,结果我像是失了罗盘针的海船,在惊涛骇浪茫茫无际的大海里飘荡,最后,最后我触在礁石上了!姊

姊！现在我是沉溺在失望的海底，不但找不到肥美的草地和水源，并且连希望去发现光明的勇气都没有了。姊姊！我实在不耐细说。

我本拚着将我的羞愤缄默的带到九泉，何必向悲惨人间饶舌；但是姊姊，最终我怀疑了，我的失败谁知不是我自己的欠高明，那么我又怪谁？在我死的以前，我怎可不向人间忏悔，最少也当向我亲爱的姊姊面前忏悔。

姊姊！请你看我这几页日记吧！那里是我彷徨歧路的残痕；同时也是一般没有主见的青年人，彷徨歧路的残痕；这是我坦白的口供，这是我潜以忏悔的唯一经签……

曼丽这封信，虽然只如幻云似的不可捉摸；但她涵盖着人间最深切的哀婉之情，使我的心灵为之震惊；但我要继续看她的日记，我不得不极力镇静……

八月四日　半个月以来，课后我总是在阅报室看报，觉得国事一天糟似一天，国际上的地位一天比一天低下。内政呢！就更不堪说了，连年征战，到处惨象环生……眼看着梁倾巢覆，什么地方足以安身？况且故乡庭园又早被兵匪摧残得只剩些败瓦颓垣，唉！……我只恨力薄才浅，救国有志，也不过仅仅有志而已！何时能成事实！

昨天杏农曾劝我加入某党，我是毫无主见，曾去问品绮，他也很赞成。

今午杏农又来了，他很诚挚的对我说："曼丽！你不要彷徨了。现在的中国除了推翻旧势力，培植新势力以外，还有什么方法希望国家兴盛呢？……并且时候到了，你看世

界已经不像从前那种死寂,党军北伐,势如破竹,我们岂可不利用机会谋酬我们的夙愿呢?"我听了杏农的话,十分兴奋,恨不得立刻加入某党,与他们努力合作。后来杏农走了,我就写一封信给畹若,告诉他我现在已决定加入某党,就请他替我介绍。写完信后,我悄悄的想着中国局势的危急,除非许多志士出来肩负这困难,国家的前途,实在不堪设想呢……这一天,我全生命都浸在热血里了。

八月七日　我今天正式加入某党了,当然填写志愿书的时候,我真觉得骄傲,我不过是一个怯弱的女孩子,现在肩上居然担负起这万钧重的革命事业!我私心的欣慰,真没有法子形容呢!我好像有所发见,我觉得国事无论糟到什么地步,只要是真心爱国的志士,肯为国家牺牲一切,那末因此国家永不至沦亡,而且还可产生出蓬勃的新生命!我想到这里,我真高兴极了,从此后我要将全副的精神为革命奔走呢!

下午我写信告诉沙姊,希望她能同我合作。

八月十五日　今天彤芬有信来,关于我加入某党,她似乎不大赞成。她的信说:"曼丽!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已经加入某党,我自然相信你是因爱国而加入的,和现在一般投机分子不同,不过曼丽,你真了解某党的内容吗?你真是对于他们的主义毫无怀疑的信仰吗?你要革命,真有你认为必革的目标吗?曼丽,我觉得信仰主义和信仰宗教是一样的精神,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应当立刻跳下河里去,拯救那个被溺的妇女和婴孩,那时节你能决不踌躇,决不怀疑的勇往直前吗?曼丽,我相信你的心是纯洁的;可是你的热情往往支配了你的理智,其实你既已加入了,我本不该对你发出这许多疑问,不过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既想到这

里，我就不能缄默，曼丽，请你原谅我吧！”

彤芳这封信使我很受感动，我不禁回想我入党的仓卒，对于她所说的问题我实在未能详细的思量，我只凭着一腔的热血无目的的向人间喷射……唉！我今天心绪十分恶劣，我有点后悔了！

八月二十二日　现在我已正式加入党部工作了，一切的事务都呈露紊乱的样子，一切都似乎找不到系统——这也许是因我初加入合作，有许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其系统之所在，并不是它本身没有系统吧！可是也就够我彷徨了。

他们派我充妇女部的干事，每天我总照法定时间到办公室。我们妇女部的部长，真是一个奇怪的女人，她身体很魁伟，常穿一套棕色的军服，将头发剪得和男人一样，走起路来，腰干也能笔直，神态也不错；只可惜一双受过摧残，被解放的脚，是支不起上体的魁伟：虽是皮鞋作得很宽大，很充得过去，不过走路的时候，还免不了袅娜的神态，这一来可就成了三不像了。更足使人注意的，是她那如宏钟的喉音，她真喜欢演说，我们在办公处最重要的公事，大概就是听她的演说了……真的，她的口才不算坏，尤其使人动听的是那一句：“我们的同志们”真叫得亲热！但我有时听了有些不自在……这许是我的偏见，我不惯作革命党，没有受过好训练——我缺乏她那种自满的英雄气概，——我总觉得我所想望的革命不是这么回事！

现在中国的情形，是十三分的复杂，比乱麻还难清理。我们现在是要作剔清整理的革命工作，每一个革命分子，以我的理想至少要整天的工作——但是这里的情形，绝不是如此。部长专喜欢高谈阔论，其他的干事员写情书的依然写情书，讲恋爱的照样讲恋爱，大家都仿佛天下指日可定，

自己将来都是革命元勋,作官发财,高车驷马,都是意中事,意态骄逸,简直不可一世——这难道说也是全民所希冀的革命吗? 唉! 我真彷徨!

九月三日　我近来精神真萎靡,我简直提不起兴味来,这里一切事情都叫我失望!

昨天杏农来说是芸泉就要到美国去,这真使我惊异,她的家境很穷困,怎么半年间忽然又有钱到美国了? 后来问杏农才知道她作了半年妇女部的秘书,就发了六七千元的财啊! 这话真使我惊倒了,一个小小的秘书,半年间就发了六七千元的财,那若果要是作省党部的秘书长,岂不可以发个几十万吗? 这手腕真比从前的官僚还要厉害——可是他们都是为民众谋幸福的志士,他们莫非自己开采得无底的矿吗? ……啊! 真真令人不可思议呢!

沙姊有信来问我入党后的新生命,真惭愧,这里原来没有光大的新生命,军阀要钱,这里的人们也要钱;军阀吃鸦片,这里也时时有喷云吐雾的盛事。啊! 腐朽! 一切都是腐朽的……

九月十日　真是不可思议,在一个党部里竟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派别! 昨天一天,我遇见三方面的人,对我疏通选举委员长的事。他们都称我作同志,可是三方面各有他们的意见,而且又是绝对不同的三种意见,这真叫我为难了,我到底是谁的同志呢? 老实说吧,他们都是想膨胀自己的势力,哪一个是为公忘私呢……并且又是一般只有盲目的热情的青年在那里把持一切……事前没有受过训练,唉! 我不忍说——真有些倒行逆施,不顾民意的事情呢!

小珠今早很早跑来,告诉我前次派到C县作县知事的宏卿,在那边勒索民财,妄作威福,闹了许多笑话,真叫人听

着难受。本来这些人,一点学识没有,他们的进党目的,只在发财升官,一旦手握权柄,又怎免滥用?杏农的话真不错!他说:“我们革命应有步骤,第一步是要充分的预备,无论破坏方面,建设方面,都要有充足的人材准备,第二步才能去作破坏的工作,破坏以后立刻要有建设的人材收拾的残局……”而现在的事情,可完全不对,破坏没人才,建设更没人才!所有的分子多半是为自已的衣饭而投机的,所以打下一个地盘以后,没有人去作新的建设!这是多么惨淡的前途呢,土墙固然不好,可是把土墙打破了,不去修砖墙,那还不如留着土墙,还成一个片断。唉!我们今天越说越悲观,难道中国只有这黯淡的命运吗?

九月十五日　今天这里起了一个大风潮……这才叫作丢人呢!

维春枪决了!因为他私吞了二万元的公款,被醒胡告发,但是醒胡同时却发了五十万大财,据说维春在委员会里很有点势力!他是偏于右方的,当时惹起反对党的忌恨,要想法破坏他,后来知道醒胡和他极要好,因约醒胡探听他的私事,如果能够致维春的死命,就给他五十万元,后来醒胡果然探到维春私吞公款的事情,到总部告发了,就把维春枪决了。

这真像一段小说呢!革命党中的青年竟照样施行了。自从我得到这消息以后,一直懊恼,我真想离开这里呢!

下午到杏农那里,谈到这件事,他也很灰心,唉!这到处腐朽的国事,我真不知应当怎么办呢!

九月十七日　这几天党里的一切事情更觉紊乱,昨夜我已经睡了,忽接到杏农的信,他说:“这几天情势很坏,军长兵事失利,内部又起了极大的内讧——最大的原因是因

为某军长部下所用一般人,都是些没有实力的轻浮少年,可是割据和把持的本领均很强,使得一部分军官不愿意他们,要想反戈,某军长知道实在不可为了,他已决心不干,所以我们不能不准备走路……请你留意吧!"

唉!走路!我早就想走路,这地方越作越失望,再住下去我简直要因刺激而发狂了!

九月二十二日　支党部几个重要的角色都跑尽了,我们无名小角也没什么人注意,还照旧在这里鬼混,但也就够狼狈了!有能力的都发了财,而我们却有断炊的恐慌,昨晚检点皮箧只剩两块钱。

早晨杏农来了,我们照吃了五毛钱桌的饭,吃完饭,大家坐在屋里,皱着眉头相对。小珠忽然跑来,她依然兴高采烈,她一进门就嘻嘻哈哈的又说又笑,我们对她诉说窘状,她说:"愁什么!我这里先给你们二十块,用完了再计较。"杏农才把心放下,于是我们暂且不愁饭吃,大家坐着谈些闲话,小珠对着我们笑道:"我告诉你们一件有趣的新闻:你们知道兰芬吗?她真算可以,她居然探听到敌党的一切秘密;自然兰芬那脸子长得漂亮,敌党的张某竟迷上她了!只顾讨兰芬的喜欢,早把别的事忘了……他们的经过真有趣,昨天听兰芬告诉我们,真把我笑死!前天不是星期吗?一早晨,张某就到兰芬那里,请兰芬去吃午饭,兰芬就答应了他。张某叫了一辆汽车,同兰芬到德昌饭店去。到了那里,时候还早,他们就拣了一间屋子坐下,张某就对兰芬表示好意,诉说他对兰芬的爱慕。兰芬笑:'我很希望我们作一个朋友,不过事实恐怕不能!你不能以坦白的心胸对我……'张某听了兰芬的话,又看了那漂亮的面孔,真的,他恨不得把心挖出来给她,就说道:'兰芬,只要你真爱我,我什

么都能为你牺牲，如果我死了，于你是有益的，我也可以照办。'兰芬就握住他的手说道：'我真感激你待我的诚意，不过我这个人有些怪僻，除非你告诉我一点别人所听不到事情，那我就信了。'张某道：'我什么事都可以告诉你，现我背我的生平你听，兰芬！那你相信我了吧！'兰芬说：'你能将你们团体的秘密全对我说吗？……我本不当有这种要求，不过要求彼此了解起见，什么事不应当有掩饰呢！'张某简直迷昏了，他绝不想到兰芬的另有用意，他便把他的团体决议对付敌人种种方法告诉兰芬，以表示爱意……这真滑稽得可笑！"

小珠说得真高兴，可是我听了，心里很受感动，天下多少机密事是误在情感上呢！

十月一日　在那紊乱的N城，厮守不出所以然来。今天我又回到了上海，早车到了这里，稍吃了些点心，我就去看朋友。走到黄浦滩，由不得想到前几个月和沙姊话别的情形，那时节是多么兴奋！多么自负！……唉！谁想到结果是这么狼狈。现在觉悟了，事业不但不是容易成功，便连从事事业的途径也是不易选择的呢！

回到上海——可是我的希望完全埋葬在N城的深土中，什么时候才能发芽蓬勃滋长，谁能知道？谁能预料啊？

十月五日　我忽然患神经衰弱病，心悸胸闷，整天生气，今天搬到医院里来。这医院是在城外，空气很好，而且四周围也很寂静。我睡在软铁丝的床上，身体很舒适了。可是我的病是在精神方面，身体越舒服暇预，我的心思越复杂，我细想两三个月的经历，好像毒蛇在我的心上盘咬！处处都是伤痕。唉！我不曾加入革命工作的时候，我的心田里，万丛荆棘的当中，还开着一朵鲜艳的紫罗兰花，予我以

前途灿烂的希望。现在呢！紫罗兰萎谢了，只剩下刺人的荆棘，我竟没法子迈步呢！

十月七日　两夜来，我只为已往的伤痕懊恼，我恨人类世界，如果我有能力，我一定让它全个湮灭！……但是我有时并不这样想，上帝绝不这样安排的，世界上有大路，有小路，有走得通的路，有走不通的路，我并不曾都走遍，我怎么就绝望呢！我想我自己本没有下过探路的工夫，只闭着眼跟人家走，失败了！还不是自作自受吗？……

奇怪，我自己转了我愤恨的念头，变为追悔时，我心头已萎的紫罗兰，似乎又在萌芽了，但是我从此不敢再随意的摧残了，……我病好以后，我要努力找那走得通的路，去寻求光明。以前的闭眼所撞的伤痕，永远保持着吧！……

曼丽的日记完了，我紧张的心弦也慢慢恢复了原状，那时夜漏已深，秋扇风摇，窗前枯藤，声更憭栗！彤芬也很觉得疲倦，我们暂且无言的各自睡了。我痴望今夜梦中能见到曼丽，细认她的心的创伤呢！

（选自《曼丽集》北平古城书社 1928 年 1 月版）

房　东

当我们坐着山兜，从陡险的山径，来到这比较平坦的路上时，兜夫"唉哟"的舒了一口气，意思是说"这可到了"。我们坐山兜的人呢，也照样的深深的舒了一口气，也是说："这可到了！"因为长久的颠簸和忧惧，实在觉得力疲神倦呢！这时我们的山兜停在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所三楼三底的中国化的洋房。若从房子侧面看过去，谁也想不到那是一座洋房，因为它实在只有我们平常比较高大的平房高，不过正面的楼上，却也有二尺多阔的回廊，使我们住房子的人觉得满意。并且在我们这所房子的对面，是峙立着无数的山峦。当晨曦窥云的时候，我们睡在床上，可以看见万道霞光，从山背后冉冉而升，跟着雾散云开，露出艳丽的阳光，再加着晨气清凉，稍带冷意的微风，吹着我们不曾掠梳的散

发，真有些感觉得环境的松软，虽然比不上列子御风，那么飘逸。至于月夜，那就更说不上来的好了。月光本来是淡青色，再映上碧绿的山景，另是一种翠润的色彩，使人目怡神飞，我们为了它们的倩丽往往更深不眠。

这种幽丽的地方，我们城市里熏惯了煤烟气的人住着，真是有些自惭形秽，虽然我们的外面是强似他们乡下人，凡从城里来到这里的人，一个个都仿佛自己很明白什么似的，但是他们乡下人至少要比我们离大自然近得多，他们的心要比我们干净得多。就是我那房东，她的样子虽特别的朴质，然而她却比我们好像知道什么似的人，更知道些。也比我们天天讲自然趣味的人，实际上更自然些。

可是她的样子，实在不见得美，她不但有乡下人特别红褐色的皮肤，并且她左边的脖项上长着一个盖碗大的肉瘤。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对于她那个肉瘤很觉厌恶，然而她那很知足而快乐的老面皮上，却给我很好的印象。倘若她只以右边没长瘤的脖项对着我，那到是很不讨厌呢！她已经五十八岁了，她的老伴比她小一岁，可是他俩所作的工作，真不像年纪这么大的人。他俩只有一个儿子，倒有三个孙子，一个孙女儿。他们的儿媳妇是个瘦精精的妇人，她那两只脚和腿上的筋肉，一股一股的隆起，又结实又有精神。她一天到晚不在家，早上五点钟就到田地里去作工，到黄昏的时候，她有时肩上挑着几十斤重的柴来家了。那柴上斜挂着一顶草笠，她来到她家的院子里时，把柴担从这一边肩上换到那一边肩上时，必微笑着同我们招呼道："吃晚饭了吗？"当这时候，我必想着这个小妇人真自在，她在田里种着麦子，有时插着白薯秧，轻快的风吹干她劳瘁的汗液；清幽的草香，阵阵袭入她的鼻观。有时可爱的百灵鸟，飞在山岭

上的小松柯里唱着极好听的曲子，她心里是怎样的快活！当她向那小鸟儿瞬了一眼，手下的秧子不知不觉已插了很多了。在她们的家里，从不预备什么钟，她们每一个人的手上也永没有带什么手表，然而她们看见日头正照在头顶上便知道午时到了，除非是阴雨的天气，她们有时见了我们，或者要问一声：师姑，现在十二点了罢！据她们的习惯，对于作工时间的长短也总有个准儿。

住在城市里的人每天都能在五点钟左右起来，恐怕是绝无仅有，然而在这岭里的人，确没有一个人能睡到八点钟起来。说也奇怪，我在城里头住的时候，八点钟起来，那是极普通的事情，而现在住在这里也能够不到六点钟便起来，并且顶喜欢早起，因为朝旭未出将出的天空，和阳光未普照的山景，实在别饶一种情趣。更奇异的是山间变幻的云雾，有时雾拥云迷，便对面不见人。举目唯见一片白茫茫，真有人在云深处的意味。然而霎那间风动雾开，青山初隐隐如笼轻绡。有时两峰间忽突起朵云，亭亭如盖，翼蔽天空，阳光黯淡，细雨靡靡，斜风潇潇，一阵阵凉沁骨髓，谁能想到这时是三伏里的天气。我曾记得古人词有“采药名山，读书精舍，此计何时就？”这是我从前一读一怅然，想望而不得的逸兴幽趣，今天居然身受，这是何等的快乐！更有我们可爱的房东，每当夕阳下山后，我们坐在岩上谈说时，她又告诉我们许多有趣的故事，使我们想象到农家的乐趣，实在不下于神仙呢。

女房东的丈夫，是个极勤恳而可爱的人，他也是天天出去作工，然而他可不是去种田，他是替他们村里的人，收拾屋漏。有时没有人来约他去收拾时，他便戴着一顶没有顶的草笠，把他家的老母牛和老公牛，都牵到有水的草地上，

拴在老松柯上，他坐在草地上含笑看他的小孙子在水涯旁边捉蛤蟆。

不久炊烟从树林里冒出来，西方一片红润，他两个大的孙子从家塾里一跳一踯的回来了。我们那女房东就站在斜坡上叫道："难民仔的公公，回来吃饭。"那老头答应了一声"来了，"于是慢慢从草地上站起来，解下那一对老牛，慢慢踱了回来。那女房东在堂屋中间下排一张圆桌，一碗热腾腾的老矮瓜，一碗煮糟大头菜，一碟子海蜇，还有一碟咸鱼，有时也有一碗鱼鲞炖肉。这时他的儿媳妇抱着那个七八个月大的小女儿，喂着奶，一手抚着她第三个儿子的头。吃罢晚饭她给孩子们洗了脚，于是大家同坐在院子里讲家常。我们从楼上的栏杆望下去，老女房东便笑嘻嘻地说："师姑！晚上如果怕热，就把门开着睡。"我说："那怪怕的，倘若来个贼呢？……这院子又只是一片石头垒就的短墙，又没个门！""哎哟师姑！真真的不碍事，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过贼，我们往常洗了衣服，晒在院子里，有时被风吹了掉在院子外头，也从没有人给拾走。倒是那两只狗，保不定跑上去。只要把回廊两头的门关上，便都不碍了！"我听了那女房东的话，由不得称赞道："到底是你们村庄里的人朴厚，要是在城里头，这么空落落的院子，谁敢安心睡一夜呢？"那老房东很高兴地道："我们乡户人家，别的能力没有，只讲究个天良，并且我们村都是一家人，谁提起谁来都是知道的，要是作了贼，这个地方还住得下去吗？"我不觉叹了一声，只恨我不作乡下人，听了这返朴归真的话，由不得不心惊，不用说市井不曾受教育的人，没有天良；便是在我们的学校里还常常不见了东西呢！怎由得我们天天如履薄冰般的，掬着一把汗，时时竭智虑去对付人，哪复有一毫的人生乐趣？

我们的女房东，天天闲了就和我们说闲话儿，她仿佛很羡慕我们能读书识字的人，她往往称赞我们为聪明的人。她提起她的两个孙子也天天去上学，脸上很有傲然的颜色。其实她未曾明白现在认识字的人，实在不见得比他们庄农人家有出息。我们的房东，他们身上穿着深蓝老布的衣裳，用着极朴质的家具，吃的是青菜萝卜白薯搀米的饭，和我们这些穿缎绸，住高楼大厦，吃鱼肉美味的城里人比，自然差得太远了。然而试量量身份看，我们是家之本在身，吃了今日要打算明日的，过了今年要打算明年的，满脸上露着深虑所渍的微微皱痕，不到老已经是发苍苍而颜枯槁了。她们家里有上百亩的田，据说好年成可收七八十石的米，除自己吃外，尚可剩下三四十石，一石值十二三块钱，一年仅粮食就有几百块钱的裕余。以外还有一块大菜园，里面萝卜白菜，茄子豆角，样样俱全。还有白薯地五六亩，猪牛羊鸡和鸭子，又是一样不缺。并且那一所房除了自己住，夏天租给来这里避暑的人，也可租上一百余元，老母鸡一天一个蛋，老母牛一天四五瓶牛奶，到是纯粹的好奶汁，一点不搀水的，我们天天向他买一瓶要一角二分大洋。他们吃用全都是自己家里的出产品，每年只有进款加进款，却不曾消耗一文半个，他们舒舒齐齐的作着工，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他们可说是“外干中强”，我却是“外强中干”。只要学校里两月不发薪水，简直就要上当铺，外面再掩饰得好些，也遮不着隐忧重重呢！

我们的老房东真是一个福气人，她快六十岁的人了，却像四十几岁的人。天色朦胧，她便起来，作饭给一家的人吃。吃完早饭，儿子到村集里去作买卖，媳妇和丈夫，也都各自去作工，她于是把她那最小的孙女用极阔的带把她驼

在背上,先打发她两个大孙子去上学,回来收拾院子,喂母猪,她一天到晚忙着,可也一天到晚的微笑着。逢着她第三个孙子和她撒娇时,她便把地里掘出来的白薯,递一片给他,那孩子笑嘻嘻的蹲在捣衣石上吃着。她闲时,便把背上的孙女儿放下来,抱着坐在院子里,抚弄着玩。

有一天夜里,月色布满了整个的山,青葱的树和山,更衬上这淡淡银光,使我恍疑置身碧玉世界,我们的房东约我们到房后的山坡上去玩,她告诉我们从那里可以看见福州。我们越过了许多壁立的巉岩,忽见一片细草平铺的草地,有两所很精雅的洋房,悄悄的站在那里。这一带的松树被风吹得松涛澎湃,东望星火点点,水光泻玉,那便是福州了。那福州的城子,非常狭小,民屋垒集,烟迷雾漫,与我们所处的海中的山巅,真有些炎凉异趣。我们看了一会福州,又从这叠岩向北沿山径而前,见远远月光之下竖立着一座高塔,我们的房东指着对我们说:"师姑!你们看见这里一座塔吗?提到这个塔,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们这里相传已久了——

"人们都说那塔的底下是一座洞,这洞叫作小姐洞,在那里面住着一个神道,是十七八岁长得极标致的小姐,往往出来看山,遇见青年的公子哥儿,从那洞口走过时,那小姐便把他们的魂灵捉去,于是这个青年便如痴如醉的病倒,吓得人们都不敢再从那地方来。——有一次我们这村子,有一家的哥儿只有十九岁,这一天收租回来,从那洞口走过,只觉得心里一打寒战,回到家里便昏昏沉沉睡了,并且嘴里还在说:小姐把他请到卧房坐着,那卧房收拾得像天宫似的。小姐长得极好,他永不要回来。后来又说某家老二老三等都在那里作工。他们家里一听这话,知道他是招了邪,

因找了一位道士来家作法。第一次来了十几个和尚道士,都不曾把那哥儿的魂灵招回来;第二次又来了二十几个道士和尚,全都拿着枪向洞里放,那小姐才把哥儿的魂灵放回来! 自从这故事传开来以后,什么人都不再从小姐洞经过,可是前两年来了两个外国人,把小姐洞旁的地买下来,造了一所又高又大的洋房,说也奇怪,从此再不听小姐洞有什么影响,可是中国的神道,也怕外国鬼子——现在那地方很热闹了,再没有什么可怕!"

我们的房东讲完这一件故事,不知想起什么,因问我道:"那些信教的人,不信有鬼神,……师姑! 你们读书的人自然知道有没有鬼神了。"

这可问着我了,我沉吟半晌答道:"也许是有,可是我可没看见过,不过我总相信在我们现实世界以外,总别有一个世界,那世界你们说他是鬼神的世界也可以,而我们却认那世界为精神的世界……"

"哦! 倒是你们读书的人明白! ……可是什么叫作精神的世界啊! 是不是和鬼神一样?"

我被那老婆婆这么一问,不觉嗤的笑了,笑我自己有点糊涂,把这么抽象的名词和他们天真的农人说。现在我可怎样回答呢,想来想去,要免解释的麻烦,因嗫嚅着道:"正是,也和鬼神差不多!"

好了! 我不愿更谈这玄之又玄的问题,不但我不愿给她勉强的解释,其实我自己也不大明白,我因指着她那大孙子道:"孩子倒好福相,他几岁了?"我们的房东,听我问她的孩子,十分高兴地答道:"他今年九岁了,已定下亲事,他的老婆今年十岁了,"后又指着她第二个孙子道:"他今年六岁也定下亲,他的老婆也比他大一岁,今年七岁……我们家里

的风水，都是女人比丈夫大一岁，我比他公公大一岁，他娘比他爹大一岁……我们乡下娶媳妇，多半都比儿子要大许多，因为大些会作事，我们家嫌大太多不大好，只大着一岁，要算很特别的了。”

“吓！阿姆你好福气，孙子媳妇都定下了，足见得家里有，要不然怎么作得起。”我们用的老林很羡慕似的，对我们的房东说。我不觉得有些好奇，因对那两个小孩子望着，只见他们一双圆而黑的眼珠对他们的祖母望着，……我不免想这么两个无知无识的孩子，倒都有了老婆，这真是有点不可思议的事实。自然在我们受过洗礼的脑筋里，不免为那两对未来的夫妇担忧，不知他们到底能否共同生活，将来有没有不幸的命运临到他和她，可是我们的那老房东确觉得十分的爽意，仿佛又替下辈的人作成了一件功绩。

一群小鸡忽然啾啾的嘈了起来，那老房东说：“又是田鼠作怪！”因忙忙的赶去看。我们怔怔坐了些时就也回来了，走到院子里，正遇见那房东迎了出来，指着那山缝的流水道：“师姑！你看这水映着月光多么有趣……你们如果能等过了中秋节下去，看我们山上过节，那才真有趣，家家都放花，满天光彩，站在这高坡上一看真要比城里的中秋节还要有趣。”我听了这话，忽然想到我来到这地方，不知不觉已经二十天了，再有三十天，我就得离开这个富于自然——山高气清的所在，又要到那充满尘气的福州城市去，不用说街道是只容得一轮汽车走过的那样狭，屋子是一堵连一堵排比着，天空且好比一块四方的豆腐般呆板而沉闷。至于那些人呢，更是俗垢遍身不敢逼视。

日子飞快的悄悄的跑了，眼看着就要离开这地方了。那一天早起，老房东用大碗满满盛了一碗糟菜，送到我的房

间，笑容可掬的说，："师姑！你也尝尝我们乡下的东西，这是我自己亲手作的，这几天才全晒干了，师姑你带到城里去，管比市上卖的味道要好，随便炒吃炖肉吃，都极下饭的。"我接着说道："怎好生受，又让你花钱。"那老房东忙笑道："师姑！真不要这么说，我们乡下人有的是这种菜根子，哪像你们城市的人样样都须花钱去买呢！"我不觉叹道："这正是你们乡下人叫人羡慕而又佩服的地方，你们明明满地的粮食，满院的鸡鸭和满圈子的牛羊猪，是要什么有什么，可是你们样子可都诚诚朴朴的，并没有一些自傲的神气，和奢侈的受用，……这怎不叫人佩服！再说你们一年到头，各人作各人爱作的事，舒舒齐齐的过着日子，地方的风景又好，空气又清，为什么人不羡慕？！……"

那老房东听了这话，一手摸着那项上的血瘤，一面点着笑道："可是的呢！我们在乡下宽敞清静惯了倒不觉得什么……去年福州来了一班要马戏的，我儿子叫我去见识见识，我一清早起带着我大孙子下了岭，八点钟就到福州，我儿子说离马戏开演的时间还早咧，我们就先到城里各大街去逛，那人真多，房子也密密层层，弄得我手忙脚乱，实觉不如我们岭里的地方走着舒心……师姑！你就多住些日子下去吧！……"

我笑道："我自然是愿意多住几天，只是我们学校快开学了，我为了职务的关系，不能不早下去……这个就是城市里的人大不如你们乡下人自在呵！"

我们的房东听了这话，只点了一点头道："那么师姑明年放暑假早些来，再住在我们这里，大家混得怪熟的，热刺刺的说走，真有点怪舍不得的呢！"

可是过了两天，我依然只得热刺刺的走了，不过一个诚

恳而温颜的老女房东的印象却深刻在我的心幕上——虽是她长着一个特别的血瘤，使人更不容易忘怀；然而她的家庭，和她的小鸡和才生下来的小猪儿……种种都充满了活泼泼的生机，使我不能忘杯——只要我独坐默想时，我就要为我可爱而可羡的房东祝福！并希望我明年暑假还能和她见面！

（选自《曼丽集》北平古城书社 1928 年 1 月版）

秋风秋雨愁煞人

凌峰独乘着一叶小舟，在霞光璀璨的清晨里。——淡雾仿若轻烟，笼住湖水与岗峦，氤氲的岫云，懒散的布在山谷里；远处翠翠隐隐，紫雾漫漫，这时意兴十分潇洒。舟子摇着双桨，低唱小调，这船已荡向芦荻丛旁。凌峰站在船头，举目四望，一片红蓼；几丛碧苇，眼底收尽秋色。她吩咐舟子将船拢了岸，踏着细草，悄悄前进走过一箭多路。忽听长空雁唳，仰头一看，霞光无彩，雾氛匿迹，云高气爽，北雁南飞，正是“一年容易又秋风”，她怔怔倚着孤梧悲叹。

许多游山的人，在对面高峰上唱着陇头水曲，音调悲凉，她猬然危立，忽见树林里有一座孤坟，在孤坟的四围，满是霜后的枫叶，鲜红比血，照眼生辉，树梢头哀蝉穷嘶，似诉将要僵伏的悲愁，促织儿在草底若歌若泣。她在这冷峭的

秋色秋声中，忽想起五年前曾在此地低吟"秋风秋雨愁煞人"！

她不由自主的向那孤坟走去。只见坟旁竖着残碑断碣，青苔斑斓，字迹模糊，从地上捡了一块瓦片，将青苔刮尽才露出几个字是"女烈士秋瑾之墓。"

"哦！女英雄"她轻轻低呼着！已觉心潮激涌，这黄土垅中，深埋着虽是已腐化的枯骨，但是十几年前却是一个美妙的女英雄。那夜微冷的西风，吹拂着庭前松柯，发出凄厉的涛歌，沙沙的秋雨，滴在梧桐叶上，她正坐在窗下，凄影独吊。忽见门帘一动，进来一个英风满面的女子，神色露着张惶，急将桌上洋灯吹灭，低声道："凌妹真险，请你领我从你家后花园门出去，迟了他们必追踪前来。"凌峰莫明其妙的张慌着！她们冒雨走过花园的石子路，向北转，已看见竹篱外的后门了。凌峰开了后门，把她送出去，连忙关上跑到屋里。还不曾坐稳，已听见前面门口有人打门！她勉强镇定了，看看房里母亲，已经睡了，父亲还没有回来，壁上的时计正指在十点，看门的老王进来说：'外面有两个侦探要见老爷，我回他老爷没在家，他说刚才仿佛看见一个女人进了咱们的家门，那是一个革命党，如果在这里，须立刻把她交出来，不然咱们都得受连累。"凌峰道："你告诉他并没有人进来，也许他看错了，不信请他进来搜好了，……"

母亲已在梦中惊醒，因问道："什么事？"老王把前头的话照样的回了母亲，仿佛已经料到是什么事了，因推枕起来道："快到隔壁叫李家少爷来……半夜三更倘或闹出事来还了得。"老王忙忙把李家少爷请来，母亲托他和那两个侦探交涉，……这可怕的搅骚才幸免了。

凌峰背着人悄悄将适才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不禁叹

道:“你姑爹姑妈死得早,可怜剩下她一个孤女……又是生来气性高傲,喜打抱不平,现在竟作了革命党,唉!若果有什么意外发生怎么办?”说着不禁垂下泪来……十二点多钟凌峰的父亲回来了,听知这消息也是一夜担心,昨夜风雨中不知她躲在什么地方去?……惊惧的云幔一直遮蔽着凌峰的一家。

过了几天忽从邮局送来一封信,正是秋瑾的笔迹。凌峰的父亲忙忙展读道:

舅父母大人尊前:

夜自府上逃出,正风雨交作,泥泞道上,仓遑奔驰,满拟即乘晚车北去引避,不料官网密密,卒陷其中,甫到车站,已遭逮捕,虽未经宣布罪状,而前途凶多吉少,则可预臆也。但甥自幼孤露,命运厄蹇,又际国家多事,满目疮痍,危神洲之陆沉,何惜性命!以身许国甥志早决矣。虽刀踞斧钺之加,不变斯衷。念皇皇华胄,又摧残于腥膻之满人手中,谁能不冲发裂眦,以求涤雪光复耶?甥不揣愚鄙,窃慕良玉木兰之高行,妄思有以报国,乃不幸而终罹法网,此亦命也。但望革命克成,虽死犹生,又复何憾?唯夙蒙舅父母爱怜,时予训迪,得有今日,罔极深恩,未服万一,一日溘逝,未免遗恨耳!别矣!别矣!临楮凄惶,不知所云。肃叩福安!

甥女秋瑾再拜

自从这消息传来以后,母亲整整哭了一夜,第二天父亲到处去托人求情,但朝廷这时最忌党人,虽是女流也不轻赦。等到七天以后,就要绑到法场行刑,父亲不敢把这惊人

的信息告诉母亲，只说已托人求情，或者有救。母亲每日在佛堂念佛，求菩萨慈悲，保佑这可怜的甥女。

这几天秋雨连绵，秋风瑟瑟，秋瑾被关在重牢里，手脚都上着镣铐，日夜受尽荼毒，十分苦楚，脸上早已惨白，没有颜色。她坐在墙犄角里，对着那铁窗的风雨，怔怔注视。后来她愔然吟道："秋风秋雨愁煞人"！她念完这诗句之后，她紧紧闭上眼睛，有时想到死的可怕，但是她最终傲然的笑了，如果因为她的牺牲，能助革命成功，这死是重于泰山，还有比这个更好的死法吗？她想到这里，不但不怕死，且盼死期的来临，鲜红的心血，仿佛是菩萨瓶中的甘露，它能救一切的生灵，僵卧断头台旁的死尸，是使人长久纪念的，伟大而隽永……

行刑的头一天，她的舅父托了许多人情，要会她一面，但只能在铁栏的空隙处看一看，并且时间不得过五分钟。秋瑾这时脸色已变得青黄，两只眼球突出，十分惨厉可怕。她舅父从铁栏里伸进手来，握住她那铁镣琅铛的手，禁不住流下泪来。秋瑾怔怔凝注他的脸，眼睛里的血，一行行流在两颊上，她惨笑，她摇头！她凄厉地说："舅舅保重！"她的心已碎了，她晕然的倒在地下，她舅父在外面顿足痛哭，而五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狱吏将他带出去。

到了第二天十点钟的时候，道路上人忙马乱，卫队一行行过去；荷枪实弹的兵士，也是一队队的过去；一个个威风凛凛，杀气蒸腾，杀一个人，究竟怎么一种滋味？啊！这只有上帝知道。

几辆囚车，载着许多青年英豪志士，向刑人场去。最后一辆车上，便是那女英雄秋瑾。凌峰远远的望见，不禁心如刀割，呜咽地哭了。街上看热闹的人，对于这些为国死难的

志士，有的莫明其妙地说："这些都是革命党?"有的仿佛很懂得这事情的意味的，只摇着头，微微叹道："可怜!"最后的囚车的女英雄出现了，更使街上的人惊异："女人也作革命党，这真是破天荒的新闻!"

这些英雄，一刹那间都横卧在刑人场上，他们的魂魄，都离了这尘浊的世界了。秋瑾的尸骸，由她舅父装殓后，便停在普救寺里。

过了不久，革命已告成功，各省都悬上白布旗帜。那腥膻的满洲人，都从贵族的花园里，四散逃亡，皇帝也退了位。这些死难的志士，都得扬眉吐气，各处人士都来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秋瑾尤是其中一个努力的志士，因公议把她葬在西湖，使美妙的湖山，更增一段英姿。

凌峰想到这里，再看看眼底的景物，但见荒草离离，白杨萧萧；举首天涯，兵锋连年，国是日非，这深埋的英魂，又将何处寄栖！哪里是理想的共和国家？她由不得悲绪潮涌，叩着那残碑断碣，慨然高吟道：

"枫林古道，荒烟蔓草，

何处赋招魂!

更兼这——

秋风秋雨愁煞人!

…………"

她正心魂凄迷的时候，舟子已来催上道。凌峰懒懒出了枫林，走到湖边，再回头一望，红蓼鲜枫，都仿若英雄的热血。她不禁凄然长叹，上了小船，舟子洒然鼓桨前进，不问人是何心情，它依然唱着小调，只有湖上的斜风细雨，助她叹息呢!

(原载《蔷薇周刊》1927年第2卷第29期)

云萝姑娘

这时候只有八点多钟，园里的清道夫才扫完马路。两三个采鸡头米的工人，已经驾起小船，荡向河中去了。天上停着几朵稀薄的白云，水蓝的天空，好像圆幕似的覆载着大地，远远的景山正照着朝旭，青松翠柏闪烁着金光，微凉的秋风，吹在河面，银浪轻涌。园子里游人稀少，四面充溢着辽阔清寂的空气。在河的南岸，有一个着黄色衣服的警察，背着手沿河岸走着，不时向四处瞭望。

云萝姑娘和她的朋友凌俊在松影下缓步走着。云萝姑娘的神态十分清挺秀傲，仿佛秋天里，冒霜露开放的菊花。那青年凌俊像貌很魁武，两道利剑似的眉，和深邃的眼瞳，常使人联想到古时的义侠英雄一流的人。

他们并肩走着，不知不觉已来到河岸，这时河里的莲花

早已香消玉陨，便是那莲蓬也都被人采光，满河只剩下些残梗败叶，高高低低，站在水中，对着冷辣的秋风抖颤。

云萝姑娘从皮夹子里拿出一条小手巾，擦了擦脸，仰头对凌俊说道："你昨天的信，我已经收到了，我来回看了五六遍。但是凌俊，我真没法子答复你……我常常自己怀惧不知道我们将弄成什么结果……今天我们痛快谈一谈吧！"

凌俊嘘了一口气道："我希望你最后能允许我……你不是曾答应作我的好朋友吗？"

哦！凌俊！但是你的希冀不止作好朋友呢？……而事实上阻碍又真多，我可怎么办呢？……"

"云姊！……"凌俊悄悄喊了一声，低下头长叹。于是彼此静默了五分钟。云萝姑娘指着前面的椅子说："我们找个坐位，坐下慢慢地谈吧！"凌俊道："好！我们真应当好好谈一谈，云姊！你知道我现在有点自己制不住自己呢！……云姊！天知道：我无时无刻不念你，我现在常常感到作人无聊，我很愿意死！……"

云萝在椅子的左首坐下，将手里的伞放在旁边，指着椅子右首让凌俊坐下。凌俊没精打彩坐下了。云萝说："凌俊，我老实告诉你，我们前途只有友谊，——或者是你愿意作我的弟弟，那么我们还可以有姊弟之爱。除了以上的关系，我们简直没有更多的希冀。凌弟！你镇住心神。你想想我们还有别的路可走吗？……我实在觉得对你不起，自从你和我相熟后，你从我这里学到的便是唯一的悲观。凌弟！你的前途很光明，为什么不向前走？"

"唉！走，到哪里去呢？一切都仿佛非常陌生，几次想振作，还是振作不起来，我也知道我完全糊涂了……可是云姊！你对我绝没有责任问题。云姊放心吧！……我也许找

个机会到外头去飘泊，最好被人一枪打死，便什么都有了结局……”

“凌弟！你这些话越说越窄。我想还是我死了吧！我真罪过。好好的把你拉入情海，——而且不是风平浪静的情海——我真忧愁，万一不幸，就覆没在这冷邃的海底。凌弟！我对你怎样负疚啊！”

“云姊！你到底为了什么不答应我，你不爱我吗？……”

“凌弟！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果真不爱你，我今天也绝不到这里来会你了。”

“云姊！那末你就答应我吧！……姊姊！”

云萝姑娘两只眼睛，只怔望着远处的停云，过了些时，才深深嘘了口气说：“凌弟！我不是和你说过吗？我要永远缄情向荒丘呢！……我的心已经有了极深刻的残痕……凌弟，我的生平你不是很明白吗？……凌弟，我老实说了吧！我实在不配受你纯洁的情爱的，真的！有时候，我为了你的热爱很能使我由沉寂中兴奋，使我忘了以前的许多残痕，使我很骄傲，不过这究竟有什么益处呢！忘了只不过是暂时忘了！等到想起来的时候，还不是仍要恢复原状而且更增加了许多新的毒剑的刺剽……凌弟！我有时也曾想到我实在是在不自然的道德律下求活命的固执女子……不过这种想头的力量，终是太微弱了，经不起考虑……”

凌俊握着云萝姑娘的手，全身的热血，都似乎在沸着，心头好像压着一块重铅，脑子里觉得闷痛，两颊烧得如火云般红。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一口一口向空嘘着气。

这时日光正射在河心，对岸有一只小船，里面坐着两个年轻的女子，慢慢摇着画桨，在那金波银浪上泛着。东边玉

蛛桥上，车来人往，十分热闹。还有树梢上的秋蝉，也哑着声音吵个不休。园里的游人渐渐多了。

云萝姑娘和凌俊离开河岸，向那一带小山上走去。穿过一个山洞，就到了那园子最幽静的所在。他们在靠水边的茶座上坐下，泡了一壶香片喝着。云萝姑娘很疲倦似的斜倚在藤椅上。凌俊紧闭两眼，睡在躺椅上。四面静悄悄，一些声息都没有。这样总维持了一刻钟。凌俊忽然站起身来，走到云萝姑娘的身旁，低声叫道："姊姊！我告诉你说，我并不是懦弱的人，也不是没有理智的人。姊姊刚才所说的那些话，我都能了解，……不过姊姊，你必要相信我，我起初心里，绝不是这么想。我只希望和姊姊作一个最好的朋友，拿最纯洁的心爱护姊姊。但是姊姊！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什么时候竟恋上你了，……有时候心神比较的镇定，想到这一层就不免要吃惊……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我就有斩钉断铁的利剑，也没法子斩断这自束的柔丝呢。"

"凌弟！你坐下，听我告诉你……感情的魔力比任何东西都厉害，它能使你牺牲你的一切……不过像你这样一个有作有为的男儿，应当比一般的人不同些。天下可走的路尽多，何必一定要往这条走不通的路走呢！"

凌俊叹着气，抚着那山上的一个小削壁说："姊姊！我简直比顽石还不如，任凭姊姊说破了嘴，我也不能觉悟……姊姊，我也知道人生除爱情以外还有别的，不过爱情总比较得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吧！我以为一个人在爱情上若是受了非常的打击，他也许会灰心得什么都不想作了呢！……"

"凌弟，千万不要这样想，……凌弟！我常常希望我死了，或者能使你忘了我，因此而振作，努力你的事业。"

"姊姊！你为什么总要说这话？你若果是憎嫌我，你便

直截了当的说了吧！何苦因为我而死呢……姊姊，我相信我爱你，我不能让你独自死去。……”

云萝姑娘眼泪滴在衣襟上，凌俊依然闭着眼睡在躺椅上。树叶丛里的云雀，啾啾叫了几声，振翅飞到白云里去了。这四境依然是静悄悄的一无声息，只有云萝姑娘低泣的幽声，使这寂静的气流，起了微波。

“姊姊！你不要伤心吧！我也知道你的苦衷，姊姊孤傲的天性，别人不能了解你，我总应当了解你……不过我总痴心希冀姊姊能忘了以前的残痕，陪着我向前走。如果实在不能，我也没有强求的权力，并且也不忍强求。不过姊姊，你知道，我这几个月以来精神身体都大不如前……姊姊的意思，是叫我另外找路走，这实在是太苦痛的事情。我明明是要往南走，现在要我往北走，唉，我就是勉强照姊姊的话去作，我相信只是罪恶和苦痛，姊姊！我说一句冒昧的话，……姊姊若果真不能应许我，我的前途实在太暗淡了。”

云萝姑娘听了这话，心里顿时起了狂浪，她想：问题到面前来了，这时候将怎样应付呢？实在的，在某一种情形之下，一个人有时不能不把心里的深情暂且掩饰起来，极力镇定说几句和感情正相矛盾的理智话……现在云萝姑娘觉得是需要这种的掩饰了。她很镇定的淡然笑了一笑说：“凌弟！你的前途并不暗淡，我一定替你负相当的责任，替你介绍一个看得上的人……人生原不过如此……是不是？”

凌俊似乎已经看透云萝的强作达观的隐衷了，他默然的嘘了一口气道：“姊姊！我很明白，我的问题，绝不是很简单的呢！姊姊！……我请问你，结婚要不要爱情……姊姊！我敢断定你也是说‘要的’。但是姊姊，恋爱同时是不能容第三个人的……唉，我的问题又岂是由姊姊介绍一个看得

上的人,所能解决的吗?……”

这真是难题,云萝默默的沉思着。她想大胆地说:“弟弟!你应当找你爱的人和她结婚吧!”但是他现在明明爱上了她自己……假若说:“你把你精神和物质划个很清楚的界限。你精神上只管爱你所爱的人,同时也不妨作个上场的傀儡,演一出结婚的喜剧吧……”但这实在太残忍,而且太不道德了啊!……所以云萝虽然这么想过,可是她向来不敢这么说,而且当她这么想的时候,总觉得脸上有些发热,心头有些红肿,有时竟羞惭得她流起眼泪来!

“唉!这是怎么一个纠纷的问题啊!”云萝姑娘在沉默许久之后,忽然发出这种的悲叹的语句来,于是这时的空气陡觉紧张。在他们头顶上的白云,一朵朵涌起来,秋风不住的狂吹。云萝姑娘觉得心神不能守舍,仿佛大地上起了非常的变动,一切都失了安定的秩序,什么都露着空虚的恐慌。她紧张握住自己的颈项,她的心房不住的跳跃,她愿意如絮的天幕,就这样轻轻盖下来,从此天地都归于毁灭,同时一切的纠纷就可以不了自了。但是在心里的狂浪平定以后,她抬头看见凌俊很忧愁的望着天。天还是高高站在一切之上,小山,土阜和河池一样样都如旧的摆列在那里,一切还是不曾变动。于是她很伤心地哭了。她知道她的幻梦永远是个幻梦,事实的权力实在庞大,她没有法子推翻已经是事实的东西,她只有低着头在这一切不自然的事实之下生活着。

太阳依着它一定的速度由东方走向中天,又由中天斜向西方,日影已照在西面的山顶,乌鸦有的已经回巢了;但是他们的问题呢,还是在解决不解决之间。云萝姑娘站了起来说:“凌弟!我告诉你,你从此以后不要再想这个问题,

好好地念书作稿，不要想你怯弱的云姊，我们永远维持我们的友谊吧！……"

"哼！也只好这样吧。——姊姊你放心啊，弟弟准听你的话好了！"

他们从那山洞出来，慢慢地走出园去。晚霞已布满西方的天，反映在河里，波流上发出各种的彩色来。

那河边的警察已经换班了，这一个比上午那一个身体更高大些，不时拿着眼瞟着他们。意思说："这一对不懂事的人儿，你们将流连到什么时候呢！……"

云萝姑娘似乎很畏惧人们尖利的眼光。她忙忙走出园门坐上车子回去，凌俊也就回到他自己家里去。

云萝姑娘坐在车子上回头看见凌俊所乘的电车已开远，她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心里顿觉得十分空虚，她想到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只有灵魂不能和身体分离，同时感情也不能和灵魂分离，那么缄情向荒丘又怎么作得到呢！但是要维持感情又不是单独维持感情所能维持得了的啊！唉！空虚的心房中，陡然又生出纠纷离乱的恐怖，她简直仿佛喝多了酒醉了，只觉得眼前一切都是模糊的。不久到了家门才似乎从梦中醒来，禁不住又是一阵怅惘！

这时候晚饭已摆在桌上，家里的人都等着云萝来吃饭。她躲在屋里，擦干了眼泪，强作欢笑的，陪着大家吃了半碗饭。她为避免别人的打搅，托说头痛要睡。她独自走到屋里，放下窗幔，关好门，怔怔坐在书案前，对着凌俊的照片发怔。这时候，窗外吹着虎吼的秋风，藤蔓上的残叶，打在窗棂上，响声瑟瑟，无处不充满着凄凉气氛。

云萝姑娘在秋风的憭栗声里，嘘着气，热泪沾湿了衣襟。把凌俊给她的信，一封封看过。每封信里，都仿佛充溢

着热烈醇美的酒精,使她兴奋,使她迷醉,但是不幸……当她从迷醉醒来后,她依然是空虚的,并且她算定永久是空虚的。她现在心头虽已有凌俊的纯情占据住了,但是她自己很明白,她没有坚实的壁垒足以防御敌人的侵袭,她也没有柔丝韧绳可以永远捆住这不可捉摸的纯情……她也很想解脱,几次努力镇定纷乱的心,但是不可医治的烦闷之菌,好像已散布在每一条血管中,每一个细胞中,醉成黯愁的绝大势力。云萝想到无聊赖的时候,从案头拿起一本小说来看,一行一行的看下去。但是可怜哪里有一点半点印象呢,她简直不知道这一行一行是说的什么,只有一两个字如"不幸"或"烦闷",她不但看得清楚,而且记得极明白,并且由这几个字里,联想到许许多多她自己的不幸和烦闷。她把书依然放下,到床上蒙起被来,想到睡眠中暂且忘记了她的烦闷。

不久,云萝姑娘已睡着了。但是更夫打着三更的时候,她又由梦中醒来,睁开眼四面一望,人迹不见,声息全无,只有窗幔的空隙处透进一线冷冷的月光,照着静立壁间的书橱,和书橱上面放着的古磁花瓶,里边插着两三株开残的白菊,映着惨淡的月光益觉瘦影支离。

云萝看了看残菊瘦影,禁不住一股凄情,满填胸臆。悄悄披衣下床,轻轻掀开窗幔,陡见空庭月色如泻水银,天际疏星漾映。但是大地如死般的沉寂,便是窗根下的鸣蛩也都寂静无声,宇宙真太空虚了。她支颐怔颓坐案旁,往事如烟云般,依稀展露眼前。在她回忆时,仿佛酣梦初醒,——她深深的记得她曾演过人间的各种戏剧,充过种种的角色,尝过悲欢离合的滋味。但是现在呢,依然恢复了原状,度着飘零落寞的生活,世界上的事情真是比幻梦还要无凭……

她想到这里忽见月光从书橱那边移向书案这边来了。书案上凌俊的照片,显然地站在那里。她这时全身的血脉似乎兴奋得将要冲破血管,两颊觉得滚沸似的发热。"唉!真太愚蠢啊!"她悄悄自叹了。她想她自己的行径真有些像才出了茧子的蚕蛾,又向火上飞投,这真使得她伤心而且羞愧。她怔怔思量了许久,心头茫然无主,好像自己站在十字路口,前后左右都是漆黑,看不见前途,只有站着,任恐怖与彷徨的侵袭。

这时月光已西斜了,东方已经发亮,云萝姑娘,依然挣扎着如行尸般走向人间去。但是她此时确已明白人间的一切都是虚幻。她决定从此沉默着,向死的路上走去。她否认一切,就是凌俊对她十分纯挚的爱恋,也似乎不足使她灰冷的心波动。

从这一天起,她也不给凌俊写信。凌俊的信来时,虽然是充溢着热情,但她看了只是漠然。

有一天下午,她从公事房回家,天气非常明朗,马路旁的柳枝静静的垂着,空气十分清和。她无意中走到公园门口停住了,园里的花香一阵阵从风里吹过来,青年的男女一对对在排列着的柏树荫下低语漫步。这些和谐的美景,都带着极强烈的诱惑力。云萝也不知不觉走进去了。她独自沿着河堤,慢慢地走着。只见水里的游鱼一队队的浮着泳着,残荷的余香,不时由微风中吹来。她在河旁的假山石旁坐下了,心头仿佛有什么东西压着,又仿佛初断乳的幼儿,满心充满着不可言说的恋念和悲怨。她想努力地镇定吧,可恨她理智的宝剑,渐渐的钝滞了,不可制的情感之流,大肆攻侵,全身如被燃似的焦灼得说不出话来。于是她毫不思索的打电话给凌俊,叫他立刻到公园来。当她挂上电话

机时，似乎有些羞愧，又似乎后悔不应当叫他。但是她忙忙走到和凌俊约定相会的荷池旁，不住眼盯着门口，急切的盼望看见凌俊傲岸的身体……全神经都在搏搏地跳动，喉头似乎塞着棉絮，呼吸都不能调匀，最后她低下头悄悄的流着眼泪。

（原载《小说月报》第20期第1号，1929年1月10日出版）

前　途

清晨的阳光，射在那株老梅树上时，一些疏条的淡影，正映在白纱的窗帏上，倩芳两眼注视着被微风掀动的花影出神。一只黑底白花的肥猫，服贴的睡在她的脚边。四境都浸在幽默的氛围中，而倩芳的内心正澎湃着汹涌的血潮，她十分不安定的在期待一个秘密的情人，但日影已悄悄斜过墙角了，而那位风貌蕴藉的少年还没有消息。她微微的移转头来，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唉，倒霉鬼！”她恨恨的向地上唾了一口，同时站起来，把那书架上所摆着的一张照片往屉子里一塞，但当她将关上屉子的时候，似乎看见照片中她丈夫的眼睛，正冒火的瞪视她。

倩芳脸色有些泛白，悄然的长叹一声，拚命的把屉子一推，回身倒在一张长沙发上，渐渐的她沉入幻梦似的回忆

中:——三年前,在一个学校的寄宿舍里——正当暮春天气,黄昏的时候,同学们都下了课,在充满了花香的草坪上,暖风悄悄地掀起人们轻绸的夹衣,漾起层层的波浪在软媚的斜阳光中。而人们的心海也一样的被春风吹皱了。同学们三五成群的,在读着一些使人沉醉的恋情绮语。

倩芳那时也同几个知己的女友躲在盛开的海棠荫里,谈讲她美丽的幻想。当然她是一个美貌的摩登女儿,她心目中的可意郎君,至少也应有玉树临风的姿态——在许多的男同学中,她已看上了三个——一个是文科一年级的骆文,一个是法科二年级的王友松,还有一个是理科二年级的李志敏。这三个都是年轻貌美的摩登青年,都有雀屏入选的资格。其中尤以李志敏更使倩芳倾心,他不但有一张傅粉阿郎的脸,而且还有多才多艺的宋玉。跳舞场上和一切的交际所在不断他的踪影,时常看见他同倩芳联翩的倩影,同出同进。不过倩芳应付的手段十分高明,她虽爱李志敏,同时也爱骆文和王友松,而且她能使他们三人间个个都只觉得自己是倩芳唯一的心上人,但是他们三个人经济能力都非常薄弱。这是使倩芳不能决然委身的原因。

“怎么都是一些穷光蛋呀。”倩芳时时发出这样的叹息。

这一天,倩芳正同李志敏由跳舞场回来,忽然看见书案上放着一封家信,正是她哥哥寄给她的。这封信专为替她介绍一位异性的朋友叫申禾的。她擎着信笺,只见那几行神秘的黑字都变了一些小鬼,在向她折腰旋舞——他是一个留学生,而且家里也很有几个钱——倩芳将这些会跳舞的神秘字到底捉住了,而且深深的钻进心坎里去。留学生的头衔很可以在国内耀武扬威,有钱——呀!有钱那就好了!我现在正需要一个有钱的朋友呢,……嫁了这样一个

金龟婿，也不枉我倩芳这一生了。她悄悄的笑着，傲耀着，桃色的前途，使她好像吃醉酒昏昏沉沉的倒在床上，织了许多美丽的幻想。

从此以后，她和申禾先生殷勤的通信，把一腔火热的情怀，织成绮丽的文字投向太平洋彼岸去。而那三个眼前的情人呢，她依然宝贝似的爱护着。同学们有些好管闲事的人，便把她的行为，作为谈论的资料。有些尽为她担着忧，而她是那样骄傲的看着她们冷笑。

“这算什么？多抓住几个男人，难道会吃亏吗？……活该倒霉，你们这一群傻瓜！”

每一次美国开到的船上，必有申禾两三封又厚又重的情书递到倩芳的手里。最近的一封信是报告他已得了硕士的学位，五六月间就可以回国了，并希望那时能快乐的聚首。倩芳擎了这封信，跑到草坪上，和几个同学高兴的说道：“我想他一回来就要履行婚约的。”

“一定别忘了请我们吃喜酒！”一个女朋友含笑说。

“当然，”她说，“不过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多怪呀！你这个人，婚都定了，还在怀疑。”

“……管他呢，留学生，有钱，也就够了……”倩芳说着，从草坪上跳了起来，撚着一朵海棠花，笑嘻嘻地跑了。

那一丛茂盛的海棠花，现在变成一簇簇的海棠果了。倩芳独自站在树荫下，手攀着一根枝条，望着头顶的青天出神。“算归期就在这一两天呀！”她低声自语着。

六月十二日的清晨，倩芳穿了一件新做好的妃红色的乔其纱的旗袍，头发卷成波浪式，满面笑容地走出学校门

口。迎头正碰到王友松走来。

"早啊，倩芳，我正想约你到公园去玩玩，多巧！……假使你也正是来找我那更妙了，怎么样，我们一同去吧？"

倩芳倩然的媚笑了一下，道："友松，今天可有点对不起你，我因为要去看一看刚从美国回来的朋友，所以不能奉陪了！"

"哦，……那末下次再说吧！"友松怅然的说道。

"对了，下次再说吧！"倩芳一面挥着手说，一面已走出学校门跳上一部黄包车。那车夫也好像荣任大元帅般威风凛凛，得意扬扬如飞的奔向前去。不久便到了"福禄寿"的门口，倩芳下车走进去，只见那广大的食堂里，冷清清的没有一个客人，只有几个穿制服的茶役在那里低声的闲谈着。倩芳向一个茶房问道："有一位申先生来了吗？"

"哦！是倩芳女士吗？我就是申禾，请到这边坐吧！"一个身材矮小的男子从一个角落的茶座上迎上前来说。

倩芳怔怔地站在那里，心想"原来这就是申禾啊！"她觉得头顶上好像压了千钧重的大石帽，心里似乎塞了一堆棉絮。"这样一个萎琐的男人，他竟会是我的未婚夫？一个留学生？很有钱？"她心里窃疑着。可是事实立刻明显的摆在她面前，她明明是同他定了婚，耀眼的金钻戒还在手上发着光，硕士的文凭也在她的面前摆着，至于说钱呢，这一年来他曾从美国寄给她三千块钱零用。唉，真见鬼，为什么他不是李志敏呢？

申禾自从见了倩芳的面，一颗热烈的心，几乎从腔子里跃了出来，连忙走过来握住倩芳的手，亲切的望着她。但是倩芳用力的把手抽了回来，低头不语，神情非常冷淡。申禾连忙缩回手，红着脸，抖颤着问道："倩芳，你有什么不舒服

吗？……也许是因为天气太热，你吃点冰汽水吧？”

“不，我什么都不想吃，对不起，我想是受了暑，还是回学校去妥当些。”

“那末，我去喊一部车子来送你去吧。”

“也好吧！”

倩芳依然一言不发的坐着等车子，申禾搓着手不时偷眼望着她。不久车子来了，申禾战兢兢的扶着她上了车，自己便坐在倩芳的身旁，但是倩芳连忙把身体往车角里退缩，把眼光投向马路上去。他们互相沉默了一些时候，车子已开到学校门口。这时倩芳跑下车子，如一只飞鸟般，围随着一阵香风去了。申禾怅然痴立，直到望不见她的背影时，才嘘了一口气回到旅馆里去。

倩芳跑到寝室里，倒在床上便呜呜的哭起来，使得邻近房里的同学，都惊奇的围了来，儿道怀疑的眼光齐向她身上投射。倩芳哭了一阵后，愤然的逃出了众人的包围，向栉沐室去。那些同学们摸不着头脑，渐渐也就无趣的散了。倩芳从栉沐室出来时，已收拾得满脸香艳。从新又换了一件白绸长袍，去找李志敏。但是不巧，李志敏已经出去了，只有王友松在那里。他们便漫步的走向学校外的草坪上去。

“今天天气不坏！”王友松两眼看着莹洁的云天说。

“对了，我们到曹家渡走走，吸些乡村的空气，好吧？……我似乎要气闷死了！”

友松回过头来，注视着倩芳的脸说道：“你今天的脸色太不平常了！”

“你倒是猜着了，”她说，“不过我不能向你公开！……”

友松默然的望着倩芳，很久才说道：“……我永远替你祝福！”

“呸,有什么福可祝,简直是见鬼!”倩芳愤愤的叹着。

他们来到一架正在盛开的豆花前,一群蛱蝶,不住绕着倩芳的头脸飞翔,倩芳挥着手帕骂道:“不知趣的东西,来缠什么啊!”

友松听了这话似乎有些刺耳,禁不住一阵血潮涌上两颊,低着头伴她一步步的前去。

日落了,郊外的树林梢头,罩了一层氤氲的薄雾,他们便掉转头回学校去。在路上倩芳不时向天空呼气!

一个星期过去,倩芳的哥哥从镇江来看她,并且替她择定了婚期,她默默不语的接受了。

在结婚的喜筵散后,新郎兴高彩烈的回到屋里,只见新娘坐在沙发角上,用手帕儿擦着眼 泪。

“倩芳！你为什么伤心,难道对我有什么不满意吗？在这一生我愿作你忠实的仆从,只要你快乐！……”

“唉,不用说那些吧！我只恨从前不应当接受你的爱,——更不应当受你的帮助,现在我是为了已往的一切,卖了我的身体;但是我的灵魂,却不愿卖掉。你假使能允许我以后自由交朋友,我们姑且作个傀儡夫妻,不然的话,我今天就走。……”

“交朋友……”申禾踌躇了一下,便决然毅然的答道:“好吧！我答应你!”

倩芳就在这种离奇的局面下,解决了所有心的纠纷!在结婚后的三年中,她果然很自由的交着朋友,伴着情人,——这种背了丈夫约会情人的勾当,在她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她这时不禁傲然的笑了一笑,忽然镜子里出现一个美貌丰姿的青年男人,她转过头来,娇痴痴地说:“怎么这样

迟?”

“不是,我怕你的丈夫还不曾出去。”

“那要什么紧?”

“倩! 你为什么不能同他离婚?”

“别忙,等有了三千块钱再说吧! 并且暂时利用利用他也不坏!”

“哦! 你为什么都要抓住,要钱要爱情,……一点都不肯牺牲!”

“我为什么要牺牲? 女人除了凭借青春,抓住享乐,还有什么伟大的前途吗?”

“好奇怪的哲学!”

“你真是少见多怪,”她冷笑着说,“我们不要讲这些煞风景的话吧! 你陪我出去吃午饭,昨天他领了薪水,我们今天有得开心了。”

“哦。”男人脸上陡然涌起一阵红潮,一种小小的低声从他心底响起道:“女人是一条毒蛇,柔媚阴险!”他被这种想象所困恼了,眼前所偎倚着千娇百媚的情人,现在幻成了一只庞大的蛇,口里吐出两根蜿蜒的毒丝,向他扑过来。他禁不住打了个冷战,向后退了几步,但是当她伸出手臂来抱他的时候,一切又都如常了。

他俩联翩的在马路上走着,各人憬憧着那不可知的前途。

（选自《前途》杂志创刊号,1933 年 1 月 10 日出版）

一个情妇的日记

九月三日

早晨我在那间公事房里碰见他——唉,当时我用着极甜蜜的心情低声唤着仲谦——他的名字,当然他是不曾听见,并且所有的人都不会听见,因为他们都若无其事的招呼我。

今天他身上穿了一件银灰色的夹衣,洁白而清秀的面庞发出弈弈的神采,静默的伏在案上写一些什么报告。他见我走了进去,抬头向我招呼了一下,那双深到世界上测数器也不能探到底的眼睛——那里面有神秘、有爱情、有生命——虽只轻轻地向我身上投来,但是我是被它所眩惑了。一股热烈的压迫的情绪从心底升上来,我几乎发昏,只好靠

在一张椅背上,我才勉强支住我的身体。

我找到一份报纸,正想找些谈话的机会,但他们都像是忙得很,匆匆地写,忙忙地看。后来仲谦又被一个电话叫了去,我送他到了大门口,想同他谈两句,可是我的心,跳得太厉害,话竟不能即刻吐出,于是时间这残酷的东西,在它不停息的转动中那可爱的仲谦的身影已在电车上了。我只得叹口气,怨我的命运不济,闷闷回到寄宿舍去。

我是住在一所两楼两底的亭子间。这间屋子,前面对着一堵高楼,窗子朝北开,西风阵阵吹进来,由不得使我发生一种秋未到先飘零的叹息。——况且今天我心绪是这样颓唐,走进屋,我便倒在床上,我希望仲谦到我的梦里来,哪一天我能睡在他的怀抱里,就是死也觉得甜蜜的。

傍晚时,我从床上被一阵乌鸦的啼声所惊醒。起来,揉着眼看见桌上放着一封信,连忙拆开来看,原来是瑞玲寄给我的,她邀我今晚到她那里谈谈。

昨天才从箱里拿出来的夹大衣,这时正好穿,我换了一件淡绿色的夹袍,披上大衣,在黄昏的光影中出了家门。在路上我看见一个男人,他的后影活像仲谦,我连忙加紧脚步,赶到面前,仔细一看,原来是个陌生人,这真叫我脸红,我连忙跳上一部电车躲开了。

在瑞玲那里吃过夜饭,她很恳切的问我道:“你所爱的究竟是哪一个?”

我说:“你猜猜看。”

她猜了好几个……但都不是,因为这几个人里没有仲谦,瑞玲因为猜不着,她要想知道的心更切,她叫我暗示她一些,我的心正在跳,我恨不得就把那美丽的悦耳的仲谦两个字送到她耳壳里去,可是我终于怕羞只这样隐隐约约地

说“……他是一个又漂亮又潇洒的男人，而且他的品格，好像苍翠的松柏、明朗的秋月。我爱他，深切地爱他。但是他已经结了婚，而且他同太太的感情又很好！”

“哦！我晓得了，”瑞玲这样叫着拍了我的肩膀一下，“美娟你的眼光果然不错，他可以算得是一个又蕴藉又有胆识的男子……”

“你别在故意的套我，究竟是哪一个？”我这样逼着瑞玲问。她只笑嘻嘻的不作声，我到底不相信她真猜得对，便又说道：“我想你一定猜不着，不然你为什么不说出名字来。”

“你不要激我，就算我猜不着罢！”她假作生气地说。

我知道她的脾气是越激越僵，便连忙柔声下气的哀求道：“玲姊姊，别生气罢！你告诉我是哪个……我还有别的要紧话同你商量咧！”

“来，我告诉你罢，仲谦，是不是？”瑞玲含笑说。

唉，这是多么美丽的字眼呢，仲谦——我含着深醇的笑向她点头。

在灯影下我把我对仲谦热烈的爱慕，全向瑞玲表白了。瑞玲说：“仲谦恐怕还不知道呢！”这当然是对的，不过知道不知道，并不影响我对他的爱，我是一个方在青春的少女，天赋给我热烈的情绪，而我向任何人身上倾注那是我的自由，他有没有反应那也是另外的问题……不过我同时也极希望他给我个热烈的反应。

九月七日

今天我下决心，要给仲谦写信，虽然我们天天都有见面的机会，不过却少谈话的机会。他太忙，件件事都须他的斟

酌。唉,他是个多么多才多艺的人哟,——还不只他的样子可爱呢!

清晨起来,我就把昨夜买来的漂亮信纸,铺在桌上,——那是一张紫罗兰色的洋信笺。我拿了一杆自来水笔,斟酌了很久,我不知道怎样称呼他好……我想写“先生”可是太客气了,写名字又太不客气了。我想我还是来个没头没脑罢。唉,一张纸一张纸的被我撕了团了,我还是不曾把信写好。想来我是太没有艺术天才了,所以我写不出我内心的热情。……可是天知道越写不出,我内心的燃烧越猛烈。我几次抛了笔要想去找仲谦,我不顾一切,将他紧紧的抱在怀里。我吻他无论什么地方,我要使密吻如雨点般的落在他的颈子上,脸上,口角上。唉,我发狂了。我放下纸笔,我跑到门外,我整个的心集注在这上面。

命运真会播弄人,偏偏仲谦又出去了。我坐在他的办公处整整等了三个钟头,他始终没有来,我只好丧气的回家了。我打算写一首爱情的歌赞颂他,想了一个下半天只有两句:“为了爱,我的灵魂永远成为你的罪囚;服贴的,幽静的跪在你的面前!”

我往屉子里抽出一小张浅红色的信笺,把这两句话写在上面,同时把一卷人家寄给仲谦的报纸,收在一起,预备明天早晨送给他去,一切布置妥贴了。我静静地倒在床上,这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小小的房间里已充满了黑暗,但我不愿拧亮电灯,只闭着眼,悄悄的在织起那美丽的幻梦:恍惚间仲谦已站在我的面前,我连忙起来,握紧他的手,“呀,仲谦!”我用力的扑了前去,忽然我的臂部感到疼痛,连忙定神,原来是一个梦!屋子里除了黑暗一无所有。难道仲谦是躲在这暗影里吗?有了这一念,我不能不跳起来开亮了

电灯,一阵强烈的光,把所有的幻梦打破了。只见一间摆着一些简陋的家具的小屋子冷清、寒伧的环境,包围着一个怀人的少女。唉,真无聊呀!

九月八日

我已经把那张纸条送给了仲谦。不晓得他看了有什么感想?我希望他回我一封信。因此我一整天都不曾出去。我怕送信来时,没有人接收。但是一直等到傍晚,还是一无消息。这多么使我心焦!……我正披上大衣,预备到他住处去找他,忽然听见有人在敲我的房门。

“哪一个?请进来!”我高声应着。果然眼看门打开了,原来是友愚,一个中年的男子,是我们党的同志。我不知道他来干什么,想来总是关于党工作的交涉吧?我拖了一把椅子请他坐下,他从怀里掏出一个香烟盒来,一面拿香烟,一面说道:“你这两天精神似乎不很好罢!”

“没有什么呀!”我有些脸红,因为他同仲谦是好朋友,莫非他已知道我的秘密吗?我向他脸上一望时,更使我不安,他满脸踌躇的神色弄得我的心禁不住怦怦地跳动。

“你有什么事情吗?”我到底忍不住向他问了。

“不错,是有一点事情,不过我要预先声明,我对于你的为人一切都很谅解,我今天要来和你谈谈,也正因为我是谅解你才敢来;所以,一切的话都是很真诚的,也希望你不要拿我当外人,大家从长计议!”

他的这一套话,更使我不知所措了,我觉得我的喉咙有些发哽,我的声音有些发颤。我仅仅低低的应了一声“是!”

友愚燃着烟,又沉吟了半晌才说道:“今天我看见仲谦,

他心里很感激你对他的情意。不过呢，他家里已经有太太，而且他们夫妇间的感情也很好。同时他又是我们党的领袖，当然他不愿意如一般人一样实行那变形的一妻一妾制。这不但是对你不起，也对于他的夫人不起。所以他的意思希望你另外找一个志同道合的爱人。"

"当然，有些事情我早就知道，不过我在这世界始终只爱他一个人。我并不希望他和太太离婚，也不希望他和我结婚。命运老早是这样排定了，难道我还不明白吗？但是，友愚，你要谅解我，也许这是孽缘。我自从见了他以后，我就是热烈的敬他爱他，到现在我自己已经把自己织在情网里。除非我离开这个世界，我是无法摆脱的。"

我这样真诚地说出了我的心，友愚似乎是未曾料到，他张着惊奇的眼望着我，停了很久他才沉着地说道："自然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有时要被感情的权威所压服，也是很自然的。不过同时人也是有理智的动物，我总希望你能用冷静的理智，压下那热烈的感情，因为你也是很有知识的女子，自然很明白事理……"

友愚的话，难道我不晓得是极冠冕堂皇吗？我当时说不出什么来，当他走后我便伏在床上痛哭了。唉，从今天起，我要由感情的囚牢里解放我自己。

九月十五日

算了，我在这世界上真受够了蹂躏：几天以来，我似乎被人从高山巅推到深渊里去，那里自有同伴，没有希望，没有生命，我要这躯壳何用？

不知什么时候，我是被几个朋友，从街心把我扶了回

来,难道我真受了伤吗?我抬起两只手看过,没有一点伤的痕迹。两只腿,前胸后背头脸我都细细检察过。总而言之,全身肉还是一样的好,那末我怎么会睡在街心呢……?我想了很久似乎有点记得了,当我从仲谦的办公室出来时,我心里忽然一阵发迷,大约就是那样躺下了吧?我想到这里,抬眼看见坐在我面前的瑞玲,她皱紧着眉头,露出非常不安的神色望着我:"美娟,现在清醒了吧!唉,怎么会弄到这地步!"我握住瑞玲的手,眼里禁不住滴下泪来,我硬咽着说:"玲姊,我刚才怎么会睡在街心的啊!我自己一点都不清楚,不知我究竟……"

"唉!美娟你真太痴了,不知你心里怎样地受熬煎呢!大家从仲谦那里走出来时,原是好好的,忽然呼的一声响,回头见你昏蹶在地上,后来文天把你抬到车上时,你便大声的叫仲谦,这真把我吓坏了。"

瑞玲的话,使我又羞愧又悲伤,唉,我恨不得立刻死去,——我是这样一个热情的固执的女孩儿,我爱了他,我永远只爱他,在我这一生里,我只追求这一件事,一切的困苦羞辱!我愿服贴的爱,我只要能占有他,——心和身,我便粉身碎骨都情愿。

瑞玲陪着我,到夜晚她才回去,临走时她还劝我解脱。……但是天知道,在人间只有这一个至宝——热烈的甚至疯狂的爱,假使我能解脱它,就什么也都可解脱了,换句话说我的生命也可不要了。

九月二十日

我对于仲谦的苦恋,已成了公开的秘密了。许多人在

讥笑我,在批评我,也有许多人巴巴的跑到我这里,苦苦的劝我——恶意好意我一概不能接受,除非仲谦死了,我不在这人间去追求他,不然什么话都是白说——一个孩子要想吃一块糖,他越得不到越希望得厉害,我正是一样的情形,人间所有伟大的事业,除了爱的培养永无成功的希望——我将在仲谦爱的怀抱筑起人类幸福之塔,瑞玲骂我执迷不悟,我情愿忍受。上帝保佑我,并给我最大的勇气吧!

今晚我决定去找仲谦。

九月二十一日

昨夜我坐在仲谦的身旁,虽然他是那样矜持,但是当我将温软的身躯,投向他怀里时,我偷眼望他有一种不平常的眼波在漾溢着。他不会像别的男人一样鲁莽,然而他是静默地在忍受爱情的宰割。……

夜色已经很深了,他镇静的对我说:“美娟,我的生命是另有所寄托,爱情是无法维系我的。我们永远是个好朋友吧!……而且我不愿因一时的冲动,不负责任的破坏一个处女的贞操。”

“呀!这真是奇迹!”我不等他说完,便这样叫起来!

“什么奇迹?”他莫明其妙地望着我。

“我告诉你吧!仲谦!在 世界上,你竟能碰到一个以爱情为生命的女儿,她情愿牺牲一切应有的权利,不要你对她负什么责任,她此生作你一个真心的情妇……这难道不是奇迹吗?”

“话虽是这样说,但我仍希望你稍为冷静些,不要为一时情感所眩惑!”

“不,绝不是一时的情感、你知道你在我心头,整整供养了三年了,起初我是极力的克制着,缄默着,但是有什么益处呢? 只有我的生趣消沉了,一切的希望摧毁了,我想能救我的只有这一条路!”

唉,像多么骄傲呀! 当我拥抱着仲谦时,我的心花怒放了,我的眼睛看见世界最美丽最调和的颜色,我的耳朵听出最神密最和平的歌声。宇宙的一切,在这霎那间都变了颜色,正如春神来到人间时,那样的温和灿烂。

十月五日

我现在逃出苦闷的漩涡了,我快乐,我得意,我已占有了我所认人间至宝的仲谦。虽然我是失却了处女的尊严,和一个公开妻子的种种的权利,但这又算什么呢! 只要我是追求到我深心所爱慕的东西,我便是人间最幸福的人了。

昨夜,我把一朵白玫瑰花放在枕边,因为那花是仲谦买给我的,同时它的颜色,它的清香,处处都可以象征我的情人的风度性格,所以我吻着温馨的花瓣,走进甜蜜的梦乡中了。

十月六日

我从醒来后,只是望着小玻璃窗外的天空出神——真的! 我有时不相信多缺陷的人间,竟有这样使人如愿惬意的事情。因此我常怀疑这仅仅也是一个梦。于是我努力的揉着我惺松的睡眼,再细看看我温柔的手腕,那上面确然还留有仲谦颈上的香泽。啊,这明切的事实,使我狂喜。我悄

悄的轻吻着那臂上的香泽，我的心是急切的搏动着呢。

从床上爬起来，一缕艳丽的阳光正射在我的脸上。秋天的晴空真是又明净又爽快，我从衣架上，拿下新做的淡绿色的夹衣着好，薄薄地施了一些脂粉，站在那面菱花镜前，我有些微醉了。——尤其是我想到仲谦那一双明隽的眼波时，我是痴软了，呆呆的倚在床栏旁。忽然一声呜呜的汽笛响，到门口就停住了。这是谁呢？我连忙跑到窗前去望，啊！我的心更跳得厉害了，我顾不得换拖鞋。连忙下楼去迎接我的情人——仲谦——同时我觉得他特特的坐了汽车来，有些忐忑不定的心情。他见我迎下楼来，似乎有些惊奇的“啊”了一声，“你不曾出去吗？”他低声地问。

“不曾，但是你若不来，我就要去看你了。”

我们一面说着话已经上了楼。当他坐下时，他忽然低下头沉默起来。我挨近他，坐在他的椅靠上。我的嘴唇不知不觉落在他的头发上，他似乎已经觉得了，抬起头来向我一笑道：“你爱我吗？”

“你还不明白吗？我简直不知道怎样说才好，这世界上的几个字几句话无论如何不能表示我对于你热烈的心情的！”

“我是明白的，不过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接受你这样纯挚的爱……”

当然我知道仲谦他是深爱着他的妻的，现在仲谦不能以整个的身心属于我，那不是仲谦的错，也许在他的妻看来，我还是破坏他们美满家庭的罪人呢。但是这是理智告诉我的，我的感情呢，唉，我的心是感着酸哽，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一个被上帝赋与感情的人，而我的感情又是专为仲谦而有的，什么道德法律，对于我又有什么关系！

仲谦见我痴呆的不说一句话，他伸手握住我说："美娟！你想些什么？"

"不想什么。"

"不想什么，顶好，美娟，我接到家里信说母亲近来身体多病，要我回去看看，所以我今晚就乘船回去了！"

"哦！你就要回去吗？……什么时候来呢？"

"那就说不定了，不过至迟一年我仍要出来的，你知道我是把生命交付给国家和主义的，只要我母亲略略健旺我就回来的。"

唉，想思债未清，别离味又尝，这刹那间我的心是被万把利箭所戳伤，但是我又不能阻止他不去，我除了一双泪眼望着他离开我，我还有什么办法。

……

十月七日

仲谦昨夜果然走了，我曾亲自送他上船。当我看见黄浦滩的大自鸣钟指到十二点钟时，仲谦又再三催我回去，我俯在船栏上看那滚滚江流，我渺小的眼泪是连续地滴在那上面。这虽是渺小的离人的一滴泪，然而我痴心想着，它能伴我的情郎回到他的家乡，不久它又把他送到我的怀抱里来。

"再会罢！美娟！望你为党国努力，自己多多保重。"仲谦送我下扶梯，这时电车已经停止开驰，这热闹的黄浦滩虽然还是灯火明耀，但是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了。我踽踽凉凉的穿过马路，才雇了一辆黄包车回到家里来。这时我真如同作了一个梦，我不相信前夜睡在我怀抱里的仲谦今天已

经在长江轮上,这时船大约已出了浦江罢!我的心一直是凄酸的,我不明白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纠纷的局面,我为什么一定要爱他……我也想解脱,但这只是骗人的把戏,今天能解脱,当初就不至于作茧自缚了。爱情真是太神秘了。

十月八日

天公故意戏弄人,这两天阴雨连绵,一点点,一丝丝敲在心上,滴在心上,都仿佛是离人眼中的泪珠儿呢。我懒恹恹不想起床,也不想吃东西,早晨文天来找我去开会,我推病辞却了。唉,像我这种心情,什么事负担得起?一床薄罗被压在身上,都有些禁不起呢。

中午勉强起来,吃了一块面包,和一杯牛奶。我想给仲谦写信,摊开信笺更觉得心头乱如麻,但是我想除了写信给仲谦更无法消遣这苦闷的日子了。最后我的信是与好了,录如下:

亲爱的仲谦:

江头话别,回来时冷月照孤影,泪眼望江湖,这心情真是难写难描,但觉世界太荒凉,人生如浮鸥,这刹那间没有雄心壮志,只有病的身,负了伤的心,在人间苦挣扎罢了。

计程你现在已过了武汉,再有两天就可以到家了,遥想令尊堂倚门含笑欢迎你这远路归来的爱子,是如何的神圣而甜蜜呢!至于你的爱妻……我想她一定是更热烈的欢迎你,为你整理甫卸的行装,问你客中的景况,唉,仲谦,这时节你也许要想到我,不过那只是如昙

花的一现——一个情妇在你心头究竟是占有什么地位呢！……唉，仲谦，我很伤心，我太偏狭，你爱你的爱妻是应当的，我不应向你挑拨，而且她又是一个旧式女子，我更应当同情她。仲谦你诚心诚意的爱她吧，不要为了我在你俩之间稍有云翳。我祈祷上帝，给你们美满的生活，正如秋月照临的夜，又幽默，月清净！

你的美娟

我信是写完了，但是我心头依然是梗塞着，当然我是有不可告人的贪心！我不能想象我的爱人，是被抱在别一个女子的怀抱里，——那真是侮辱，——不，简直是一种死刑——唉，最后我只有伏在枕上流泪了。

十月十五日

仲谦到家了，他今天有一封信来，他写着：

美娟：

一到家我就接到你的来信，我对于你只有惭愧，……但是我不愿骗你，我的妻的确太爱我了，她那样真纯温柔地为我伏侍着堂上两老，爱抚膝下子女，而对于我连年在外面东飘西泊，也毫无怨言憾意，美娟，你想这样的女子，我怎忍离弃她——可是我不离弃她又觉对你不住，你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你有纯真的热情，伟大的前途，只为了我这微小的人，你牺牲了名誉地位和法律上的权利，我又怎对得住你，所以美娟，我希望在我离开你的这一年中，你能为事业而解脱，另外找一个知心的伴侣，共同过幸福的生活，这是我朝夕

所祈祷的，美娟，你接受了我的忠悃之言吧！

仲谦实在是个好人，他不是自私自利、虚伪的男人，他劝我何尝不是好话，但是他哪里晓得，他的忠诚坦白，更使我不能放下他，我爱他的风度，爱他的人格，爱他的忠实，总而言之除了世上还有一个仲谦，也许可以改变我的心，不然这一生，我无论受何苦难，也难从我的心坎中把仲谦赶掉。上帝啊！给我最大的勇气，在人间——浅薄的人间，辟一条光明的神奇的道路，人们只知在定见下讨日子过，我只尊重我的自我，完成我理想中的爱的伟大。

今天我的心情比较爽快，我把心坎中的纠纷，用一把至情的利箭斩断了，从此以后我只极力的为我理想的爱情作培养的功夫，人间毁誉与我何事。

十月二十日

唉，我自信不是一个俗人，我有浪漫诗人那种奔放的热情，我也有他们那种不合实际的幻想，我要冲破人间固执的藩篱，安置我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上。——这是我一向的自信，但是惭愧啊……昨夜文天来，他坐在冷月的光影里，更显得他严肃面容的可怕，好像他是负了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使命来向我劝告，他一双装满理智，带有残刻意味，深沉的眼，是那样不放松地盯着我，同时他的语调是那样沉重，他说，"美娟！你现在应当觉悟，你同仲谦的关系，不能再延长下去，这不但对于你不利，尤其是对于仲谦不利。许多平日和他意见不对的人，正纷纷讥弹着他同你的恋爱……"

他的话，像是一座冰山——满是尖峻的冰山，从半天空

坠压在我的头上、心上,我除了咬紧牙关,不使那颤抖发出声来,而我的两手抽搐着,这样矜持了许久,我到底让深伏心底的愤怒,由我的言语里发泄出来了。——当然我不能哭,我把泪滴咽到肚子里去,我急促地说:“怎么,我连恋爱的自由都没有吗?……仲谦爱了我,便是不道德,卑贱吗?”

“美娟,不是这么说,并没有谁干涉你的恋爱,除了仲谦,你爱任何人都可以。”他还是那样固执的、冷刻的往下说。

“怎么,仲谦就不能爱吗?”我愤然地驳他。

“可是,美娟,你应当了解仲谦的地位,他是一党的领袖,他的一举一动,是被万人所注意的,这种浪漫的行为,只有文学家诗人作作……在他就不能,不信,你只要打听打听那一些党员的论调,就知道并不是我凭空捏造黑白了。”文天的眼光慢慢投向暗陬里去。我自然了解他对我说并不完全是恶意,可是我仍然不明白,同是一个人,为了地位便会生出这许多的区别来,我只得问他道:“照你的意思,我应当怎么办呢?”

“自然我也知道你很痛苦!不过你是有意志、有知识的女子,我望你能完成“爱”的最高形式,为党国牺牲些,把爱仲谦的热情去爱国爱党。……”

我实在不能反对文天的话,而且我相信他是个忠于党忠于国的好同志。不幸就是他,有时不能稍替我想想。唉,人类之间的谅解,本来是有限的,我何能独责于他呢!当时我曾鼓起勇气,对他说道:“好吧,让我试试看!”

他听了这话,连忙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说道:“美娟!我愿尽我的全力帮助你!”他含着满意的微笑,闪出门外,我莫名其妙地跟着他的脚踪,直走到楼梯边,我才站住了。仰头

看见澄澈的秋空，无云无雾，一道银河，横亘东西，如同一座白玉的桥梁，星点参差，围绕着那半弯新月，境清如水，益衬出我这如乱麻般的心情了。

我如鬼影般溜到屋里，向那张浴着月光的床上一倒，我忘了全世界！唉，在那刹那间我已失了知觉。

十月二十一日

夜深风劲，我被那作响的门窗惊醒了。举眼四望，但见青光照壁，万象苍凉，身上一阵阵寒战，连忙拖过棉被来盖上，极力闭上眼，但是有什么用呢？越想睡，睡魔越不光临。悄悄数着更筹，不久东方发白了。弄堂里已有倒便桶的呼声，卖油条的叫卖声，这些杂乱的声音，虽使我觉得不耐烦，但因此倒压下了我的愁思，竟有些昏然想睡了。

朦胧间，似乎有人在叫我，张开眼一看，原来是瑞玲来了，她坐在我的床边，怔怔的望着我，嗫嚅着说道："你的脸色，怎么这样红？"她一下伸手摸我的额角，不禁失声叫道："你发烧了！"

"发热有什么关系？假使就这样死了，倒免得活受罪呢！"我说着禁不住一股酸浪涌上心头，这一些咸涩的眼泪，再也咽不下去了。

瑞玲望着我只是叹气，她含了一包同情泪低声劝我："看开些！"

我不能怪她不近人情，可是"看开些"这句话，在我实在觉得亦太不关痛痒了。一个人要是能看开些，还有生活的趣味吗？还有生活的力量吗？无论谁遇到难关时，都以"看开些"解之，那么这死沉沉的世界再不会有新局面发展了；

就是革命家，也就是因为这一点“看不开”的心，才肯拼命，不惜以一切去奋斗啊。不过，我是明白瑞玲这时候的心情，她无力来解释我的愁结，除了劝我“看开些”，她还能更说什么呢？所以我也只能向她点头，表示承受她的好意了。

下午瑞玲带了一个医生来看我，说是受了凉，吃了一些发散剂就好了。瑞玲替我买了些药来，看我吃过，她才怏怏地回去，我对于她的热情，只有流泪哟！

十月二十五日

我感冒已经好了，今天试着起来，两只腿觉得无力，仍然不能到外面去，只倚在那张藤椅上，看了几页小说，心潮又陡然涌起，尤其渴念远别的仲谦。我从屉子里找出他的照片，唉，这真是一个绝大的诱惑，这样一个精神隽朗的人儿，他给我生命的力，给我宇宙最上的美丽。但这仅仅是昙花一般的偶合，这是谁支配的命运？我对于这命运，应当低头，还是应当反抗到底？……人们给我的嘴脸太难看，我是否有勇气承受下去？难道是我的错吗？为了爱情，而爱一个有地位、有妻子的男人，是罪恶呢，还是灾殃？唉，这是一些我到死也难解的谜哟！

仲谦今天有信来，他是那样轻描淡写地劝慰我，当然，我也不能怪他太薄情！原是我爱他，他并不曾起意爱我，就是有些爱也是太可怜。他不愿背着这艰辛的爱的担子自是人情，但我呢，既具绝大的决心爱他，我就当爱他到底，纵然爱能使我死，我也不当皱眉啊！最可恨的“爱”这个东西是这样复杂，灵魂不够，还要肉体，不然我就爱他一辈子！谁又能批评我呢！

这几天在我心里起了大屠杀！结果胜负属谁，连我自己也不敢推测咧！

十一月三日

文天今日带了一个同志来看我，他是从东北归来的。在他风尘仆仆的面容上，使我感到一些新的刺激。后来听他述说东北同胞在枪林弹雨中的苦挣扎，和敌人的残暴种种，愤怒悲慨的火焰差不多要烧毁我的灵宫。——同时我觉得有点惭愧，这一向我几乎忘记了国家，更忘记了东北。一天到晚集注全力在求个人心的解放。唉，这是多么自私啊！我禁不住滴下羞的泪来了。

文天他们走了，我独自思考了半晌，我决定转变我生活的形式了。我不但对于至上的爱要勇敢，我对于正义更应当勇敢。这时我觉得愁惨的灵魂已闪着微微的光芒了。听文天说，我们团体里要派一部分人到前线去工全，尤其需要一部分女同志作救护的事情。我应当去，这是我唯一的出路，也是仲谦所盼望的吧！

十一月五日

一切都已准备了，我已决定同他们一同去——去到那冰天雪地里，和残暴的敌人相周旋。我要完成至上的爱，不只爱仲谦，更应当爱我的祖国！

今夜是我在上海的最后一夜了。也许便是此生最后的一夜呢！唉！我留恋吗？不，决不，这里的街道固然这么整齐，建筑这么富丽，可是那里面含有绝大的耻辱！我不愿再

看见它。——即使还有回来的日子，我也盼祷着，同胞们已用纯洁的热烈的鲜血，洗净了这耻辱。——我站在窗前，向着那半已凋残的秋树，祝它未来的新生！

街道上，车声人声渐渐寂静了。我坐下来，铺上一张雪白的云笺，拔出一管新开的羊毫，刺破了左手的无名指，使那鲜红、绮丽的血，全滴在一只白玉盏里，然后把预备好的纱布，包扎停当，于是濡毫伸纸写道：

仲谦

我的信仰者。在冷漠阴沉的人间，你正如冬天的太阳，又如火海里的灯塔，你是深深诱惑了我！从那时起，我虔诚地作你的俘虏。这当然得不到一切人的谅解，可是我仍然什么都不顾忌，闯开了礼教的藩篱，打破人间的成见，来完成我所信仰的爱，这能不算是稀有的奇迹吗？

但是，仲谦，古人说得好，"好梦由来最易醒"，这一段美丽的幻梦，已成了生命史上的一页了！现在我才晓得我还不够伟大，为了个人的幸福而出血，未免太自私太卑陋。所以我不能再隐忍下去，我要找光明的路走，当然你想得出我将往何处去的。——好，仲谦，我们彼此被释放了，好自为国家努力吧！一切详情我到东北后再报告你！

美娟

这一页血迹淋漓的信写成时，我内心充满了伟大的喜悦。

（选自1933年1月15日～2月16日
《申江日报》副刊《海潮》第18—23号）

月下的回忆

晚凉的时候，困倦的睡魔都退避了，我们便乘兴登大连的南山，在南山之巅，可以看见大连全市。我们出发的时候，已经是暮色苍茫，看不见娇媚的夕阳影子了。登山的时候，眼前模糊，只隐约能辨人影；漱玉穿着高底皮鞋，几次要摔倒，都被淡如扶住，因此每人都存了戒心，不敢大意了。

到了山巅，大连全市的电灯，如中宵的繁星般，密密层层满布太空，淡如说是钻石缀成的大衣，披在淡装的素娥身上；濑玉说比得不确，不如说我们乘了云梯，到了清虚上界，下望诸星，吐豪光千丈的情景为逼真些。

他们两人的争论，无形中引动我们的幻想，子豪仰天吟道："举首问明月，不知天上今夕是何年"她的吟声未竭，大家的心灵都被打动了，互相问道："今天是阴历几时？有月

亮吗?”有的说十五;有的说十七;有的说十六,漱玉高声道:“不用争了。今日是十六,不信看我的日记本去!”子豪说:“既是十六,月光应当还是圆的,怎么这时候还没有看见出来呢?”淡如说:“你看那两个山峰的中间一片红润;不是月亮将要出来的预兆吗?”我们集中目力,都望那边看去了,果见那红光越来越红,半边灼灼的天,像是着了火,我们静悄悄地望了些时,那月儿已露出一角来了;颜色和丹沙一般红,渐渐大了也渐渐淡了,约有五分钟的时候,全个团团的月儿,已经高高站在南山之巅,下窥芸芸众生了。我们都拍着手,表示欢迎的意思;子豪说:“是我们多情欢迎明月?还是明月多情,见我们深夜登山来欢迎我们呢?”这个问题提出来后,大家议论的声音,立刻破了深山的寂静,和夜的消沉,那酣眠高枝的鹧鸪也吓得飞起来了。

淡如最喜欢在清澈的月下,妩媚的花前,作苍凉的声音读诗吟词,这时又在那里高唱南唐李后主的《虞美人》,诵到“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声调更加凄楚;这声调随着空气震荡,更轻轻浸进我的心灵深处;对着现在玄妙笼月的南山的大连,不禁更回想到三日前所看见污浊充满的大连,不能不生一种深刻的回忆了!

在一个广场上,有无数的儿童,拿着几个球在那里横穿竖冲的乱跑,不久铃声响了,一个一个和一群蜜蜂般地涌进学校门去了;当他们往里走的时候,我脑膜上已经张好了白幕,专等照这形形色色的电影;顽皮没有礼貌的行动,憔悴带黄色的面庞,受压迫含抑闷的眼光,一色色都从我面前过去了,印入心幕了。

进了课堂,里头坐着五十多个学生,一个三十多岁,有一点胡须的男教员,正在那里讲历史,“支那之部”四个字端

端正正写在黑板上;我心里忽然一动,我想大连是谁的地方啊?用的可是日本的教科书——教书的又是日本教员——这本来没有什么,教育和学问是没有国界的,除了政治的臭味——它是不许藩篱这边的人和藩篱那边的人握手以外,人们的心都和电流一般相通的——这个很自然……

“这是哪里来的,不是日本人吗?”靠着我站在这边的两个小学生在那窃窃私语,遂打断我的思路,只留心听他们的谈话。过了些时,那个较小的学生说:“这是支那北京来的,你没有看见先生在揭示板写的告白吗?”我听了这口气真奇怪,分明是日本人的口气,原来大连人已受了软化了吗?不久,我们出了这课堂,孩子们的谈论听不见了。

那一天晚上,我们住的房子里,灯光格外明亮;在灯光之下有一个瘦长脸的男子,在那里指手划脚演说:“诸君!诸君!你们知道用吗啡培成的果子,给人吃了,比那百万雄兵的毒还要大吗?教育是好名词,然而这种含毒质的教育,正和吗啡果相同……你们知道吗?大连的孩子谁也不晓得有中华民国啊!他们已经中了吗啡果的毒了!……

“中了毒无论怎样,终久是要发作的,你看那一条街上是西岗子,一连有一千余家的暗娼,是谁开的?原来是保护治安的警察老爷,和暗探老爷们勾通地棍办的,警察老爷和暗探老爷,都是吃了吗啡果子的大连公学校的卒业生啊!”

他说到那里,两个拳头不住在桌上乱击,口里不住地诅咒,眼泪不竭地涌出,一颗赤心几乎从嘴里跳了出来!歇了一歇他又说:—

“我有一个朋友,在一天下午,从西岗子路过;就见那灰色的墙根底下每一家的门口,都有一个邪形鸩面的男子蹲在那里,看见他走过去的时候,由第一个人起,连续着打起

呼啸来;这种奇异的暗号,真是使人惊吓,好像一群恶魔要捕人的神气;更奇怪的,打过这呼啸以后立刻各家的门又都开了:有妖态荡气的妇人,向外探头;我那个朋友,看见她们那种样子,已明白她们要强留客人的意思,只是低下头,急急走过;经过她们门前,有的捉他的衣袖,有的和他调笑,幸亏他穿的是西装,她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来历不敢过于造次,他才得脱了虎口。当他才走出胡同口的时候,从胡同的那夹一头,来了一个穿着黄灰色短衣裤的工人;他们依样的作那呼啸的暗号,他回头一看,那人已被东首第二家的一个高颧骨的妇人拖进去了!”

唉!这不是吗啡果的种子,开的沉沦的花吗?

我正在回忆从前的种种,忽漱玉在我肩上击了一下说:“好好的月亮不看,却在这漆黑树影底下发什么怔。”

漱玉的话打断我的回忆,现在我不再想什么了,东西张望,只怕辜负了眼前的美景!

远远地海水放出寒栗的光芒来;我寄我的深愁于流水,我将我的苦闷付清光;只是那多事的月亮,无论如何把我尘浊的影子,清清楚楚反射在那块白石头上;我对着她,好像怜她,又好像恼她;怜她无故受尽了苦痛的磨折,恨她为什么自已要着迹,若没这有形的她,也没有这影子的她了;无形无迹,又何至被有形有迹的世界折磨呢?……连累得我的灵魂受苦恼……

夜深了!月儿的影子偏了,我们又从来处去了。

(选自1922年《小说月报》第13卷第10号)

灵魂的伤痕

我没有事情的时候，往往喜欢独坐深思，这时我便把我自己站在高高的地方，——暂且和那旅馆作别，不轩敞的屋子——矮小的身体——和深闭的窗子——两只懒睁开的眼睛——我远远地望着，觉得也有可留恋的地方，所以我虽然和它是暂别，也不忍离它太远，不过在比较光亮的地方，玩耍些时，也就回来了。

有一次我又和我的旅馆分别了，我站在月亮光底下，月亮光的澄澈便照见了我的全灵魂。这时自己很骄傲的，心想我在那矮小旅馆里，住得真够了，我的腰向来没伸直过，我的头向来没抬起来过，我就没有看见完全的我，到底是什么样子，今天夜里我可以伸腰了！我可以抬头了！我可以看见我自己了！月亮就仿佛是反光镜，我站在她的面前，我

是透明的，我细细看着月亮中的透明，自己十分的得意。后来我忽发见在我的心房的那里，有一个和豆子般的黑点，我不禁吓了一跳，不禁用手去摸，谁知不动还好，越动着这个黑点越大，并且觉得微微发痛了！黑点的扩张竟把月光遮了一半，在那黑点的圈子里，不很清楚的影片一张一张的过去了，我把我所看见的记下来：——

眼前一所学校门口挂着一个木牌，写的是："京都市立高等女学校"。我走进门来，觉得太阳光很强，天气有些燥热，外围的气压，使得我异常沉闷，我到讲堂里看她们上课，有的作刺绣，有的作裁缝，有的作算学，她们十分的忙碌，我十分的不耐烦，我便悄悄地出了课堂的门，独自站在院子里，想借着松林里吹来的风，和绿草送过来的草花香，医医我心头的躁闷。不久下堂了，许多学生站在石阶上，和我同进去的参观的同学也出来了，我们正和她们站个面对面，她们对我们作好奇的观望，我们也不转眼的看着她们。在她们中间，有一个穿着紫色衣裙的学生，走过来和我们谈话，然而她用的是日本语言，我们一句也不能领悟，石阶上她的同学们都拍着手笑了。她羞红了两颊，低头不语，后来竟用手巾拭起泪来，我们满心罩住疑云，狭窄的心，也几乎迸出急泪来！

我们彼此忙忙地过了些时，她忽然蹲在地下，用一块石头子，在土地上写道："我是中国厦门人。"这几个字打到大家眼睛里的时候，都不禁发出一声惊喜，又含着悲哀的叹声来！

那时候我站在那学生的对面，心里似喜似悲的情绪，又勾起我无穷的深思。我想，我这次离开我自己的家乡，到此

地来，不是孤寂的，我有许多同伴，我，不是飘泊天涯的客子，我为什么见了她——听说是同乡，我就受了偌大的刺激呢？……但是想是如此想，无奈理性制不住感情。当她告诉我，她在这里，好像海边一只雁那么孤单，我竟为她哭了。她说她想说北京话，而不能说，使她的心急得碎了，我更为她止不住泪了！她又说她的父母现在住在台湾，她自幼就看见台湾不幸的民族的苦况，……她知道在那里永没有发展的机会，所以她才留学到此地来，……但她不时思念祖国，好像想她的母亲一样，她更想到北京去，只恨没有能力，见了我们增无限的凄楚！她伤心得哭肿了眼睛，我看着她那暗淡的面容，莹莹的泪光；我实在觉得十分刺心，我亦不忍往下看了，也忍不住往下听了！我一个人走开了，无意中来到一株姿势苍老的松树底下来。在那树荫下，有一块平滑的白石头，石头旁边有一株血般的红的杜鹃花，正迎风作势；我就坐在石上，对花出神；无奈兴奋的情绪，正好像开了机关的车轮，不绝地旋转。我想到她孤身作客——她也许有很好的朋友，但是不自然的藩篱，已从天地开始，就布置了人间，她和她们能否相容，谁敢回答啊！

她说她父亲现在台湾，使我不禁更想到台湾，我的朋友招治，——她是一个台湾人——曾和我说："进了台湾的海口，便失了天赋的自由；若果是有血气的台湾人，一定要为应得的自由而奋起，不至像夜般的消沉！"唉！这话能够细想吗？我没有看见台湾人的血，但是我却看见眼前和血一般的杜鹃花了；我没有听见台湾人的悲啼，我却听见天边的孤雁嘹栗的哀鸣了！

啊！人心是肉作的。谁禁得起铁锤打，热炎焚呢？我听见我心血的奔腾了，我感到我鼻管的酸辣了！我也觉得

热泪是缘两颊流下来了！

天赋我思想的能力，我不能使它不想；天赋我沸腾的热血，我不能使它不沸；天赋我泪泉我不能使它不流！

啊！热血沸了！

泪泉涌了！

我不怕人们的冷嘲，也不怕泪泉有干枯的时候。

啊！热血不住地沸吧！

泪泉不竭地流吧！

万事都一瞥过去了，只灵魂的伤痕，深深地印着！

（原载1922年8月11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46期）

华严泷下

啊！千辛万苦走尽了层叠不绝的群山，奔腾急湍的瀑布声，推出听觉中的一切声浪而占据了。白云般的急流，从半空中涌出来，细密的水花溅到面部来，一阵阵地微寒沁入心灵里；这时的知觉只有感到沉默和神秘。同游的伴侣乃和对我说："到了这种景地，叫人实在难以描写：四面削立千仞的高山隔绝尘世的一切；现在的思想，已经不是平日我们所有的思想了！现在的四围只有伟大的神秘可以形容它们。"我这时为一种神秘的静寞支配了，我对于乃和所说的话，只有心许，却不能回答她。

我独自沉默着。把心灵交给白云了，交给流水了；我万千的柔情，和沉迷的深恋，也都交给这一刹那的自然了。丞姐她好像是得到宇宙的生机，她永远不受神秘的支配，她从

不曾说过灰心的话，她也从不问宇宙是什么，她喜欢活动，她到一个地方，她便想再换一个地方。这时她又在催我们走，她说："看见就完了，我们再到别处玩去罢！"我被她催促了，不知不觉心里一酸，流下泪来，唉！我知道自己的渺小，我更知道尘梦的短促；我何苦离开他作个失恋的可怜人！

乃和胆怯地坐在我的身旁，她悄悄地叹道："人事有完的时候，水流没有竭的时候。"我听了这话，更由不得伤心，我忏悔我已往我的种种……唉！这时的心真失却主张了！

丞姐在半山上招手，劝我们更前进，我只懒懒地不愿动。她说："你不是要看华严吗？为什么在那里老坐着不动呢？"我听了这话仍在踌躇，丞姐又高叫道："唉呀！这真是奇怪级了！在高山时是水，流下来便成了烟了……"她的话打动了我的心，便随了她又奔了许多羊肠的山路，转弯处果见飞烟软雾中，云织成般的梯子，从山巅下垂，半生梦想的华严果然看见了！我理想中的瀑布，以为只是丝丝流水，却想不到从山巅上涌下来的急水，竟不是水，是一道的飞烟，是无数的白云，几至流到山湾时，因激流击石的缘故，喷出细腻的水花，那水花便随空气四散，因其浓厚，又像是半山罩了白雾。

我不禁迷醉了！怔怔坐在飞泷的对面凝望，忽然从左边山坡上下来几个人——缙绅样的态度，站在我的斜对面，指点评论，我无意中对他们望了望，在他们怅惘怜乞的脸上，使我发觉了一件不幸的认识：我平日觉得人生事业的成功，是有无上的光荣，而这时我总觉成功实在是最伤心的事，并且是最有限的事。当我未到华严之前，我心灵中充满了无限的渴望，这个渴望增我许多生趣；我有时坐在葡萄架下看云天飘渺，我便在云端里造无穷的意象，那时白云作了

我温柔的褥子，蓝天作了我遮日的屏风，月亮作了我的枕头；我安静睡在那里，永远不会想到失望的苦痛；——现在呢，华严是在我的眼睛里；和从那烂湿的污泥，爬到高坡上时的艰难，所得到的代价，当时的喜悦，只一声的长叹表示出来了；现在心里所有的除了忏悔和沉闷——间或含着些羞耻和惭愧的念头外，没有更多的思想了。

丞姐依旧兴高采烈，她发起一同照相，作个游华严的纪念；我没什么意见，因坐在乃和的旁边，手里拿着我唯一的良伴——日记本——对着瀑布下面潺潺的细流，寄我无穷的深意，和怅惘的情绪；照相我始终没有在意。

我好思虑的心，这时更跑到绝路上去了！我想到广漠的世界，只有一面真理的镜子是透明的，除了这面真理的镜子外，便全都有色彩了，无论什么人要是不拿那赤裸裸透明的真理镜子来照，自己是永远不认识自己，也更不认识别人了。

一个人被认识是最不容易的事，也是最不幸的事，我永不希望人们知道我，因为我是流动的是矛盾的，是有限的；人们认识了我，便是苦了自己。

去年的夏天，一个黄昏里，我依稀记得那时候，正是下过一阵暴雨后，斜阳从一带深碧的树林里，反射在白色的粉墙上，放出灿烂的金光，映出疏淡的树影；阵阵微风，吹过醉人的玫瑰花香。我独自坐在荼蘼架下，看被雨洗过的树叶，格外显得翠绿，衬着那如美人带酒，娇媚无力的红花，加倍使人迷醉了；那时我的朋友澄如，她从外面进来，拿着雨伞指着我说："这种美景，——在这所房子，除了你谁来享受？"我听了这话很觉不安；——我相信多和一个人接触便多一重苦恼。

我有时觉得我的生命太短促，不够我使用；有时我又觉

得一天好像一年，实在太长久了，竟没有法子消遣。

吃饭，穿衣服，住房子，真是一件大事！不过若有一个人对我说："你是为吃饭，穿衣服，住房子，而生活的，"我一定觉得那个人太轻视我了。我一定要为自己申辩，或者还要恨说这个话的人；但是我今天认识我自己了，在我过去的历史中，我的生活除了吃饭，穿衣服，住房子，我真不知道还为什么？不过在全世界全人类组织体中的一个小我，原值不得什么。

现在我悄悄站在瀑布面前，看那不断的激湍，心里禁不住乱跳，我想若使我把躯壳交给它，这洁白的飞泉里就染上尘垢了！——其实用不到顾及这些，不过没有勇气的我，这一念也未尝不能造成未来万劫之因了！

我自己不自觉，对着那三千尺的华严泷，神往了多少时候；不过最后，在我麻木的心里，又起了变动，我仿佛看见，那飞泷里，所喷出来的水烟，都含着神秘的暗示；假若我这时是在水烟的中心，身上的污汗一定消涤无余，若再到了飞烟的深处，我的心——尘俗的心，——一定由极热而变到极冷，极浊而变极清，便是那不可捉摸的灵魂，也要同水烟搅和起来，随着空气的激荡，送到未来的许多游客脸上身上，更浸入他们的心里，使他们消了污汗，息了罪恶之愤火，灭了贪狠的欲望，而投降了伟大的自然。

绵绵不断的思想，忽被冷不防的一击而打断了，回头又见丞姐含笑说："还不让开，有人要在此地照像。"我无奈只得懒懒地走开了，回头看见秀姐还默默地蹲在山涧旁边，玩弄那石缝中的流水，丞姐叫了她两声，她才惊觉，深深地长叹一声躲开了。

那几个游人照完了像，他们不知想起什么来了，跑到我

们面前打探我们的来历。我们和他们言语不通,始终不能彼此了解,后来引导我们来的那位山田先生替我们作了翻译。他们听说我们是中国的女学生,脸上的惊奇色,使我们震惊;后来他们拿出一张名片来,叫我们随意写几个字,或几句话作了游华严遇见我们的纪念;其实我真嫌他们多余,我接了片子不知写什么好,沉吟了半天,才随意把我那时的感想,作成一首短诗给他们道:——

"唉!庄严的女神啊!
在你的足下藐小的更藐小了!
纯洁的女神啊!
在你的足下尘浊的更尘浊了!
用你的泪洗清了吧!
用你的爱臂环抱了吧!
生命的认识者,向你膜拜了!"

他们拿了片子,离开我们回去了。四面不透日光的深山里,罩上将近黄昏的微雾,更觉得阴深幽秘了。同来的伴侣,也来催我归去;我不能对他们宣示我心头的隐秘,只得勉强离开灵魂的恋者,受那刺心离别的苦痛了!

我一壁扶着那石缝中的石根,向上攀缘,我竟忘了我这时足所履的地方,是上不接天日,下不着平地,是半山上的险径,两只眼睛,只管注视那多情的碧水,由不得流下泪来!

唉!险径走完了,到了山顶的平地上,更助人悄然的,是那将要下山的斜阳,照着那山阴下几株杜鹃,犹徘徊不忍归去,这情景更摧断我的愁肠,再回头,华严已经又是已往的印象了!

(原载1922年9月11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49号)

雷峰塔下

——寄到碧落

涵！记得吧！我们徘徊在雷峰塔下，地上芊芊碧草，间杂着几朵黄花，我们并肩坐在那软绵的草上。那时正是四月间的天气，我穿的一件浅紫麻纱的夹衣，你采了一朵黄花插在我的衣襟上，你仿佛怕我拒绝，你羞涩而微怯的望着我。那时我真不敢对你逼视，也许我的脸色变了，我只觉心脏急速地跳动，额际仿佛有些汗湿。

黄昏的落照，正射在塔尖，红霞漾射于湖心，轻舟兰桨，又有一双双情侣，在我们面前泛过。涵！你放大胆子，悄悄的握住我的手，——这是我们头一次的接触，可是我心里仿佛被利剑所穿，不知不觉落下泪来，你也似乎有些抖颤，涵！那时节我似乎已料到我们命运的多磨多难！

山脚上忽涌起一朵黑云,远远的送过雷声,——湖上的天气,晴雨最是无凭,但我们凄恋着,忘记风雨无情的吹淋,顷刻间豆子般大的雨点,淋到我们的头上身上,我们来时原带着伞,但是后来看见天色晴朗,就放在船上了。

雨点夹着风沙,一直吹淋。我们拼命的跑到船上,彼此的衣裳都湿透了,我顿感到冷意,伏作一堆,还不禁抖颤,你将那垫的毡子,替我盖上,又紧紧的靠着我,涵！那时你还不敢对我表示什么！

晚上依然是好天气,我们在湖边的椅子上坐着,看月。你悄悄对我说:“雷峰塔下,是我们生命史上一个大痕迹！”我低头不能说什么,涵！真的！我永远觉得我们没有幸福的可能。

唉！涵！就在那夜,你对我表明白你的心曲,我本是怯弱的人,我虽然恐惧着可怕的命运,但我无力拒绝你的爱意！

从雷峰塔下归来,一直四年间,我们是度着悲惨的恋念的生活。四年后,我们胜利了！一切的障碍,都在我们手里粉碎了。我们又在四月间来到这里,而且我们还是住在那所旅馆,还是在黄昏的时候,到雷峰塔下,涵！我们那时是毫无所拘束了。我们任情的拥抱,任意的握手,我们多么骄傲……

但是涵！又过了一年,雷峰塔倒了,我们不是很凄然的惋惜吗？不过我绝不曾想到,就是这一年十月里你抛下一切走了,永远的走了！再不想回来了！啊！涵！我从前惋惜雷峰塔的倒塌,现在,啊！现在,我感谢雷峰塔的倒塌,因为它的倒塌,可以扑灭我们的残痕！

涵！今年十月就到了。你离开人间已经三年了！人间

渐渐使你淡忘了吗？唉！父亲年纪老了，每次来信都提起你，你们到底是什么因果？而我和你确是前生的冤孽呢！

涵！去年你的二周年纪念时，我本想为你设祭，但是我住在学校里，什么都不完全，我记得我只作了一篇祭文，向空焚化了。你到底有灵感没有？我总痴望你，给我托一个清清楚楚的梦，但是哪有?!

只有一次，我是梦见你来了，但是你为甚那么冷淡？果然是缘尽了吗？涵！你抛得下走了，大约也再不恋着什么！不过你总忘不了雷峰塔下的痕迹吧！

涵！人间是更悲惨了！你走后一切都变更了。家里呢：也是树倒猢狲散，父亲的生意失败了！两个兄弟都在外洋飘荡，家里只剩母亲和小弟弟，也都搬到乡下去住。父亲忍着伤悲，仍在洋口奔忙，筹还拖欠的债，涵！这都是你临死而不放心的事情，但是现在我都告诉了你，你也有点眷恋吗？

我！大约你是放心的，一直挣扎着呢，涵！雷峰塔已经倒塌了，我们的离合也都应验了。——今年是你死后的三周年——我就把这断藕的残丝，敬献你在天之灵吧！

（选自《曼丽》集，北京古城书1928年1月版）

寄天涯一孤鸿

亲爱的朋友，这是什么消息，正是你从云山叠翠的天末带来的！我绝不能顷刻忘记，也绝不能刹那不为此消息思维。我想到你所说的："从今后我真成了天涯一孤鸿，"这一句话日夜在我心魂中回旋荡漾。我不时的想，倘若一只孤鸿，停驻在天水交接的云中，四顾苍茫，无枝可栖，其凄凉当如何？你现在即是变成天涯一孤鸿，我怎堪为你虚拟春凄凉之境，我也不愿你真个是那样的冷漠凄凉。但你带来的一纸消息，又明明是："……一切的世界都变了，我处身其中，正是活骸转动于冷酷的幽谷里，但是我总想着一年之中，你要听到我归真的信息……"唉，朋友！久已心灰意懒的海滨故人，不免为此而怦怦心动，正是积思成痗了。我昨

夜因赴友人之召,回来已经十时后;我归途中穿过一带茂密的树林,从林隙中闪烁着淡而无力的上弦月,我不免又想起你了。回来后,我懒懒坐在灯光下,桌下放着一部宋人词钞,我随手翻了几页,本想于此中找些安慰,或能把想你的念头忘却;但是不幸,我一翻便翻出你给我的一封信来,我想搁起它,然而不能,我始终又从头把它读了。这信是你前一个月寄给我的,大约你已忘了这其中的话。我本不想重复提这些颓丧的话,以惹你的伤心,但是其中有一个使命,是你叫我为你作一篇记述的。原文是:“……我友,汝尚念及可怜陷入此种心情的朋友吗?你有兴,我愿你用诚恳的笔墨为伤心人一吐积捆……”朋友!这个使命如何的重大?你所希望我的其实也是我所愿意作的。但是朋友,你将叫我怎样写法?唉!我终是踯躅,我曾三番五次,握管沉思,竟至镇日无语,而只字不曾落纸。我与你交虽莫逆,但是你的心究竟不是我的心,你的悲伤我虽然知道,但是我所知道的,我不敢臆断你伤感的程度,是否正应我所直觉到的一样。我每次作稿,描写某人的悲哀或烦恼,我只是欺人自欺,说某人怎样的痛哭,无论说得怎样像,但是被我描写的某人,是否和我想象的伤心程度一样,谁又敢断定呢?然而那些人只是我借他们来为我象征之用,是否写得恰合其当,都无伤于事;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对于你的嘱托,怎好不忠于其事。因此我再三踌躇,不能轻易落笑,便到如今我也不敢为你作记述。我只能把我所料想你的心情,和你平日的举动,使我直觉到你的特性,随便写些寄给你。你看了之后,你若因之而浮白称快,我的大功便成了五分。你若读了之后,竟为之流泪,而至于痛哭,我的大功便成了九分九。这种办法,谅你也必赞成?

我记得我认识你的时候，正是我将要离开学校的头一年春天。你与我同学虽不止一年，可是我对于新来的同学，本来多半只知其名，不识其面，有的识其面又不知其名，我对于你也是如此。我虽然知道新同学中有一个你，而我并不知道，我所看见很活泼的你，便是常在报纸上作缠绵悱恻的诗的你。直到那一年春天，我和同级的莹如在中央公园里，柏树荫下闲谈，恰巧你和你的朋友从荷池旁来，我们只以彼此面熟的缘故，点头招呼。我们也不曾留你坐下谈谈，你也不曾和我说什么，不过那时我觉得你很好，便想认识你，我便问莹如你叫什么名字。她告诉我之后，才狂喜的叫起来道："原来就是她啊，不像！不像！"莹如对于我无头无脑的话，很觉得诧异，她说："什么不像不像啊？"我被她一问，自己也不觉笑起来，我说："你不知道我的心里的想头，怪不得你不懂我的意思了。你常看见报上 PM 的诗吗？你就那个诗的本身研究，你应当觉到那诗的作者心情的沉郁了，但是对她的外表看起来，不是很活泼的吗？我所以说不像就是这个原故了。"莹如听了我的解释，也禁不住点头道："果然有点不像，我想她至少也是怪人了！"朋友！自从那日起，我算认识你了，并且心中常有你的影象。每当无事的时候，便想把你的人格分析分析，终以我们不同级，聚会的时间很少，隔靴搔痒式的分析，总觉无结果，我的心情也渐渐懒了。

过了二年，我在某中学校教书。那中学是个男校，教职员全是男人。我第一天到学校里，觉得很不自然，坐在预备室里很觉得无聊，正在神思飞越的时候，忽听预备室的门呀的一响，我抬头一看，正是你拿着一把藕合色的绸伞进来了。我这时异常兴奋，连忙握着你的手道："你也来了，好

极！好极！你是不是担任女生的体操?”你也顾不得回答我的话,只管嘻嘻地笑——这情景谅你尚能仿佛？亲爱的朋友！我这时心里的欢乐,真是难以形容,不但此后有了合作的伴侣,免得孤孤单单一个人坐在女教员预备室里,而且与你朝夕相处,得以分析你的特性,酬了我的心愿。

想你还记得那女教员预备室的样子,那屋子是正方形的,四壁新裱的白粉连纸,映着阳光,都十分明亮。不过屋里的陈设,异常简陋,除了一张白木的桌子,和两三张白木椅子外,还有一个书架,以外便什么都没有了。当时我们看了这干燥的预备室,都感到一种怅惘情绪。过了几天,我们便替这个预备室起了一个名字,叫作白屋。每逢下课后,我们便在白屋里雄谈阔论起来。不过无论怎样,彼此总是常常感到苦闷,所以后来我们竟弄得默默无言。我喜欢诗词,你也爱读诗词,便每人各手一卷,在课后浏览以消此无谓的时间。我那时因为这预备室里很干燥,一下了课便想回到家里去,但是当我享到家庭融洽乐趣的时候,免不得想到栖身学校寄宿舍中,举目无与言笑的你,因决意去访你,看你如何消遣。我因雇车到了你所住的地方,只见两扇欲倒未倒的剥漆黑灰不分明的大柴门,墙头的瓦七零八落的叠着,门楼上满长着狗尾巴草,迎风摇摆,似乎代表主人招待我。下车后,我微用力将柴门推了一下,便呀的开了。一个老看门人恰巧从里面出来,我便问他你住的屋子,他说:“这外头院全是男教员的住舍,往东去另有一小门,又是一个院子,便是女教员住的地方了。”我因按他话往东去,进了小门便看见一个院落,院之中间有一座破亭子,亭子的四周放着些破木头的假枪戟,上头还有红色的缨子。过了破亭有一株合抱的大槐树,在枝叶交覆的荫影下,有三间小小的瓦房,

靠左边一间，窗上挂着淡绿色的纱幔，益衬得四境沉寂。我走到窗下，低声叫你时，心潮突起，我想着这种冷静的所在，何异校中白屋。以你青年活泼的少女，镇日住在这种的环境里，何异老僧踞石崖而参禅，长此以往，宁不销铄了生趣。我一走进屋子里看见你，突然问道："你原来住在破庙里！"你微笑着答道："不错！"我是住在破庙里，你觉得怎样？我被你这一问，竟不知所答，只是怔怔的四面观望，只见在小小的门斗上有一张妃红色纸，写着"梅窠"两字。这时候我仿佛有所发见，我知道素日对你所想象的，至少错了一半，从此我对你的性格分析，更觉兴味浓厚了。

光阴过得很快，不觉开学两个多月了，天气已经秋凉。在那晓露未干的公园草地上，我们静静地卧着。你对我说："我愿就这样过一世，我的灵魂便可常常与浩然之气。结伴遨游。"我听了你的话，勾起我好作玄思的心，便觉得身飘飘凌云而直上，顷刻间来到四无人的迹仙岛里，枕藉芳草以为茵缛，餐美果，饮花露，绝不染丝毫烟火气。那时你心里所想的什么，我虽无从知道，但看你那优然游然的样子，我感到你已神游天国了。

我和你相处将及一年，几次同游，几次深谈，我总相信你是超然物外的人。我记得冬天里我们彼此坐在白屋里向火的时候，你曾对我说，你总觉得我是个怪人，你说："我不曾和你同事的时候，我常常对婉如说，你是放荡不羁的天马。但是现在我觉得你志趣消沉，束缚维深……"我当时听了你的话，我曾感到刺心的酸楚，因为我那时正困顿情海里拔脱不能的时候，听你说起我从前悲歌慷慨的心情，现在何以如此萎靡呢？

但是,朋友!你所怀疑于我的,也正是我所怀疑于你;不过我觉得你只是被矛盾的心理争战而烦闷,我却不曾疑心你有什么更深的苦楚。直到我将要离开北京的那一天,你曾到车站送我,你对我说:"朋友!从此好好的游戏人间吧!"我知道你又在打趣我,我因对你说:"一样的,大家都是游戏人间,你何必特别嘱咐我呢!"你听了我这话,脸色忽然惨淡起来,硬咽着道:"只怕要应了你在《或人的悲哀》里的一句话: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我!当时我见你这种情形,我才知道我从前的推想又错了。后来我到上海,你写信给我,常常露着悲苦的调子,但我还不能知道你悲苦到什么地步;直到上月我接到你一封信说,你从此变成天涯一孤鸿了,我才想起有一次正是风雨交作的晚上,我在你所住的"梅窠"坐着,你对我说:"隐!世界上冷酷的人太多了,我很佩服你的卓然自持,现在已得到最后的胜利!我真没有你那种胆量和决心,只有自己摧残自己,前途、结果现在虽然不能定,但是惨象已露,结果恐不免要演悲剧呢。"我那时知道你蕴藏心底必有不可告人的哀苦,本想向你盘诘,恐怕你不愿对我说,故只对你说了几句宽解的话。不久雨止了,余云尽散,东山捧出淡淡月儿,我们站在廊庑下,沉默着彼此无语,只有互应和着低微之吁气声。

最近我接到你一封信,你说:

隐友!《或人的悲哀》中的恶消息:"唯逸已于昨晚死了!"隐友!怎么想得到我便是亚侠了,游戏人间的结果只是如斯!……但是亚侠的悲哀是埋藏在湖心了,我的悲哀只有漂浮在天心了,有母亲在,我须忍受腐蚀

的痛苦活着。……

我自从接到你这封信，我深悔《或人的悲哀》之作。不幸的唯逸和亚侠，其结果之惨淡，意深刻在你活跃的心海里。即你的拘执和自傲，何尝不是受我此作的无形影响。我虽然知道纵不读我的作品，在你超特的天性里早已蛰伏着拘执的分子，自傲的色彩，不过若无此作，你自傲和拘执或不至如是之深且刻。唉！亲爱的朋友，你所引为同情的唯逸既已死了，我是回天无术，但我却要恳求你不要作亚侠罢。你本来体质很好，并没有心脏病，也不曾吐血，你何必自己过分的糟蹋呢。我接到你纵性喝酒的消息，十分难受。亲爱的朋友！你对于爱你的某君，既是不能在他生时牺牲无谓的毁誉，而满足他如饥如渴的纯挚情怀，又何必在他死后，作无谓的摧残呢？你说："人事难测，我明年此日或者已经枯腐，亦未可知！……现在我毫无痛苦，一切麻木，仰观明月一轮常自窃笑人类之愚痴可怜。"唉！你的矛盾心理，你自己或不觉得，而我却不能不为你可怜。你果真麻木，又何至于明年此日化为枯槁？我诚知人到伤心时，往往不可理喻，不过我总希望你明白世界本来不是完全的，人生不如意事也自难免，便是你所认为同调的某君不死，并且很顺当的达到完满的目的；但是胜利以后，又何尝没有苦痛？况且恋感譬如漠漠平林上的轻烟微雾，只是不可捉摸的，使恋感下跻于可捉摸的事实，恋感便将与时日而并逝了。亲爱的朋友呀！你虽确是悲剧中之一角，我但愿你以此自傲，不要以此自伤吧！

昨夜星月皎洁，微风拂煦，炎暑匿迹，我同一个朋友徘徊于静安寺路。忽见一所很美丽庄严的外国坟场，那时铁

门已阖，我们只在那铁栅隙间向里窥看，只见坟牌莹洁，石墓纯白；墓旁安琪儿有的低头沉默，似为死者之幽灵祝福：有的仰瞩天容，似伴飘忽的魂魄上游天国。我们驻立忘返。忽然墓场内松树之巅，住着一个夜莺，唱起悲凉的曲子。我忽然又想起你来了。

回来之后忽接到文菊的一封信说：

隐友！前接来信，令我探听PM的近状，她现在确是十分凄楚。我每和她谈起FN的死，她必泪沾襟袖呜咽地说："造物戏我太甚！使我杀人，使我陷入于类似自杀之心境！"自然哟！她的悲凉原不是无因。我当年和她在故乡同学的时候，她是很聪明特出的学生。有一个青年十分羡慕她，曾再三想和她缔交，她也晓得那青年也是个很有志趣的人，渐渐便相熟了。后来她离开故乡，到北京去求学，那青年便和她同去。她以离开温情的父母和家庭，来到四无亲故的燕都，当然更觉寂寞凄凉，FN常常伴她出游。在这种环境下，她和他的交感之深，自与时日俱进了。那时我们总以为有人情终成眷属了；然而人事不可测，不久便听说FN病了，病因很复杂，隐约听说是呕血之症。这种的病，多半因抑郁焦劳而起，我很觉得为PM担忧，因到她住的"梅窠"去访她。我一进门便看见她暗然无言的坐在案旁，手里拿着一张甫写成的几行信稿。她见我进来，便放下信稿招呼我。正在她倒茶给我喝的时候，我已将那桌上的信稿看了一遍，她写的是："……飞蛾扑火而焚身，春蚕作茧以自缚，此岂无知之虫豸独受其危害，要亦造物罗网，不可逃数耳！即灵如人类，亦何能摆脱？

……"隐友！PM 的哀苦，已可在这数行信笺中寻绎了解，何况她当时复戚满面呢。我因问她道："你曾去看 FN 吗？他病好些吗？"她听我问完，便长叹道："他的病怎能那么容易好呢！瞧着罢！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终不免因我而死！"我说："你既知你有左右他的生死权，何忍终置之于死地！"她这时禁不住哭了，她不能回答我所问的话，只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给我看，只见上面写道：

"PM！近来我忽觉得我自己的兴趣变了，经过多次的自省，我才晓得我的兴趣所以致变的原因。唉！PM！在这广漠的世界上我只认识了你，也只专诚的膜拜你，愿飘零半世的我，能终覆于你爱翼之下！

"诚然，我也知道，这只是不自然的自己束缚自己。我们为了名分地位的阻碍，常常压伏着自然情况的交感，然而愈要冷淡，结果愈至于热烈。、唉！我实不能反抗我这颗心，而事实又不能不反抗，我只有幽囚在这意境的名园里，作个永久的俘虏罢！　　　　F 韩"

隐友！世界上不幸的事何其多！不过因为区区的名分和地位，卒断送了一个有用的青年！其实其惨淡尚不止此，PM 的毁形灭灵，更使人为之不忍，当时我禁不住陪着哭，但是何益！

她现在体质日渐衰弱，终日哭笑无常，有人劝她看佛经，但何处是涅槃？我听说她叫你替她作一篇记述，也好！你有功夫不妨替她写写，使她读了痛痛快快哭一场；久积的郁闷，或可借之一泄！

文菊！

亲爱的朋友！当我读完文菊这封信，正是午夜人静的时候，淡月皎光已深深隐于云被之后，悲风呜咽，以助我的叹息。唉，朋友啊，我常自笑人类痴愚，喜作茧自缚，而我之愚更甚于一切人类。每当风清月白之夜，不知欣赏美景，只知握着一管败笔，为世之伤心人写照，意使洒然之心，满蓄悲楚！故我无作则已，有所作必皆凄苦哀凉之音，岂偌大世界，竟无分寸安乐土，资人欢笑！唉！朋友哟！我不敢责备你毁情绝义以自苦，你为了因你而死的 FN，终日以泪眼洗面，我也绝不敢说你想不开。因为被宰割的心绝不是别人所能想到其痛楚，那末更有何人能断定你的哭是不应该的呢。哭罢，吾友！有眼泪的时候痛快的流，莫等欲哭无泪，更要痛苦万倍了。

你叫我替你作记述，无非要将一腔积闷宣泄。文菊叫我作记述，也不过要借我的酒杯为你浇块垒。这都有益于你的，我又焉敢辞。不过我终不敢大胆为你作传，我怕我的预料不对，我若写得不合你的意，必更增你的惆怅，更觉得你是天涯一孤鸿了。但是我若写得合你的意，我又怕你受了无形的催眠。——只有这封信给你，我对于你同情和推想，都可于此中寻得。你为之欣慰或伤感，我无从得知，只盼你诚实的告诉我，并望你有出我意料外的彻悟消息告诉我！亲爱的朋友！保重罢！

隐自海滨寄

（原载 1926 年《小说月报》第 17 卷第 10 号）

愁情一缕付征鸿

颦：你想不到我有冒雨到陶然亭的勇气吧！妙极了，今日的天气，从黎明一直到黄昏，都是阴森着，沉重的愁云紧压着山尖，不由得我的眉峰蹙起，——可是在时刻挥汗的酷暑中，忽有这么仿佛秋凉的一天，多么使人兴奋！汗自然的干了，心头也不会燥热得发跳；简直是初赦的囚人，四围顿觉松动。

颦！你当然理会得，关于我的僻性，我是喜欢暗淡的光线，和模糊的轮廓，我喜欢远树笼烟的画境，我喜欢晨光熹微中的一切，天地间的美，都在这不可捉摸的前途里，所以我最喜欢“笑而不答心自闲”的微妙人生。雨丝若笼雾的天气，要比丽日当空时玄妙得多呢！

今日我的工作，比任何一天都多，成绩都好。当我坐在

公事房的案前，翠碧的树影，横映于窗间，涮涮的雨滴声，如古琴的幽韵，我写完了一篇温妮的故事，心神一直浸在冷爽的雨境里。

雨丝一阵紧，一阵稀，一直落到黄昏，忽在叠云堆里，露出一线淡薄的斜阳，照在一切沐浴后的景物上，真的，颦！比美女的秋波还要清丽动怜，我真不知怎样形容才恰如其分，但我相信你总领会得，是不是？

这时君素忽来约我到陶然亭去，颦！你当然深切的记得陶然亭的景物，——万顷芦田，翠苇已有人高。我们下了车，慢慢踏着湿润的土道走着，从苇隙里已看见白玉石牌矗立，啊！颦！我的灵海颤动了，我想到千里外的你，更想到隔绝人天的涵和辛。我悲郁的长叹，使君素诧异，或者也许有些惘然了。他悄悄对我望着，而且他不让我多在辛的墓旁停留，真催得我紧！我只得跟着他走了；上了一个小土坡，那便是鹦鹉冢，我蹲在地下，细细辨认鹦鹉曲。颦！你总明白北京城我的残痕最多，这陶然亭，更深深的埋葬着不朽的残痕。五六年前的一个秋晨吧：蓼花开得正好，梧桐还不曾结子，可是翠苇比现在还要高，我们在这里履行最凄凉别宴，自然没有很丰盛的筵席。并且除了我和涵也更没有第三人。我们带来一瓶血色的葡萄酒，和一包五香牛肉干，还有几个辛酸的梅子。我们来到鹦鹉冢旁，把东西放下，搬了两块白石，权且坐下。涵将酒瓶打开，我用小玉杯倒了满满的一盏，鹦鹉冢前，虔诚的礼祝后，就把那一盏酒竟洒在鹦鹉冢旁。这也许没有什么意义，但到如今这印象兀自深印心头呢！

我祭奠鹦鹉以后，涵似乎得了一种暗示，他握着我的手说："音！我们的别宴不太凄凉吗？"我自然明白他言外之

意，但是我不愿这迷信是有证实的可能。我咽住凄意笑道："我闹着玩呢，你别管那些，咱们喝酒吧，你不是说在你离开之先，要在我面前一醉吗？好，涵！你尽量的喝吧。"他果然拿起杯子，连连喝了几杯，他的量最浅，不过三四杯的葡萄酒，他已经醉了——两颊红润得如黄昏时的晚霞。他闭眼斜卧在草地上，我坐在他的身旁，把剩下大半瓶的酒，完全喝了；我由不得想到涵明天就要走了，离别是什么滋味？不孤零如沙漠中的旅人吗？无人对我的悲叹注意，无人为我的不眠嘘唏！我颤抖，我失却一切矜持的力，我悄悄的垂泪。涵睁开眼对我怔视，仿佛要对我剖白什么似的，但他始终未哼出一个字，他用手帕紧紧握住脸，隐隐透出啜泣之声，这旷野荒郊充满了幽厉之凄音。

　　颦！悲剧中的一角之造成，真有些自甘陷溺之愚蠢，但自古到今，有几个能自拔？这就是天地缺陷的唯一原因吧！

　　我在鹦鹉冢旁眷怀往事，心痕暴裂。颦！我相信如果你在跟前，我必致放声痛哭，不过除了在你面前，我不愿向人流泪，况且君素又催我走，结果我咽下将要崩泻的泪液。我们绕过了芦堤，沿着土路走到群冢时，细雨又轻轻飘落，我冒雨在晚风中悲嘘。颦！啊！我实在觉得羡慕你，辛的死，为你遗留下整个的爱，使你常在憬憧的爱园中踯躅，那满地都开着紫罗兰的花，常有爱神出没其中，永远是圣洁的。我的遭遇，虽有些像你，但是比你差逊多了。我不能将涵的骨殖，葬埋在我所愿他葬埋的地方，他的心也许是我的，但除了这不可捉摸的心以外，一切都受了牵掣，我不能像你般替他树碑，也不能像你般，将寂寞的心泪，时时浇洒他的墓土。啊！颦！我真觉得自己可怜！我每次想痛哭，但是没有地方让我恣意的痛哭。你自然记得，我屡次想伴

你到陶然亭去,你总是摇头说:“你不用去吧!”颦!你怜惜我的心,我何尝不知道,因此我除了那一次醉后痛快的哭过,到如今我一直抑积着悲泪,我不敢让我的泪泉溢出。颦!你想这不太难堪吗?世界上的悲情,就有过于要哭而不敢哭的呢?!你虽是怜惜我,但你也曾想到这怜惜的结果吗?!

我也知道,残情是应当将它深深的埋葬,可恨我是过分的懦弱,眉目间虽时时含有英气,可济什么事呢?风吹草动,一点禁不住撩拨啊!

雨丝越来越紧,君素急要回去,我也知道在这里守着也无味;跟着他离开陶然亭。车子走了不远,我又回头前望,只见丛芦翠碧,雨雾幂幂,一切渐渐模糊了。

到家以后,大雨滂沱,君素也不能回去,我们坐在书房里,君素在案上写字,我悄悄坐在沙发上沉思。颦啊!我们相隔千里,我固然不知道你那时在作什么;可是我想你的心魂,日夜萦绕着陶然亭旁的孤墓呢!人间是空虚的,我们这种摆脱不开,聪明人未免要笑我们多余,——有时我自己也觉得似乎多余!然而只有颦你能明白:这绵绵不尽的哀愁,在我们有生之日,无论如何,是不能扫尽抛开的啊!

我向往想作英雄,——但此念越强,我的哀愁越深,为人类流同情的泪,固然比较一切伟大,不过对于自身的伤痕,不知抚摸惆惜的人,也绝对不是英雄。颦,我们将来也许能作到英雄,不过除非是由辛和涵给我们的悲愁中扎挣起来,我们绝不会有受过陶炼的热情,在我们深邃的心田中蒸勃呢!

我知道你近来心绪不好,本不应再把这些近乎撩拨的话对你诉说,然而我不说,便如梗在喉,并且我痴心希望,说

了后可以减少彼此的深郁的烦纡，所以这一缕愁情，终付征鸿，辜啊！请你恕我吧！

云音　七月十五写于灰城。

（选自《蔷薇周刊》第2卷第35期，1927年7月26日）

月 夜 孤 舟

发发弗弗的飘风，午后吹得更起劲，游人都带着倦意寻觅归程，马路上人迹寥落，但黄昏时风已渐息，柳枝轻轻款摆，翠碧的景山巅上，斜辉散霞，紫罗兰的云幔，横铺在西方的天际，他们在松荫下，迈上轻舟，慢摇兰桨，荡向碧玉似的河心去。

全船的人都悄默的看远山群岫，轻吐云烟，听舟底的细水潺湲，渐渐的四境包溶于模糊的轮廓里，远景地更清幽了。

他们的小舟，沿着河岸慢慢地前进，这时淡蓝的云幕上，满缀着金星，皎月盈盈下窥，河上没有第二只游船，只剩下他们那一叶的孤舟，吻着碧流，悄悄地前进。

这孤舟上的人们——有寻春的骄子，有飘泊的归

客,——在咿呀的桨声中,夹杂着欢情的低吟,和凄意的叹息。把舵的阮君在清辉下,辨认着孤舟的方向,森帮着摇桨,这时他们的确负有伟大的使命,可以使人们得到安全,也可以使人们沉溺于死的深渊。森努力拨开牵绊的水藻,舟已到河心。这时月白光清,银波雪浪动了沙的豪兴,她扣着船舷唱道:

“十里银河堆雪浪,
四顾何茫茫?
这一叶孤舟轻荡,
荡向那天河深处,
只恐玉宇琼楼高处不胜寒!
…………
我欲叩苍穹,
问何处是隔绝人天的离恨宫?
奈雾锁云封!
奈雾锁云封!
绵绵恨……几时终!”

这凄凉的歌声使独坐船尾的颦惜然了,她呆望天涯,悄数陨堕的生命之花;而今啊,不敢对冷月逼视,不敢向苍天伸诉,这深抑的幽怨,使得她低默饮泣。

自然,在这展布天衣缺陷的人间,谁曾看见过不谢的好花?只要在静默中掀起心幕,摧毁和焚炙的伤痕斑斑可认,这时全船的人,都觉得灵弦凄紧。虞斜倚船舷,仿佛万千愁恨,都要向清流洗涤,都要向河底深埋。

天真的丽,他神经更脆弱,他凝视着含泪的颦,狂痴的

沙,仿佛将有不可思议的暴风雨来临,要摧毁世间的一切;尤其要捣碎雨后憔悴的梨花,他颤抖着稚弱的心,他发愁,他叹息,这时的四境实在太凄凉了!

沙呢!她原是飘泊的归客,并且归来后依旧飘泊,她对着这凉云淡雾中的月影波光,只觉幽怨凄楚,她几次问青天,但苍天冥冥依旧无言!这孤舟夜泛,这冷月只影,都似曾相识——但细听没有灵隐深处的钟磬声,细认也没有雷峰塔痕,在她毁灭而不曾毁灭尽的生命中,这的确是一个深深的伤痕。

八年前的一个月夜,是她悄送掉童心的纯洁,接受人间的绮情柔意,她和青在月影下,双影厮并,她那时如依人的小鸟,如迷醉的荼蘼,她傲视冷月,她窃笑行云。

但今夜啊!一样的月影波光,然而她和青已隔绝人天。让月儿蹂躏这寞落的心,她扎挣残喘,要向月姊问青的消息,但月姊只是阴森的惨笑,只是傲然的凌视,——指示她的孤独。唉!她枉将凄音冲破行云,枉将哀调深渗海底,——天意永远是不可思议!

沙低声默泣,全船的人都罩在绮丽的哀愁中。这时船已穿过玉桥,两岸灯光,映射波中,似乎万蛇舞动,金彩飞腾,沙凄然道:“这到底是梦境?还是人间?”

颦道:“人间便是梦境,何必问哪一件是梦,哪一件非梦!”

“啊!人间便是梦境,但不幸的人类,为什么永远没有快活的梦,……这惨愁,为什么没有焚化的可能?”

大家都默然无言,只有阮君依然努力把舵,森不住的摇桨,这船又从河心荡向河岸。“夜深了,归去罢!”森仿佛有些倦了,于是将船儿泊在岸旁,他们都离开这美妙的月影波

光，在黑夜中摸索他们的归程。

月儿斜倚翡翠云屏，柳丝细拂这归去的人们，——这月夜孤舟又是一番梦痕！

（选自《蔷薇周刊》第2卷第26期，1927年5月24日出版）

醉　　后

最是恼人拚酒，欲浇愁偏惹愁！回看血泪相和流——

我是世界上最怯弱的一个，我虽然硬着头皮说“我的泪泉干了，再不愿向人间流一滴半滴眼泪”，因此我曾博得“英雄”的称许，在那强振作的当儿，何尝不是气概轩昂……

北京城重到了，黄褐色的飞尘下，掩抑着琥珀墙，琉璃瓦的房屋，疲骡瘦马，拉着笨重的煤车，一步一颠的在那坑陷不平的土道上，努力地走着；似曾相识的人们，坐着人力车，风驰电掣般跑过去了……一切不曾改观。可是疲惫的归燕啊，在那堆浪涌波掀的灵海里，都觉到十三分的凄惶呢！

车子走过顺城根，看见三四匹矮驴，摇动着它们项下琅琅的金铃，傲然向我冷笑，似笑我转战多年的败军，还鼓得

起从前的兴致吗……

正是一个旖旎美妙的春天，学校里放了三天春假，我和涵、盐、琪四个人，披着残月孤星，和迷蒙的晨雾奔顺城根来。雇好矮驴，跨上驴背，轻扬竹鞭，得得声紧，西山的路上骤见热闹。这时道旁笼烟含雾的垂柳枝，从我们的头上拂过，娇鸟轻啭歌喉，朝阳美意酣畅，驴儿们驼着这欣悦的青春主人，奔那如花如梦的前程，是何等的兴高采烈。……而今怎堪回首！归来的疲燕，裹着满身漂泊的悲哀；无情的瘦驴！请你不要逼视吧！

强抑灵波，防它捣碎了灵海，及至到了旧游的故地，暗淡白墙，陈迹依稀可寻，但沧桑几经的归客，不免被这荆棘般的陈迹，刺破那不曾复元的旧伤，强将泪液咽下，努力的咽下；我曾被人称许我是"英雄"哟！

我静静在那里忏悔，我的怯弱，为什么总打不破小我的关头。我记得：我曾想象我是"英雄"的气概，手里拿着明晃晃的雌雄剑，独自站在喜马拉雅的高峰上，傲然的下视下寰，仿佛说：我是为一切的不平，而牺牲我自己的；我是为一切的罪恶，而挥舞我的双剑的啊！"英雄"，伟大的英雄，这是多么可崇拜的，又是多么可欣慰的呢！

但是怯弱的人们，是经不起撩拨的。我的英雄梦正浓酣的时候，波姊来叩我的门，同时我久闭的心门，也为她开了。为什么四年不见，她便如此的憔悴和消瘦？她安然的说："你还是你啊！"她这一句话，好像是利刃，又好像是百宝匙；她掀开我秘密的心幕，她打开我勉强锁住的泪泉，与一切的烦恼，但是我为了要证实是英雄，到底不曾哭出来。

我们彼此矜持着，默然坐夜来了。于是我说："波，我们喝它一醉吧！何若如此扎挣，酒可以蒙盖我们的脸面！"波

点头道,“我早预备陪你一醉。”于是我们如同疯了一般,一杯,一杯,接连着向唇边送,好像鲸吞鲵饮。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一小坛子的酒吃光了,可是我还举着杯“酒来！酒来!”叫个不休！波握住我拿杯子的手说:“隐！你醉了;不要喝了吧!”我被她一提醒,才知道我自己的身子,已经像驾云般支持不住,伏在她的膝上,唉！我一身的筋肉松弛了,我矜持的心解放了。风寒雪虐的春申江头,涵撒手归真的印影,我更想起萱儿还不曾断奶,便离开她的乳母,扶她父亲的灵柩归去。当她抱着牛奶瓶,宛转哀啼时,我仿佛是受绞刑的荼毒;更加着吴松江的寒潮凄风,每在我独伴灵帏时,撕碎我抖颤的心。……一向茹苦含辛的扎挣自己,然而醉后,便没有扎挣的力量了。我将我泪泉的水闸开放了,干枯的泪池,立刻波涛汹涌。我尽量地哭,哭那已经摧毁的如梦前程,哭那满尝辛苦的命运,唉！真痛恨啊,我一年以来,不曾这样哭过,但是苦了我的波姊,她也是苦海里浮沉的战将,我们可算是一对“天涯沦落人”。她呜咽着说:“隐！你不要哭了,你现在是作客,看人家忌讳！你扎挣着吧！你若果要哭,我们到空郊野外哭去,我陪你到陶然亭哭去,那里是我埋愁葬恨的地方,你也可以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在那里我们可尽量的哭,把天地哭毁灭也好,只求今天你咽下这眼泪去罢!”惭愧！我不知英雄气概抛向哪里去了,恐怕要从喜马拉雅峰,直堕入冰涯愁海里去。我仍然不住地哭,那可怜双鬓如雪的姨母,也不住为她不幸的甥女,老泪频挥,她颤抖着叹息着,于是全屋里的人,都悄默地垂着泪！可怜的萱儿,她对这半疯半醉的母亲,小心儿怯怯的惊颤着,小眼儿怔怔的呆望着,啊！无辜的稚子,母亲对不住你,在别人面前,纵然不英雄些,还没有多大羞愧,只有在萱儿

面前不英雄，使她天真未凿的心灵里，了解伤心，甚至于陪着流泪，我未免太忍心，而且太罪过了。后来萱儿投在我的怀里，轻轻的将小嘴，吻着泪痕被颊的母亲，她忽然哭了！唉！我诅咒我自己，我愤恨酒，它使我怯弱，使我任性，更使我羞对我的萱儿！我决定止住我的泪液。我领着萱儿走到屋里，只见满屋子月华如水，清光幽韵，又逗起我无限的凄楚，在月姊的清光下，我们的陈迹太多了！我们曾向她诚默的祈祷过；也曾向她悄悄的赌誓过，但如今，月姊照着这飘泊的只影，他呢——人间天上。我如饿虎般的愤怒，紧紧掩上窗纱，我搂着萱儿悄悄的躲在床上。我真不敢想象月姊怎样奚落我。不久萱儿睡着了，我仿佛也进了梦乡，只觉得身上满披着缟素，独自站在波涛起伏的海边，四顾辽阔，没有岸际，没有船只，天上又是蒙着一层浓雾，一切阴森的。我正在彷徨惊惧的时候，忽见海里涌起一座山来，削壁玲珑，峰崖峻崎，一个女子披着淡蓝色的轻绡，向我微笑点头唱道：

独立苍茫愁何多？
抚景伤飘泊！
繁华如梦，
姹紫嫣红转眼过！
何事伤飘泊！

我听那女子唱完了，正要向她问明来历，忽听霹雳一声，如海倒山倾，吓了我一身冷汗，睁眼一看，波姊正拿着醒酒汤，叫我喝。我恰一转身，不提防把那碗汤碰泼了一地，碗也打得粉碎，我们都不禁笑了。波姊说：“下回不要喝酒

吧，简直闹得满城风雨！……我早想到见了你，必有一番把戏，但想不到闹得这样凶！还是扎挣着装英雄吧！”

“波姊！放心吧！我不见你，也没有泪，今天我把整个儿的我，在你面前赤裸裸的贡献了，以后自然要装英雄！”波姊拍着我的肩说：“天快亮了，月亮都斜了，还不好好睡一觉，病了又是白受罪！睡吧！明天起大家努力着装英雄吧！”

（选自《曼丽》集，北京古城书社1928年1月版）

祭献之辞[1]

唉！这是怎样悲惨而深刻的一个伤痕啊！评梅！月色是寒凉如冰，宇宙是深沉静默；你就在那时候悄悄地走了。我记得那夜，我刚睡下，就接到你舅父的电话，说是你病情危急，唉！我的心颤抖了，我的神经紊乱了，直等到森弟叫了汽车来，催我快走，我仿佛恶梦初醒。唉！评梅，我真不信你去得这样决绝，人间诚然是苦海，不过你这二十余年，寄息于其中，难道真没有一点依恋吗！但是天心不可测，我知道你的去，也是一半欢喜一半悲愁呢，是不是？

汽车转瞬到了医院门口，一片寒光，照在那庄严而冷森的大楼上；我感到凄凉了。一直含着泪走到你的病室，远远

① 该文是庐隐为挚友、著名女诗人石评梅不幸病逝而写的。

的已看见看护们手忙脚乱的样子，我吓极了，心想难道已经完了吗？我深夜赶来，终不能见你最后的一瞬吗？唉！天啊！这时我流着泪忙忙进了那个小门，看护正在给你擦痰，我知道你还在人间；这时我暗暗的祷祝上帝，我求他施出惊人的神通，将你游丝般的生命挽回；那时你喉头的痰，不住的作响，你的气息十分急促，脸色惨白极了，好像枯蜡，上神也散了，看护将你手拿出来按了按脉，也叹息了，摇头了，她低声告诉我：脉没有了，唉！评梅！上帝是无灵的，命运是不可换回的。我忍着惨痛看着你咽了那最后的一口气。唉！太可怜了！你将头往枕上一放，二十余年的生命便这样收束了，那时我还怔怔站在你的面前，我辨不出是梦是真；我看着你惨白的面靥，低垂的睫毛，和散乱的黑发，这一切不久都要化为灰尘，但是我愿它们都深深印入我的脑膜，但是医生不容我多看，他叹着气，将白色的被单遮住你的脸。唉！评梅！天从人间夺去了你；医生又从我眼睛里夺去了你，可怜我感到世界的空虚了。我禁不住放声痛哭，你的舅父，森弟也都向着你的尸骸前哭；但是哭有什么用呢？天是永远不为这悲哀的哭声而动心的啊！一切都只是冷酷尊严的对着我们。后来看护来劝我出去歇歇，并且她还劝我说："你不要太为她悲苦，她得了这病，纵使好了，也要残废的。……这样一想她不是死还快活吗？"不错，她的话很有道理，并且我相信你自己也一定感到，死比生乐，如果灵魂是不灭的话；你在另一个世界，遇到你的宇哥，也许这时正在高唱凯歌呢。但是评梅你丢下凄苦的清姑隐姊，她们太可怜了！还有你白发婆娑的两老，他们更需要你，你竟忍心放下走了，从此以后，他们接不到你的信；你的慈母到了暑假，也看不见你回去，你想到她老人家含着泪，替你预备

床褥时的情景,你真能不动心吗?唉!评梅你纵使看轻这些,不值留恋的恋情;但是你所希望的事业你也决然不顾吗"唉!评梅,这一些疑问,你能答复我吗?而今是人天路隔了,若要相逢,除非梦里,希望你给我一个极清楚的梦吧!可怜我只敢有这一点希望啊!

你死去的消息,传遍以后,没有一个认识你的人,不为你恸哭,最可怜的,是你教的那群天真的小女孩们;她们叫着"先生"不住的痛哭。她们纯洁天真的小心,感到悲哀了。你装殓的时候,她们流着泪替你穿衣服,评梅!这一点应当骄傲了!这一些纯洁的天使,用她们极热烈的真诚之泪,来洗涤你在世的伤痕和劳绩,你大约可以安慰了吧!

现在我再告诉你白屋的情形,我记得从前每次来学校上课,当我开白屋门看不见你时;我心里就不知不觉的怅惘,有时并后悔,我今天来得太早,坐在这白屋里,又凄凉,又寂寞,由不得想起五六年前,白屋里的种种:那时候我们的交情,还是很普泛的,见面时除非谈些没要紧的话,其余的时候,便互相缄默着,那时我对于你的生平不很了解,我为了自己颠沛的命运,常口艳羡你的幸福。不过有的时候,你一种难言的苦情的表露,很使我惊奇过,但我以为是我自己的误解;所以一直不敢向你动问,并且连我自己,那时纠纷难解决的恋爱问题,也不敢向你进露一字半句。因此我们只有相视无言,后来我决定走了,决定去作绝大的牺牲了,你才含着凄苦的微笑对我说:"隐姊,我佩服你,你是英雄,你胜利了!我真不如你!"当时我听了这话,心里一惊;莫非你也处在我这种进退皆难的环境吗?我想问你个究竟,又怕你不愿对我说,我只得不说什么,离开了白屋,第二天我也就离开了北京!你那时还到车站去送我,我看见你

含着眼泪……唉！评梅，就在这一刹那间，我们的灵魂沟通了，在这广漠冷淡的人间，能够无意之中，得到一个知己，也算是幸福了。但是昔日所认为的幸福，就是今日的苦痛，如果我们始终只是普泛的认识，你今日的绝然而去，我也不过说一声“可惜”完毕。现在呢，你的死竟刻上一道极深刻的伤痕，在我创痛的心上，唉！评梅，你的隐姊真太可怜了，你知道我这几年来，所受的苦痛，是接二连三的不断啊！在你病的时候，正是我哥哥，丢下我年轻的嫂嫂，和幼小的侄子们死去的时候。你想我那时的惨痛，向谁去诉说？还不是咽着眼泪，到学校去上课吗？有时候极想放声痛哭，但是怕别人忌讳讨厌，只得努力的忍下去，到夜深时，悄悄的在枕上流泪。唉！评梅！你从前总觉得你是孤苦的，但是你还有爱你的父母，还有许多了解你爱重你的朋友。说到你可怜的隐姊，那就太悲惨了！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个稚小的萱是她的亲人，父母呢，早已抛下她去了！现在爱她的哥哥，了解她的朋友，也都抛下她去了。唉！叫她怎忍回头过去，细想将来！唉！评梅，你从前曾允许为我料理后事，整理遗稿，立碑作传，现在你竟去了，这一切你所应许我的，反倒叫我替你办，天啊！这是怎么个安排啊！——唉！评梅，我每天来到不堪回首的白屋时，我便不禁泣然了，我坐在那长方桌的旁边，我总感觉到你是在我的对面。但是抬头细看，哪里有你的影子呢？有的只是那脑海中的幻影啊！有时我听见门外有高底鞋走路的声音，我总以为是你来了，然而每次我都是因失望而悲哀。有时我照着你常照的那面小镜子，我总觉你站在我的身后呢，于是我急转过身来寻觅；唉！斗室凄清，又哪里有你的影子啊！唉！评梅！这仅仅是一所小的白屋，但是它装了我们俩悲哀和欢笑，在这小白屋中，

你看见过我胜利的微笑；在这小白屋中，你看见过我悄流悼亡的泪。唉！仅仅四五年间，我们尝尽人间的酸甜苦辣的滋味，这一次我千里归来，本想和你相依以终。在这悲苦的运命中，互相鼓励，互相安慰，天公虽然刻残，我们也就感谢它，对于我们的意外厚遇了！谁知道，并这一点小小的希望，最后也只是一场幻梦！唉！评梅！我这样不幸的人，还配更说什么！

本来像我们这样凄苦的生命，早点收束了也罢！不过你呢，曾经为了白发高堂，强饭自爱。我似乎一无所恋了，但是现在我又为了萱努力地扎挣，我几次想到死，但我一想到我死后萱的孤苦可怜，我的心便又软了；我不愿意死了；我要扎挣着，受尽人间的凌虐，看她长大成人，……唉！这岂是容易忍受的磨难；不过天知道！我为萱我愿意咬着牙忍受下去。

唉！评梅，我的哀苦也不愿再向你深说了，现在我再报你一个惨痛的消息，昨天我接到清妹一封快信，她为了你的死，哀痛将要发狂。她说“梅姊的死至少带去我半个生命”！并且她还要从南方来哭你埋葬你。我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一直担着惊恐，清妹年来的命运太凄苦，天现在更夺去她的梅姊，她小的双肩，怎样担得起这巨重的哀愁！……唉！评梅，这几年来，天为什么特别和我们这几个可怜的女孩过不去呢！使我们尝尽苦恼，使我们受尽揶揄；最难堪的，要算负着创伤的心，还得在人前强为欢笑；在冷酷的人们面前装英雄。眼泪倒流，只有自己知道，唉！评梅你算是解脱了！但是我们呢，从前虽然悲苦，还有你知道，眼泪有时还可以向你流，你虽然也只是陪着我们流泪，可是已足够安慰我们了，现在呢，唉！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评梅，我真

恨世界，设如有轮回的话，我愿生生世世不再作人！评梅！我诚然“只有梅花知此恨”，然而梅花已经仙去，你叫我向谁说？

你埋葬的地方，我们知道你一定愿在陶然亭，我们也愿意你以陶然亭，因为那个地方正配你埋魂，并且又有宇哥伴你，你也不寂寞。不过现在我们还不敢把你死的消息，告诉你白发双亲，暂且我们也不敢就决定把你埋葬在那里，但是评梅你放心！我们总当设法使你如愿！

你的稿件，我当和清妹与你整理，作序，付印，将来的版税，自然要交给你的慈母。你的遗物：书，都放在学校的图书馆，留个永久的纪念，其他的东西，都交给你的舅父带回。

唉！评梅你的一切身后事，我们是这样料理的，你满意吗？望梦中告诉我们！

这几天秋风凄厉，万象萧森，也正如你可怜的朋友们的心情。评梅！你知道吗！

今天是死后的三七，我含着眼泪，写这一篇祭献之词，敬献你在天之灵。唉！评梅……“万劫千生再见难，小影心头葬……”天实为之，我复何言！完了！完了！除非地球毁灭，此恨宁有已时！

（原载《世界日报·石评梅女士纪念特刊》，1928年12月印行）

夜的奇迹

宇宙僵卧在夜的暗影之下，我悄悄地逃到这黝黑的林丛，——群星无言，孤月沉默，只有山隙中的流泉潺潺溅溅的悲鸣，仿佛孤独的夜莺在哀泣。

山巅古寺危立在白云间，刺心的钟磬，断续的穿过寒林，我如受弹伤的猛虎，奋力地跃起，由山麓窜到山巅。我追寻完整的生命，我追寻自由的灵魂，但是夜的暗影，如厚幔般围裹住，一切都显示着不可挽救的悲哀。吁！我何爱惜这被苦难剥蚀将尽的尸骸？我发狂似的奔回林丛，脱去身上血迹斑斓的征衣，我向群星忏悔，我向悲涛哭诉！

这时流云停止了前进，群星忘记了闪烁，山泉也住了鸣咽，一切一切都沉入死寂！

我绕过丛林，不期来到碧海之滨，啊！神秘的宇宙，在

这里我发现了夜的奇迹！

黝黑的夜幔轻轻地拉开，群星吐着清幽的亮光，孤月也踯躅于云间，白色的海浪吻着翡翠的岛屿，五色缤纷的花丛中隐约见美丽的仙女在歌舞。她们显示着生命的活跃与神妙。

我惊奇，我迷惘，夜的暗影下，何来如此的奇迹！

我怔立海滨，注视那岛屿上的美景，忽然从海里涌起一股凶浪，将岛屿全个淹没，一切一切又都沉入在死寂！

我依然回到黝黑的林丛，——群星无言，孤月沉默，只有山隙中的流泉潺潺溅溅的悲鸣，仿佛孤独的夜莺在哀泣。

吁！宇宙布满了罗网，任我百般扎挣，努力的追寻，而完整的生命只如昙花一现，最后依然消逝于恶浪，埋葬于尘海之心。自由的灵魂，永远是夜的奇迹！——在色相的人间，只有污秽与残骸，吁！我何爱惜这被苦难剥蚀将尽的尸骸——总有一天，我将焚毁于我自己郁怒的灵焰，抛这不值一钱的脓血之躯，因此而释放我可怜的灵魂！

这时我将摘下北斗，抛向阴霾满布的尘海。

我将永永歌颂这夜的奇迹！

（选自《华严月刊》1929年第1卷第1期）

星　　夜

在璀璨的明灯下，华筵间，我只有悄悄地逃逝了，逃逝到无灯光，无月彩的天幕下。丛林危立如抑影，星光闪烁如幽萤，不必伤繁华如梦，——只这一天寒星，这一地冷雾，已使我万念成灰，心事如冰！

唉?！天！运命之神！我深知道我应受的摆布和颠连，我具有的是夜莺的眼，不断的在密菁中寻觅，我看见幽灵的狞羡，我看见黑暗中的灵光！

唉！天！运命之神！我深知道我应受的摆布与颠连，我具有的是杜鹃的舌，不断的哀啼于花荫。枝不残，血不干，这艰辛的旅途便不曾走完！

唉！天！运命之神！我深知道我应受的摆布与颠连，我具有的是深刻惨凄的心情，不断的追求伤毁者的呻吟与

悲哭——这便是我生命的燃料，虽因此而灵毁而灰，亦无所怨！

唉！天！运命之神！我深知道我应受的摆布与颠连，我具有的是血迹狼藉的心和身，纵使有一天血化成青烟。这既往的鳞伤，料也难掩埋！咳！因之我不能慰人以柔情，更不能予人以幸福，只有这辛辣的心锥时时刺醒人们绮丽的春梦，将一天欢爱变成永世的咒诅！自然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报复！

在璀璨的明灯下，华筵间，我只有悄悄逃逝了！逃逝到无灯光，无月彩的天幕下。丛林无光如鬼影，星光闪烁如幽萤，我徘徊黑暗中，我踯躅星夜下，我恍如亡命者，我恍如逃囚，暂时脱下铁锁和镣铐。不必伤繁华如梦——只这一天寒星，这一地冷雾，已使我万念成灰，心事如冰！

（选自《华严月刊》1929年第1卷第2期）

春的警钟

不知那一夜，东风逃出它美丽的皇宫，独驾祥云，在夜的暗影下，窥伺人间。

那时宇宙的一切正偃息于冷凝之中，东风展开它的翅儿向人间轻轻扇动，圣洁的冰凌化成柔波，平静的湖水唱出潺溅的恋歌！

不知那一夜，花神离开了她庄严的宝座，独驾祥云，在夜的暗影下，窥伺人间。

那时宇宙的一切正抱着冷凝枯萎的悲伤，花神用她挽回春光的手段，剪裁绫罗，将宇宙装饰得嫣红柔绿，胜似天上宫阙，她悄立万花丛中，赞叹这失而复得的青春！

不知那一夜，司钟的女神，悄悄地来到人间！

那时人们正饮罢毒酒，沉醉于生之梦中，她站在白云端

里敲响了春的警钟。这些迷惘的灵魂，都从梦里惊醒，呆立于尘海之心，——风正跳舞，花正含笑，然而人类却失去了青春！

他们的心已被冰凌刺穿，他们的血已积成了巨澜，时时鼓起腥风吹向人间！

但是司钟的女神，仍不住声地敲响她的警钟，并且高叫道：

“青春！青春！你们要捉住你们的青春！
它有美丽的翅儿，善于逃遁，
在你们踌躇的时候，它已逃去无踪！
青春！青春！你们要捉住你们的青春！”
世界受了这样的警告，人心撩乱到无法医治。
然而，不知那一夜，东风已经逃回它美丽的皇宫。
不知那一夜，花神也躲避了悲惨的人间！
不知那一夜，司钟的女神，也不再敲响她的警钟！
青春已成不可挽回的运命，宇宙从此归复于萧杀沉闷！

（选自《华严月刊》1929年第1卷第4期）

云鸥情书选[1]

二　寄异云

信收到了，诗尚未寄来，想因挂号耽误之故吧。

承你鼓舞我向无结果人生路上强为欢笑，自然是值得感激的；不过，异云，神经过敏的我，觉得你不说悲观是不自然的……什么是奋斗？什么是努力？反正一句话，无论谁在没有自杀或自然的死去之先，总是在奋斗在努力，不然便一天也支持不过去的。

① 鸥即冷鸥，就是庐隐；云即异云，李唯建，庐隐的丈夫。1931年上海神州国光社以《云鸥情书集》为名出版二人的情书68封，这里选其中的8封。

异云，我告诉你，我并不畏缩，我虽屡经坎坷，汹浪，恶涛，几次没顶，然而我还是我，现在依然生活着；至于说我总拿一声叹息一颗眼泪去罩笼宇宙，去解释一切，那只怪我生成戴了这副不幸的灰色的眼镜，在我眼睛里不能把宇宙的一切变得更美丽些，这也是无办法的事。至于说悲观有何用——根本上我就没有希望它有用，——不过情激于中，自然的流露于外，不论是“阳春白雪”或“下里巴歌”，总而言之，心声而已。

我一生别的不敢骄人，只有任情是比一切人高明。我不能勉强敷衍任何人，我甚至于不愿见和我不洽合的人，我是这样的，只有我，没有别人；换言之，我的个性是特别顽强，所以我是不容易感化的，而且我觉得也不必勉强感化。世界原来是种种色色的，况悲切的哀调是更美丽的诗篇，又何必一定都要如欢喜佛大开笑口呢？异云，我愿你不要失去你自己，——不过，如果你从心坎里觉得世界是值得歌颂的，那自然是对的；否则不必戴假面具——那太苦而且无聊！

我们初次相见，即互示以心灵，所以我不高兴打诳语，直抒所欲言，你当能谅我，是不是？

再说罢，祝你

快乐！

冷　鸥

四　寄异云

云弟：

放心！我一切都看得雪亮，绝不至误会你！

人间虽然污浊,但是黑暗中也未尝没有光明;人类虽然渺小,但在或种环境之中也未尝没有伟大。云弟,我们原是以圣洁的心灵相结识,我们应当是超人间的情谊,我何至那么愚钝而去误会你,可怜的弟弟,你放心吧,放心吧!

人与人的交接不得已而戴上假面具,那是人间最残酷最可怜的事实,如果能够在某一人面前率真,那就是幸福,所以你能在我面前不虚伪,那是你的幸福,应当好好地享受。

什么叫疯话?——在一般人的意义(解释疯狂的意义之下)你自然难免贤者之讥;但在我觉得这疯话就是一篇美的文学,——至少它有着真诚的情感吧。

但是云弟,你入世未深,你年纪还小,恐怕有那么一天你的疯话将为你的经验和苦难的人生而陶铸成了假话呢!到那时候,才是真正可悲哀的,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现在一般社会上的人物,哪一个是有着活泼生动的心灵?哪一个不是行尸走肉般在光天化日之下转动着?唉!愚钝本是人类的根性,佛家所谓"真如"早已被一切的尘浊所遮掩了,还有什么可说?

其实我也不比谁多知道什么,有的时候我还要比一切愚钝的人更愚钝,不过我有一件事情可以自傲的:就是无论在什么环境中,我总未曾忘记过"自我"的伟大和尊严;所以我在一般人看起来是一个最不合宜的固执人,而在我自己,我的灵魂确因此解放不少,我除非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总是行我心之所安——这就是我现在还能扎挣于万恶的人间绝大的原因。云弟,我所能指导你的不过如是而已!

你是绝对主情生活的人,这种人在一方面说是很伟大很真实的,但在另一方面说,也是最苦痛最可怜的;因为理

智与情感永远是冲突的,况且世界上的一切事实往往都穿上理智的衣裳,在这种环境下之,只有你一个人骑着没有羁勒的天马,到处奔驰,结果是到处碰钉子——这话比较玄妙,我可以举一件事实证明我的话是对的:比如你在南方饭店里所认识的某女士,在你不过任一时的情感说一两句玩话罢了,而结果?别人就拿你的话当作事实,然后加以理智的批评,因之某博士也不高兴你,某诗人也反对你,弄到现在,你自己也进退两难——这个大概够你受了吧?——所以,云弟,我希望你以后稍微冷静点,一般没什么智识的女子,她们不懂得什么神秘,她们可以把你一两句无意的话当作你对她们表示情爱的象征呢!——世路太险恶,天真的朋友,你要留心荆棘的刺伤呢。

云弟,你是极聪明的人,所以你比谁都疯狂,——自然这话也许你要笑我偷自"天才即狂人"的一句话;不过,我确也很了解这话的意义。所谓天才,他的神光与人不同,他的思想是超出人间的,而一般的批评家却是地道的人间的人,那些神秘惊奇的事迹在他们眼里看来自然是太陌生,又焉得不以疯子目之呢?

可是我并不讨厌疯子,我最怕那方行矩步的假人物。——在中国诗人中我最喜欢李太白和苏东坡,我最讨厌杜甫和吴梅村;在外国诗人中我所知道有限,可是我很喜欢雪莱——这也许就是我们能够共鸣的缘故吧。

天地间的东西最神秘的,是无言之言,无声之声,就是你所说的沉默。中国有一句成语说"无限心头事,都在不言中"。所谓沉默的时候,就是包容宇宙一切的时候,这时候是超人间的,如醉于美酒后的无所顾忌飘逸美满的心情,云,你说对不对?再谈吧,祝你

高兴！

冷　鸥

二四　寄异云

云：

今晚电话里你说曾寄信给我，当时我很急地跑回家，而信还没有送到，不知你什么时候寄的。电话又坏了，听不清楚，真使人不高兴。云，你知道我的心是怎样不定呢。

云，我常常虔诚地祈祷，我不希冀人间的富贵虚荣，我只愿我俩中间永远不要有一些隔膜，即使薄于蝉翼的薄膜也不能使它存在，你能允许我吗？

我来到世界上所经的坎坷太多了，并且愈向前走，同路的人愈少，最后我是孤单的，所以我常常拚命蹂躏自己。自从认识你以后，你是那样的同情我，慰藉我，使我绝处逢生，你想我将如何惊喜！我极想抓住你——最初我虽然不敢相信我能，但是现在我觉得我非抓住你不可，因为你，我可以增加生命的勇气与意义；因为你，我可以为世界所摒弃而不感到凄惶；因为你，我可以忍受人们的冷眼。在这个世界，只要有一个知己，便一切都可无畏，便永远不再感到孤单。云，你想我是怎样的需要你呢？

你今天回学校以后心情怎样？望你能安心写诗，能高兴生活。我今天也写了一些稿子，不过天气太热，下午人不大好过，曾经发过痧，但不久就好了。你的身体怎样呢？云，我时常念着你啊！

再谈吧，祝你

高兴

冷　鸥

二九　寄异云

亲爱的：

我渴，我要喝翡翠叶上的露珠；我空虚，我要拥抱温软的玉躯；我眼睛发暗，我要看明媚的心光；我耳朵发聋，我要听神秘的幽弦。啊！我需要一切，一切都对我冷淡，可怜我，这几天的心徬徨于忧伤。

我悄对着缄默阴沉的天空虔诚地祷祝，我说："万能的主上帝，在这个世界里，我虽然被万汇摒弃，然而荼毒我的不应当是你，我愿将我的生命宝藏贡献在你的丹墀，我将终身作你的奴隶，只求你不要打破我幻影的倩丽！"

但是万能的主上帝说："可怜的灵魂啊，你错了，幸福与坎坷都在你自己。"

啊，亲爱的，我自从得到神明的诏示后，我不再作无益的悲伤了。现在我要支配我的生命，我要装饰我的生命，我便要创造我的生命。亲爱的，我们是互为生命光明的宝灯，从今后我将努力的挹住你在我空虚的心宫——不错，我们只是"一"，谁能够将我们分析？——只是恶剧惯作的撒旦，他用种种的法则来隔开我们，他用种种阴霾来遮掩我们，故意使我们猜疑，然而这又何济于事？法则有破碎的时候，阴霾有消散的一天，最后我们还是复归于"一"。亲爱的，现在我真的心安意定，我们应当感谢神明，是它给了我们绝大的恩惠。

我们的生命既已溶化为"一"，哪里还有什么伤痕？即使自己抓破了自己的手，那也是无怨无忌，轻轻的用唇——

温气的唇，来拭净血痕，创伤更变为神秘。亲爱的，放心吧，你的心情我很清楚，因为我们的心弦正激荡着一样的音浪。愿你千万不要为一些小事介意！

这几天日子过得特别慢，星期(天)太不容易到了。亲爱的，你看我是怎样的需要你啊。你这几天心情如何？我祝福你

快乐

鸥

三一　寄异云

亲爱的——

你瞧！这叫人怎么能忍受？灵魂生着病，环境又是如是的狼狈，风雨从纱窗里一阵一阵打进来，屋顶上也滴着水。我蜷伏着，颤抖着，恰像一只羽毛尽湿的小鸟，我不能飞，只有失神的等候——等待着那不可知的命运之神。

我正像一个落水的难人，四面汹涌的海浪将我紧紧包围，我的眼发花，我的耳发聋，我的心发跳，正在这种危急的时候，海面上忽然飘来一张菩提叶，那上面坐着的正是你，轻轻地悄悄地来到我的面前，温柔地说道："可怜的灵魂，来吧！我载你到另一个世界。"我惊喜的抬起头来，然而当我认清楚是你时，我怕，我发颤，我不敢就爬上去。我知道我两肩所负荷的苦难太重了，你如何载得起？倘若不幸，连你也带累得沦陷于这无边的苦海，我又何忍？而且我很明白命运之神对于我是多么严重，它岂肯轻易地让我逃遁？因此我只有低头让一个一个白银似的浪花从我身上踏过。唉。我的爱，——你真是何必！世界并不少我这样狼狈的

歌者,世界并不稀罕我这残废的战士,你为甚么一定要把我救起,而且你还紧紧的将我搂在怀里,使我听见奇秘的弦歌,使我开始对生命注意!

啊,多谢你,安慰我以美丽的笑靥,爱抚我以柔媚的心光,但是我求你不要再对我遮饰,你正在喘息,你正在扎挣,——而你还是那样从容地唱着摇篮曲,叫我安睡。可怜!我哪能不感激你,我哪能不因感激你而怨恨我自己?唉!我为什么这样渺小?这样自私?这样卑鄙?拿爱的桂冠把你套住,使你吃尽苦头?——明明是砒霜而加以多量的糖,使你尝到一阵苦一阵甜,最后你将受不了荼毒而至于沦亡。

唉,亲爱的,你正在为我柔歌时,我已忍心悄悄地逃了,从你温柔的怀里逃了,甘心为冷硬的狂浪所淹没。我昏昏沉沉在万流里飘泊,我的心发出忏悔的痛哭,然而同时我听见你招魂的哀歌。

爱人,世界上正缺乏真情的歌唱。人与人之间隔着万重的铜山,因之我虔诚地祈求你尽你的能力去唱,唱出最美丽最温柔的歌调,给人群一些新奇的同感。

我在苦海波心不知飘泊几何岁月,后来我飘到一个孤岛上,那里堆满了贝壳和沙砾,我听着我的生命在沙底呻吟,我看着撒旦站在黑云上狞笑。啊,我为我的末路悲悼,我不由得跪下向神明祈祷,我说:“主啊!告诉我,谁藏着玫瑰的香露?谁采撷了智慧之果?……一切一切,我所需要的,你都告诉我!你知道我为追求这些受尽人间的坎坷!……现在我将要回到你的神座下,你可怜我,快些告诉我吧!”

我低着头,闭着眼,虔诚地等候回答,谁想到你又是那

样轻轻地悄悄地来了！你热烈地抱住我说："不要怕，我的爱！……我为追求你，曾跋涉过海底的宫阙，我为追求你，曾跑遍山岳；谁知那里一切都是陌生，一切都是飘渺，哪有你美丽的倩影？哪有你熟习的声音？于是我夜夜唱着招魂的哀歌，希翼你的回应；最后我是来到这孤岛边，我是找到了你！啊，我的爱，从此我再不能与你分离！"

啊，天！——这时我的口发渴，我的肚子饥饿，我的两臂空虚，——当你将我引到浅草平铺的海滨——我没有固执，我没有避忌，我忘记命运的残苛；我喝你唇上的露珠，我吃你智慧之果，我拥抱你温软的玉躯。那时你教给我以世界的美丽，你指点我以生命的奥义，唉，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然而，吾爱，你不要惊奇，我要死——死在你充满灵光漾溢情爱的怀里，如此，我才可以伟大，如此我才能不朽！

我的救主，我的爱，你赐予我的如是深厚，而你反谦和的说我给你的太多太够！

然而我相信这绝不是虚伪，绝不是世人所惯用的技巧，这是伟大的爱所发扬出来的彩霓！——美丽而协和，这是人类世界所稀有的奇迹！

今后人世莫非将有更美丽的歌唱，将有更神秘的微笑吗？我爱，这都是你的力量啊！

前此撒旦的狞笑时常在我心中徘徊，我的灵魂永远是非常狼狈——有时我似跳出尘寰，世界上的法则都从我手里撕碎，我游心于苍冥，我与神祇接近。然而有时我又陷在命运的网里，不能挣扎，不能反抗，这种不安定的心情像忽聚忽散的云影。吾爱，这样多变幻的灵魂，多么苦恼，我需要一种神怪的力将我维系，然而这事真是不容易。我曾多方面的试验过：我皈依过宗教，我服膺过名利，我膜拜过爱

情，而这一切都太拘执太浅薄了，不能和我多变的心神感应，不能满足我饥渴的灵魂，使我常感到不调协，使我常感到孤寂，但是自碰见你，我的世界变了颜色——我了解不朽，我清楚神秘。

亲爱的，让我们似风和云的结合吧。我们永远互相感应，互相融洽，那末，就让世人把我们摒弃，我们也绝对的充实，绝对的无憾。

亲爱的，你知道我是怎样怪癖，在人间我希翼承受每一个人的温情，同时又最怕人们和我亲近。我不需要形式固定的任何东西，我所需要的是适应我幽秘心弦的音浪。我哭，不一定是伤心；我笑，不一定是快乐；这一切外形的表现不能象征我心弦的颤动；有时我的眼泪和我的笑声是一同来的；这种心波，前此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感着，现在你是将我整个的看透了。你说：

“我握着你的心，
我听你的心音；
忽然轻忽然沉；
忽然热忽然冷，
有时动有时静，——
我知道你最晰清。”

呵！这是何等深刻无言。从此我不敢藐视人群，从此我不敢玩弄一切，因为你已经照彻我的幽秘，我不再倔强，在你面前我将服贴柔顺如一只羔羊。啊，爱的神，你诚然是绝高的智慧，我愿永远生息于你的光辉之下，我也再不彷徨于歧路，我也再不望着前途流泪，一切一切你都给了我，新

奇的觉醒——我的爱，我的神……

你的冷鸥

四〇　寄异云

异云：

　　我真想赤裸裸毫无掩饰地把我最近的心情报告给你。但是我的思绪太复杂，真有如李后主“剪不断、理还乱”的滋味！

　　我永远感到心的空虚，但是这时仍然是好现象——最不堪的是麻木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没有情思，没有灵感，只有无限的压迫似乎塞住毛管每一个孔穴，几乎窒了呼息。啊，这种痛苦是我认为最不容易忍受的。不幸，每一个月中，总有这样的几天，目下就是囿于这种牢狱之中——今天也许是逃去牢狱了：心浪异常澎湃，神经也异常兴奋；念了一本日本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里头有许多话使我受了很深的刺激，他说“不论好与坏，都应当一直冲上前去，不应当徘徊歧路”。异云，我的一生就缺少这种勇气。我认为坏的，自然不敢往那条路上挪一步；但我认为好的，如果是一般人所诽议的，我也不敢向前挪一步，这是多么怯弱可耻没出息的人！啊，我愿意从今以后对于生命努力去充实。在这一方面我觉得你比我强多了，你能打破一切规则，走你所要走的路，因之你的造诣要比我深了。——但是我相信我的根性并不如现在这样怯弱，缺乏光耀，只可惜我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太深了，其实，我在一般女子里已经算是比较大胆的了，现在我才知道不够，我还要更大胆些，更看得远些。我热就要热到沸点，冷也要冷到冰点，能这样，才

配了解人生；如果是半热半冷的，那只是浅肤的生活，不能象征人类的伟大！啊，伟大其实又值得什么呢？不过，人总是人，当然如出于幽谷而迁于乔木的向上心——就是如此吧，不必再深究下去了，深究下去，白白的自寻苦恼，是不是？异云，你这一个星期的工作如何？我希望你能安定的过下去，我也努力多读书多写文章。星期六我们再见。祝你
高兴

鸥

四五　寄异云

异云——亲爱的：

我真不知道怎样安放我的心！

昨夜我是太兴奋了，一直被复杂的思想困苦着，我头疼心酸——今早醒来时，天上还没有太阳，只见凄凉的灰银色的天幕上缀着宵末残月——这个月下啊，我曾向它流过心的泪滴，它似乎不忍离开我，让我醒来时，再见着它——这时，我禁不住伏在枕上哭了。

唉，异云，我是春天的一只杜鹃鸟，在那时候虽然是被玫瑰荼蘼素馨眷爱，但是天啊，现在是秋天了，杜鹃鸟的本身除了为悼春而流的泪和血外，没有别的东西！

而且秋风落叶，甚至于黄花霜枫，它们都是用尽它们的残忍来压迫这可怜的落魂者——失掉春天的杜鹃鸟——而你呢？是一只了解愁苦的夜莺，并且你也是被一切苦难所压迫的逃难者。我们是在一个幽默的深夜中恰恰地遇见了。当你发出第一声叹息的时候，我的心就已经感到了痛

楚,因此我们便不能再分开,我们发誓要互相慰藉,互相哀怜,但是风姨是多么刻薄,雪花是多么冷淡,她们时时肆口讽刺你。啊! 异云,我为了这件于你的伤损,我看见我的心流过血,我现在愿意他们赦免了你而来加于我比讽刺更甚的毒害。唉,异云,真的,我不知道怎样来形容我心里的痛楚!

同时我也知道你为可怜我忍受一切的麻烦,有时你也为我流泪;但是我想来想去,我真对你不住,啊,异云,我现在祷祝皇天给你幸福,纵因此要我死一百次,我也甘愿!

异云啊,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对我人格的尊重和清楚更甚于你的人,换一句话说,我自入世以来只有你是唯一认识我而且同情我的人,因此我愿为你受尽一切的苦恼。

再谈吧,你的灵魂的恩人!

冷　鸥

六六　寄异云

异云——我生命的寄托者:

今天我看看日历已经三月三号了,虽然前两天曾下过雪,但那已是春之复归的春雪。啊,在这阳光融雪,雨滴茅檐的刹那间,我的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我仿佛沉梦初醒,又仿佛长途归来,你想我是怎样的庆幸与惊喜呢? 唉! 我们相识已经整整一年了,——一年了。在这一年中,我们在人间镂刻上不少的痕迹,我们曾在星月下看过春的倦睡;我们曾在凌晨听过海边的风涛的豪歌;我们也曾互相在迷离的海雾中迷失过;我们也曾在浓艳的玫瑰汁中沉醉过;我们也曾在凄风苦雨的荒庙痛哭过,——啊! 这样一段多变化多

幽秘的旅途,现在我们是走完了,我们不是初次航海的冒险者了,我们已经看惯海上的风涛,这时候无论海雾如何浓厚,波涛如何猖獗,亦不足动摇我们的目标的分毫了。啊!爱人!前面有一盏光明的灯,前面有一杯幸福的美酒,还有许多青葱的茂林满溢着我们生命的露滴,吾爱!让我们放下人间一切的负荷,尽量地享受和协的果实吧。

吾爱!我曾听见"时间"在静悄中溜过,——它是毫不留意地溜过,在这时候,我们要用全生命去追逐它,不愿有一秒钟把它放过,你知道,吾爱!它走了是永不再回来的啊!即使它还回来,我们已经等不得了;所以吾爱,我们应当好好地生活,好好地享受,不要让时间抛弃了我们。你知道,美丽的春花,是为了我们而含笑的;幽美的月夜,是为了我们而摆设的;我们是一切的主宰。

你的房屋布置得那样理想,别人或者要为你的阴黯而悲伤,但是我呢,不,绝不觉得是可悲的事情。我看见一朵墨绿色的茶花,是开在你的心上,它是多色彩,多幽秘的象征,所以吾爱,我虔诚地膜拜你,你是支配了生命的跃动,你是美化了万汇。

在这紊乱尘迷的世界,我常常失掉我自己,但是为了你的颂赞——就藉着你那伟大锐利的光芒,我照见了狼狈的自我,爱人啊!我是从渺小中超拔了,我从重浊肮脏的躯骸中逃逸了。我看见一朵洁白的云上,托着毫不着迹的灵魂,这时我是一朵花,我是一只鸟,我是一阵清风,我是一颗亮星,但是吾爱!你千万不要忘记这完全是你的赐予啊!倘若那一天我是失掉了你,由你心中摒弃了我的时候,我便成了一颗陨了的星,一朵枯了的花,一阵萧瑟的风,一只僵死的鸟,从此宇宙中将永看不见黑暗中迸出的光芒,残杀中将

永无微笑，春天将不再有鸟儿歌唱，所以吾爱，你是掌有宇宙的生杀之权，你是宇宙的神明，同时也是魔鬼。

但是美丽爱人，我早认识你了，你虽然两手握着两样的权威，而你温柔的两眼，已保证了你对人类的和慈与爱护，所以我知道宇宙从此绝不再黯淡了。哦，伟大的爱人！我真诚的为你滴出心的泪滴，你是值得感激和膜拜的啊！

异云——展开你伟大的怀抱，我愿生息在你光明的心胸之下。

你永远的冷鸥

（选自天津《益世报》文艺副刊，1930年2月14日—4月8日）

东京小品

咖啡店

橙黄色的火云包笼着繁闹的东京市,烈炎飞腾似的太阳,从早晨到黄昏,一直光顾着我的住房;而我的脆弱的神经,仿佛是林丛里的飞萤,喜欢忧郁的青葱,怕那太厉害的阳光,只要太阳来统领了世界,我就变成了冬令的蛰虫,了无生气。这时只有烦躁疲弱无聊占据了我的全意识界;永不见如春波般的灵感荡漾,……啊! 压迫下的呻吟,不时打破木然的沉闷。

有时勉强振作,拿一本小说在地席上睡下,打算潜心读两行,但是看不到几句,上下眼皮便不由自主地合拢了。这样昏昏沉沉挨到黄昏,太阳似乎已经使尽了威风,渐渐的偃

旗息鼓回去,海风也凑趣般吹了来,我的麻木的灵魂,陡然惊觉了,“啊!好一个苦闷的时间,好像换过了一个世纪!”在自叹自伤的声音里,我从地席上爬了起来,走到楼下自来水管前,把头脸用冷水冲洗以后,一层遮住心灵的云翳遂向苍茫的暮色飞去,眼前现出鲜明的天地河山,久已凝闭的云海也慢慢掀起波浪,于是过去的印象,和未来的幻影,便一种种的在心幕上开映起来。

忽然一阵非常刺耳的东洋音乐不住地送来耳边,使听神经起了一阵痉挛。唉!这是多么奇异的音调,不像幽谷里多灵韵的风声,不像丛林里清脆婉转的鸣鸟之声,也不像碧海青崖旁的激越澎湃之声……而只是为衣食而奋斗的劳苦挣扎之声。虽然有时声带颤动得非常婉妙,使街上的行人不知不觉停止了脚步,但这只是好奇,也许还含着些不自然的压迫,发出无告的呻吟,使那些久受生之困厄的人们同样的叹息。

这奇异的声音正是从我隔壁的咖啡店里一个粉面朱唇的女郎樱口里发出来的。——那所咖啡店是一座狭小的日本式楼房改造成的,在三四天以前,我就看见一张红纸的广告贴在墙上,上面写着本咖啡店择日开张。从那天起,有时看见泥水匠人来洗刷门面,几个年轻精壮的男人布置壁饰和桌椅,一直忙到今天早晨,果然开张了。当我才起来,推开玻璃窗向下看的时候,就见这所咖啡店的门口,两旁放着两张红白夹色纸糊的三角架子,上面各支着一个满缀纸花的华丽的花圈,在门楣上斜插着一支姿势活泼鲜红色的枫树,沿墙根列着几种松柏和桂花的盆栽,右边临街的窗子垂着淡红色的窗帘,衬着那深咖啡色的墙,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鲜明艳丽。

在那两个花圈的下端，各缀着一张彩色的广告纸，上面除写着本店即日开张，欢迎主顾以外，还有一条写着“本店用女招待”字样，——我看到这里，不禁回想到西长安街一带的饭馆门口那些红绿纸写的雇用女招待的广告了。啊！原来东方的女儿都有招徕主顾的神通！

我正出神地想着，忽听见叮叮当当的响声，不免寻声看去，只见街心有两个年轻的日本男人，身上披着红红绿绿仿佛袈裟式的半臂，头上顶着像是凉伞似的一个圆东西，手里拿着铙钹，像戏台上的小丑一般，在街心连敲带唱，扭扭捏捏，怪样难描，原来这就是活动的广告。

他们虽然这样辛苦经营，然而从清晨到中午还不见一个顾客光临，门前除却他们自己作出热闹声外，其余依然是冷清清的。

黄昏到了，美丽的阳光斜映在咖啡店的墙隅，淡红色的窗帘被晚凉的海风吹得飘了起来，隐约可见房里有三个年轻的女人盘膝跪在地席上，对着一面大菱花镜，细细的擦脸，涂粉，画眉，点胭脂，然后袒开前胸，又厚厚的涂了一层白粉，远远看过去真是“肤如凝脂，领如蝤蛴”，然而近看时就不免有石灰墙和泥塑美人之感了。其中有一个是梳着两条辫子的，比较最年轻也最漂亮，在打扮头脸之后，换了一身藕荷色的衣服，腰里拴一条橙黄色白花的腰带，背上驼着一个包袱似的东西，然后款摆着柳条似的腰肢，慢慢下楼来，站在咖啡店的门口，向着来往的行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大施其外交手段。果然没有经过多久，就进去两个穿和服木屐的男人。从此冷清清的咖啡店里骤然笙箫并奏，笑语杂作起来。有时那个穿藕荷色衣服的雏儿唱着时髦的爱情曲儿，灯红酒绿，直闹到深夜兀自不散。而我呢，一双

眼的上眼皮和下眼皮简直分不开来，也顾不得看个水落石出。总而言之，想钱的钱到手，赏心的开了心，圆满因果，如是而已，只应合十念一声“善哉！”好了，何必神经过敏，发些牢骚，自讨苦趣呢！

（选自《妇女杂志》1930年第16卷第12号）

庙　会

正是秋雨之后，天空的雨点虽然停了，而阴云兀自密布太虚。夜晚时的西方的天，被东京市内的万家灯火照得起了一尺乌灰的绛红色。晚饭后，我们照例要到左近的森林中去散步。这时地上的雨水还不曾干，我们各人都换上破旧的皮鞋，拿着雨伞，踏着泥滑的石子路走去。不久就到了那高矗入云的松林里。林木中间有一座土地庙，平常时都是很清静的闭着山门，今夜却见庙门大开，门口挂着两盏大纸灯笼。上面写着几个蓝色的字——天主社——庙里面灯火照耀如同白昼，正殿上搭起一个简单的戏台，有几个戴着假面具穿着彩衣的男人——那面具有的像龟精鳖怪，有的像判官小鬼。大约有四五个人，忽坐忽立，指手划脚地在那里扮演。可惜我们语言不通，始终不明白他们演的是什么戏文。看来看去，总感不到什么趣味，于是又到别处去随喜。在一间日本式的房子前，围着高才及肩的矮矮的木栅栏，里面设着个神龛，供奉的大约就是土地爷了。可是我找了许久，也没找见土地爷的法身，只有一个圆形铜制的牌子悬在中间，那上面似乎还刻着几个字，离得远，我也认不出是否写着本土地神位，——反正是一位神明的象征罢了。在那佛龛前面正中的地方悬着一个幡旌似的东西，飘带低

低下垂。我们正在仔细揣摩赏鉴的时候,只见一位年纪五十上下的老者走到神龛面前,将那幡旌似的飘带用力扯动,使那上面的铜铃发出零丁之声,然后从钱袋里掏出一个铜钱——不知是十钱的还是五钱的,只见他便向佛龛内一甩,顿时发出铿锵的声响,他合掌向神前三击之后,闭眼凝神,躬身膜拜,约过一分钟,又合掌连击三声,这才慢步离开神龛,心安意得的走去了。

自从这位老者走后,接二连三来了许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还有尚在娘怀抱里的婴孩也跟着母亲向神前祈祷求福,凡来顶礼的人都向佛龛中舍钱布施。还有一个年纪二十多岁的女人,身上穿着白色的围裙,手中捧着一个木质的饭屉,满满装着白米,向神座前贡献。礼毕,那位道袍秃顶的执事僧将饭屉接过去,那位善心的女施主便满面欣慰地退出。

我们看了这些善男信女礼佛的神气,不由得也满心紧张起来,似乎冥冥之中真有若干神明,他们的权威足以支配昏昧的人群,所以在人生的道途上,只要能逢山开路,见庙烧香,便可获福无穷了。不然,自己劳苦得来的银钱柴米,怎么便肯轻轻易易双手奉给僧道享受呢? 神秘的宇宙! 不可解释的人心!

我正在发呆思量的时候,不提防同来的建扯了我的衣襟一下,我不禁“呀!”了一声,出窍的魂灵儿这才复了原位。我便问道:“怎么?”建含笑道:“你在想什么? 好像进了梦境,莫非神经病发作了吗?”我被他说得也好笑起来,便一同离开神龛到后面去观光。吓! 那地方更是非常热闹,有许多倩装艳服,然而脚着木屐的日本女人,在那里购买零食的也有,吃冰激凌的也有。其中还有几个西装的少女,脚上穿

着长统丝袜和皮鞋,——据说这是日本的新女性,也在人丛里挤来挤去,说不定是来参礼的,还是也和我们一样来看热闹的。总之,这个小小的土地庙里,在这个时候是包罗万象的。不过倘使佛有眼睛,瞧见我满脸狐疑,一定要瞪我几眼吧。

迷信——具有伟大的威权,尤其是当一个人在倒霉不得意的时候,或者在心灵失却依据徘徊歧路的时候,神明便成为人心的主宰了。我有时也曾经历过这种无归宿而想象归宿的滋味,然而这在我只像电光一瞥,不能坚持久远的。

说到这里,使我想起童年的时候——我在北平一个教会学校读书。那一个秋天,正遇着耶稣教徒的复兴会,——期间是一来复。在这一来复中,每日三次大祈祷,将平日所作亏心欺人的罪恶向耶稣基督忏悔,如是,以前的一切罪恶便从此洗涤尽净——哪怕你是个杀人放火的强盗,只要能悔罪便可得救,虽然是苦了倒霉钉在十字架的耶稣,然而那是上帝的旨意,叫他来舍身救世的,这是耶稣的光荣,人们的福音。——这种无私的教理,当时很能打动我弱小的心弦,我觉得耶稣太伟大了,而且法力无边,凡是人类的困苦艰难,只要求他,便一切都好了。所以当我被他们强迫的跪在礼拜堂里向上帝祈祷时,——我是无情无绪的正要到梦乡去逛逛,恰巧我们的校长朱老太太颤颤巍巍走到我面前也一同跪下,并且抚着我的肩说:“啊!可怜的小羊,上帝正是我们的牧羊人,你快些到他们面前去罢,他是仁爱的伟大的啊!”我听了她那热烈诚挚的声音,竟莫名其妙地怕起来了,好像受了催眠术,觉得真有这么一个上帝,在睁着眼看我呢,于是我就在那些因忏悔而痛哭的人们的哭声中流下泪来了。朱老太太更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说道:“不要伤

心,上帝是爱你的。只要你虔心的相信他,他无时无刻不在你的左右……”最后她又问我:“你信上帝吗? ……好像相信我口袋中有一块手巾吗?”我简直不懂这话的意思,不过有时我的心有些空虚,想到母亲因为我太顽皮送我到这个学校来寄宿,自然她是不喜欢我的,倘使有个上帝爱我也不错,于是就回答道:“朱校长,我愿意相信上帝在我旁边。”她听了我肯皈依上帝,简直喜欢得跳了起来,一面笑着一面擦着眼泪……从此我便成了耶稣教徒了。不过那年以后,我便离开那个学校,起初还是满心不忘上帝,又过了几年,我脑中上帝的印象便和童年的天真一同失去了。最后我成了个无神论者。

但是在今晚这样热闹的庙会中,虔信诚心的善男信女使我不知不觉生出无限的感慨,同时又勾起既往迷信上帝的一段事实,觉得大千世界的无量众生,都只是些怯弱可怜的不能自造命运的生物罢了。

在我们回来时,路上依然不少往庙会里去的人,不知不觉又连想到故国的土地庙了,唉! ……

(选自《妇女杂志》1930 年第 16 卷第 12 号)

沐　浴

说到人,有时真是个怪神秘的动物,总喜欢遮遮掩掩,不大愿意露真相;尤其是女人,无时无刻不戴假面具,不管老少肥瘠,脸上需要脂粉的涂抹,身上需要衣服的装扮,所以要想赏鉴人体美,是很不容易的。

有些艺术团体,因为画图需要模特儿,不但要花钱,而且还找不到好的,——多半是些贫穷的妇女,看白花花的洋

钱面上,才不惜向人间现示色相,而她们那种不自然的姿势和被物质压迫的苦相,常常给看的人一种恶感,什么人体美,简直是怪肉麻的丑像。

至于那些上流社会的小姐太太们,若是要想从她们里面发见人体美,只有从细纱软绸中隐约的曲线里去想象了。在西洋有时还可以看见半裸体的舞女,然而那个也还有些人工的装点,说不上赤裸裸的。至于我们礼教森严的中国,那就更不用提了。明明是曲线丰富的女人身体,而束腰扎胸,把个人弄得成了泥塑木雕的偶像了。所以我从来也不曾梦想赏鉴各式各样的人体美。

但是,当我来到东京的第二天,那时正是炎热的盛夏,全身被汗水沸湿,加之在船上闷上好几天,这时要是不洗澡,简直不能忍受下去。然而说到洗澡,不由得我蹙起双眉,为难起来。

洗澡,本是平常已极的事情,何至于如此严重?然而日本人的习惯有些别致。男人女人对于身体的秘密性简直没有。在大街上,可以看见穿着极薄极短的衫裤的男人和赤足的女人。有时从玻璃窗内可以看见赤身露体的女人,若无其事似的,向街上过路的人们注视。

他们的洗澡堂,男女都在一处,虽然当中有一堵板壁隔断了,然而许多女人脱得赤条条的在一个汤池里沐浴,这在我却真是有生以来破题儿第一遭的经验。这不能算不是一个大难关吧。

“去洗澡吧,天气真热!”我首先焦急着这么提议。好吧,拿了澡布,大家预备走的时候,我不由得又踌躇起来。

“啊,陈先生,难道日本就没有单间的洗澡房吗?”我向领导我们的陈先生问了。

"有,可是必须到大旅馆去开个房间,那里有西式盆汤,不过每次总要三四元呢。"

"三四元!"我惊奇地喊着,"这除非是资本家,我们哪里洗得起。算了,还是去洗公共盆汤吧。"

陈先生在我决定去向以后,便用安慰似的口吻向我道:"不要紧的,我们初来时也觉着不惯,现在也好了。而且非常便宜,每人只用五分钱。"

我们一路谈着,没有多远就到了。他们进了左边门的男汤池去。我呢,也只得推开女汤池这边的门,啊,真是奇观,十几个女人,都是一丝不挂的在屋里。我一面脱鞋,一面踌躇,但是既到了这里,又不能作唐明皇光着眼看杨太真沐浴,只得勉强脱了上身的衣服,然后慢慢地脱衬裙袜子,……先后总费了五分钟,这才都脱完了。急忙拿着一块大的洗澡毛巾,连遮带掩的跳进温热的汤池里,深深地沉在里面,只露出一个头来。差不多泡了一刻钟,这才出来,找定了一个角落,用肥皂乱擦了一遍,又跳到池子里洗了洗,就算完事大吉。等到把衣服穿起时,我不禁嘘了一口长气,严紧的心脉才渐渐地舒畅了。于是悠然自得地慢慢穿袜子。同时抬眼看着那些浴罢微带娇慵的女人们,她们是多么自然的,对着亮晶晶的壁镜理发擦脸,抹粉涂脂,这时候她们依然是一丝不挂,并且她们忽而起立,忽而坐下,忽而一条腿竖起来半跪着,各式各样的姿势,无不运用自如。我在旁边竟得饱览无余。这时我觉得人体美有时候真值得歌颂,——那细腻的皮肤,丰美的曲线,圆润的足趾,无处不表现着天然的艺术。不过有几个鸡皮鹤发的老太婆,满身都是瘪皱的,那还是披上一件衣服遮丑些。

我一面赏鉴,一面已将袜子穿好,总不好意思再坐着呆

看，只得拿了毛巾和换下来的衣服，离开这现示女人色相的地方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神经似乎有些兴奋，我想到人间种种的束缚，种种的虚伪，据说这些是历来的圣人给我们的礼赐——尤其严重的是男女之大防，然而日本人似乎是个例外。究竟谁是更幸福些呢？

（选自《妇女杂志》1930年第16卷第12号）

樱花树头

春天到了，人人都兴高采烈盼望看樱花，尤其是一个初到日本留学的青年，他们更是渴慕着名闻世界的蓬莱樱花，那红艳如天际火云，灿烂如黄昏晚霞的色泽真足使人迷恋呢。

在一个黄昏里，那位丰姿翩翩的青年，抱着书包，懒洋洋地走回寓所。正在门口脱鞋的时候，只见那位房东四川老太婆接了出来，行了一叩首的敬礼后便说道："陈样（日本对人之尊称）回来了，楼上有位客人在等候你呢！"那位青年陈样应了一声，便匆匆跑上楼去，果见有一人坐在矮儿旁翻《东方杂志》呢，听见陈样的脚步声便回过头叫道：

"老陈！今天回来得怎么这样晚呢？"

"老张，你几时来的？我今天因为和一个朋友打了两盘球，所以回来迟些。有什么事？我们有好久不见了。"

那位老张是个矮胖子，说话有点土腔，他用劲地说道：

"没有……什么大事，……只是……现在天气很，——好！樱花有的都开了，昨天一个日本朋友——提起来，你大概也认得——就是长泽一郎，他家里有两棵大樱树开得很

好……他请我们明天一早到他家里去看花,你去不?”

“哦,这么一回事呀!那当然奉陪。”

老张跟着又嘻嘻笑道:“他家还有……很好看的漂亮姑娘呢!”

“你这个东西,真太不正经了,”老陈说。

“怎么太不正经呀!”老张满脸正色地说。

“得了!得了!那是人家的女眷,你开什么玩笑,不怕长泽一郎恼你!”老陈又说。

老张露着轻薄的神气笑道:

“日本的女人,生来就是替男人开……心的呀!在他们德川时代,哪一个将军不是把酒与女人看成两件消遣品呢?你不要发痴了,要想替日本女人树贞节坊,那真是太开玩笑了!”

老陈一面蹙眉一面摇头道:“咳!这是怎么说,老张简直愈变愈下流了……正经的说吧,明天我们怎么样去法?”

老张眯着眼想了想道:“明早七点钟我来找你同去好了。”

“好吧!”老陈道:“你今天在这里吃晚饭吧!”

“不!”老张站起来说:“我还要去……看一个朋友,……不打搅你了,明天会吧!”

“明天会!”老陈把老张送到门口回来,吃了晚饭,看了几页书,又写了两封家信就去睡了。

第二天七点钟时,老张果然跑来了。他们穿好衣服便一同到长泽一郎家里去,走到门口已看见两棵大樱花树,高出墙头,那上面花蕊异常稠密,现在只开了一小部分,但是已经很动人了。他们敲了两下门,长泽一郎已迎了出来,请他们在一间六铺席的客堂里坐下。不久,有一个十四五岁

的女郎托着一个花漆的茶盘,里面放着三盏新茶,中间还有一把细瓷的小巧茶壶放在他们围坐着的那张小矮几上,一面恭恭敬敬地说了一声:“诸位请用茶。”那声音娇柔极了,不禁使老陈抬起头来,只见那女孩头上盘着松松的坠马髻,一张长圆形的脸上,安置着一个端正小巧的鼻子,鼻梁两旁一双日本人特有的水秀细长的眼睛,两片如花瓣的唇含着驯良的微笑——老陈心里暗暗地想道:“这个女孩倒不错”,只因初次见面不好意思有什么表示。但是老张却张大了眼睛,看着那女孩嘻嘻地笑道:“啊!这位贵娘的相貌真漂亮!”

长泽一郎道:“多谢张样夸奖,这是我的小舍妹,今年才十四岁,年纪还小呢,她还有一个阿姐比她大四岁……”长泽一郎得意扬扬地夸说他的妹子,同时又看了陈样一眼,向老张笑了笑。老张便向他挤眉弄眼地暗传消息。

长泽一郎敬过茶后便起来道:“我们可以到外面去看樱花吧!”

他们三个一同到了长泽一郎的小花园里,那是一个颇小而布置得有趣的花园:有玫瑰茶花的小花畦,在花畦旁还有几块假山石。长泽一郎同老张走到假山后面去了,这里只剩下老陈。他站在樱花树下,仰着头向上看时,只听见一阵推开玻璃窗的声音,跟着楼窗旁露出一个十八九岁少女的艳影。她身上穿着一件淡绿色大花朵的和服,腰间系了一根藕荷色的带子,背上背着一个绣花包袱,那面庞儿和适才看见的那个小女孩有些相像,但是比她更艳丽些。有一枝樱花正伸在玻璃窗旁,那女郎便伸出纤细而白嫩的手摘了一朵半开的樱花,放在鼻边嗅了嗅,同时低头向老陈嫣然一笑。这真使老陈受宠若惊,连忙低下头装作没理会般。

但是觉得那一刹那的印象竟一时抹不掉，不由自主地又抬起头来，而那个捻花微笑的女孩似乎害羞了，别转头去吃吃地笑，这些做作更使老陈灵魂儿飞上半天去了。不过老陈是一个很有操守的青年，而且他去年暑假才同他的爱人结婚，——这一个诱惑其势来得太凶，使老陈不敢兜揽，赶紧悬崖勒马，离开这个危险的处所，去找老张他们。

走到假山后，正见他们两人坐在一张长凳上，见他来了，长泽一郎连忙站起来让坐，一面含笑说道："陈样看过樱花了吗？觉得怎么样？"

老陈应道："果然很美丽，尤其远看更好，不过没有梅花香味浓厚。"

"是的，樱花的好看只在它那如荼如火的富丽，再过几天我们可以到上野公园去看，那里樱花非常多，要是都开了，倒很有看头呢。"长泽一郎非常热烈地说着。

"那么很好，哪一天先生有工夫，我们再来相约吧。我们打搅了一早晨，现在可要告别了。"

"陈样事情很忙吧？那么我们再会吧！"

"再会！"老张、老陈说着就离开了长泽一郎家里。在路上的时候，老张嬉皮笑脸地向老陈说道：

"名花美人两争艳，到底是哪一个更动心些呢？"老陈被他这一奚落，不觉红了脸道："你满嘴里胡说些什么？"

"得了！别装腔吧！刚才我们走出门的时候，还看见人家美目流盼地在送你呢！你念过词没有——'若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真算是为你们写真了。"

老陈急得连颈都红了道："你真是无中生有，越说越离奇，我现在还要到图书馆去，没工夫和你斗口，改日闲了，再同你慢慢地算账呢！"

“好吧！改天我也正要和你谈谈呢，那么这就分手——好好地当心你的桃花运！”老张狡狯地笑着往另一条路上去了。老陈就到图书馆里看了两点多钟的书，在外面吃过午饭后才回寓所。正好他的妻子的信到了，他非常高兴拆开读后，便急急地写回信。写到中午，忽然间停住笔，早晨那一出剧景又浮上在心头，但是最后他只归罪于老张的爱开玩笑，一切都只是偶尔的值不得什么。这么一想，他的心才安定下来，把其余的半封信续完，又看了些时候的书，就把这天混过去了。第二天是星期一，老早便起来到学校去，走到半路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他到学校去的那条路要经过长泽一郎的门口的。当他走到长泽一郎家的围墙时，那两棵樱花树枝在温暖的春风里微微向他点头，似乎在说：“早安啊，先生！”这不禁使他站着了。正在这时候，那楼窗上又露出一张熟识的女郎笑靥来，那女郎向他微微点着头，同时伸手折了一枝盛开的樱花含笑地扔了下来，正掉在老陈的脚旁，老陈踌躇了一下，便捡了起来说了一声“谢谢”，又急急地走了。隐隐还听见女郎关玻璃窗的声音。老陈一路走一路捉摸，这果真是偶然吗？但是怎么这样巧，有意吗？太唐突人了。不过老张曾说过日本女人是特别驯良，是特别没有身份的，也许是有意吧？管她呢，有意也罢，无意也罢，纵使“小姑居处本无郎”，而“使君自有妇”……或者是我神经过敏，那倒冤枉了人家，不过魔由自招，我明天以后换条路走好了。

过了三四天，老张又来找他，一进门便嚷道：

“老陈！你真是红鸾星照命啊，恭喜恭喜！”

“喂！老张，你真没来由，我哪里又有什么红鸾星照命，你不知道我已经结过婚吗？”

“自然！你结婚的时候还请我喝过喜酒，我无论如何不会把这件事忘了，可是谁叫你长得这么漂亮，人家一定要打你的主意，再三央告我作个媒，你想我受人之托怎好不忠人这事呢？”

“难道你不会告诉他我已经结过婚了吗？”老陈焦急地说。

“唉！我怎么没有说过啊，不过人家说你们中国人有的是三房四妾，结过婚，再结一个又有什么要紧。只要分开两处住，不是也很好的吗？”老张说了这一番话，老陈更有些不耐烦了，便道：“老张，您这个人的思想竟是越来越落伍，这个三妻四妾的风气还应当保持到我们这种时代来吗？难道你还主张不要爱情的婚姻吗？你知道爱情是要有专一的美德的啊！”

“老陈，你慢慢的，先别急得脸红筋暴，作媒只管作，允不允还在你。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事一定是碰钉子的，不过我要你相信我一向的话——日本女人是太没个性，没身份的，你总以为我刻薄。就拿你这回事说吧，长泽一郎为什么要请你看樱花，就是想叫你和他的妹妹见面。他很知道青年人是最易动情的，所以他让他妹妹向你卖尽风情，要使这婚事易于成功……”

“哦！原来如此啊！怪道呢！……”

“你现在明白了吧！”老张插言道：“日本人家里只要有女儿，他便逢人就宣传这个女儿怎样漂亮，怎样贤慧，好像买卖人宣传他的货品一样，惟恐销不出去。尤其是他们觉得嫁给中国留学生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因为留学生家里多半有钱，而且将来回国后很容易得到相当的地位，并且中国女人也比较自由舒服。有了这些优点，他情愿把女儿给中

国人作妾,而不愿为本国人的妻。所以留学生不和日本女人发生关系的可以说是很难得,而他们对于女人的贞操又根本没有这个观念。日本女人的性的解放在世界上可算首屈一指了,并且和她们发生关系之后,只要不生小孩,你便可以一点责任不负地走开,而那个女孩依然可以光明正大地嫁人。其实呢,讲到贞操本应男女两方面共同遵守才公平。如像我们中国人,专责备女人的贞操而男人眠花宿柳养情妇都不足为怪,倘使哪个女孩失去处女的贞洁便终身要为人所轻视,再休想抬头,这种残酷的不平等的习惯当然应当打破。不过像日本女人那样毫没有处女神圣的感情和尊严,也是太可怕的。唷!我是来作媒的,谁知道打开话匣子便不知说到哪里去了。怎么样,你是绝对否认的,是不是?"

"当然否认!那还成问题吗?"

"那么我的喜酒是喝不成了。好吧,让我给他一个回话,免得人家盼望着。"

"对了!你快些去吧!"

老张走后,老陈独自睡在地席上看着玻璃窗上静默的阳光,不禁把这件出乎意料的滑稽剧从头到尾想了一遍,心头不免有些不痛快。女权的学说尽管像海潮般涌了起来,其实只是为人类的历史装着好看的幌子,谁曾受到实惠?——尤其是日本女人,到如今还只幽囚在十八层的地狱里啊!难怪社会永远呈露着畸形的病态了!……

(选自《妇女杂志》1931年第17卷第5号)

柳岛之一瞥

我到东京以后,每天除了上日文课以外,其余的时间多半花在漫游上。并不是一定自命作家,到处采风问俗,只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同时又因为我最近的三四年里,困守在旧都的灰城中,生活太单调,难得有东来的机会,来了自然要尽量的享受了。

人间有许多秘密的生活,我常抱有采取各种秘密的野心。但据我想象最秘密而且最足以引起我好奇心的,莫过于娼妓的生活。自然这是因为我没有逛妓女的资格,在那些惯于章台走马的王孙公子们看来,那又算得什么呢?

在国内时,我就常常梦想:哪一天化装成男子,到妓馆去看看她们轻颦浅笑的态度,和纸迷金醉的生活,也许可以从那里发见些新的人生。不过,我的身材太矮小,装男子不

够格，又因为中国社会太顽固，不幸被人们发见，不一定疑神疑鬼的加上些什么不堪的推测。我存了这个怀惧，绝对不敢轻试。——在日本的漫游中，我又想起还有些有趣的探求来。有一天早晨，正是星期日，补习日文的先生有事不来上课，我同建坐在六铺席的书房间。秋天可爱的太阳，晒在我们微感凉意的身上；我们非常舒适地看着窗外的风景。在这个时候，那位喜欢游逛的陆先生从后面房子里出来，他两手插在磨光了的斜纹布的裤袋里，拖着木屐，走近我们书房的窗户外，向我们用日语问了早安，并且说道："今天天气太好了，你们又打算到哪里去玩吗？"

"对了，我们很想出去，不过这附近的几处名胜，我们都走遍了，最好再发现些新的；陆样，请你替我们作领导，好不好？"建回答说。

陆样"哦"了一声，随即仰起头来，向那经验丰富的脑子里，搜寻所谓好玩的地方。而我忽然心里一动，便提议道："陆样，你带我们去看看日本娼妓生活吧！"

"好呀！"他说："不过她们非到四点钟以后是不作生意的，现在去太早了。"

"那不要紧，我们先到郊外散步，回来吃午饭，等到三点钟再由家里出发，不就正合式了吗？"我说。建听见我这话，他似乎有些诧异，他不说什么，只悄悄地瞟了我一眼。我不禁说道："怎么，建，你觉得我去不好吗？"建还不曾回答，而陆样先说道："那有什么关系，你们写小说的人，什么地方都应当去看看才好。"建微笑道："我并没有反对什么，她自己神经过敏了！"我们听了这话也只好一笑算了。

午饭后，我换了一件西式的短裙和薄绸的上衣。外面罩上一件西式的夹上衣，我不愿意使她们认出我是中国人。

日本近代的新妇女,多半是穿西装的。我这样一打扮,她们绝对看不出我本来的面目。同时,陆样也穿上他那件蓝底白花点的和服,更可以混充日本人了。据陆样说日本上等的官妓,多半是在新宿这一带,但她们那里门禁森严,女人不容易进去,不如到柳岛去。那里虽是下等娼妓的聚合所,但要看她们生活的黑暗面,还是那里看得逼真些。我们都同意到柳岛去。我的手表上的短针正指在三点钟的时候,我们就从家里出发,到市外电车站搭车,——柳岛离我们的住所很远,我们坐了一段市外电车,到新宿又换了两次的市内电车才到柳岛。那地方似乎是东京最冷落的所在,当电车停在最后一站——柳岛驿——的时候,我们便下了车。当前有一座白石的桥梁,我们经过石桥,沿着荒凉的河边前进,远远看见几根高矗云霄的烟筒,据说那便是纱厂。在河边接连都是些简陋的房屋,多半是工人们的住家。那时候时间还早,工人们都不曾下工。街上冷冷落落的只有几个下女般的妇人,在街市上来往地走着。我虽仔细留心,但也不曾看见过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我们由河岸转弯,来到一条比较热闹的街市,除了几家店铺和水果摊外,我们又看见几家门额上挂着"待合室"牌子的房屋。那些房屋的门都开着,由外面看进去,都有一面高大的穿衣镜,但是里面静静的不见人影。我不懂什么叫作"待合室",便去问陆样。他说,这种"待合室"专为一般嫖客,在外面钓上了妓女之后,便邀着到那里去开房间。我们正在谈论着,忽见对面走来一个姿容妖艳的女人,脸上涂着极厚的白粉,鲜红的嘴唇,细弯的眉梢,头上梳的是蟠龙髻;穿着一件藕荷色绣着凤鸟的和服,前胸袒露着,同头项一样的僵白,真仿佛是大理石雕刻的假人,一些也没有肉色的鲜活。她用手提着衣

襟的下幅，姗姗地走来。陆样忙道："你们看，这便是妓女了。"我便问他怎么看得出来。他说："你们看见她用手提着衣襟吗？她穿的是结婚时的礼服，因为她们天天要和人结婚，所以天天都要穿这种礼服，这就是她们的标志了。"

"这倒新鲜！"我和建不约而同地这样说了。

穿过这条街，便来到那座"龟江神社"的石牌楼前面。陆样告诉我们这座神社是妓女们烧香的地方，同时也是她们和嫖客勾诱的场合。我们走到里面，果见正当中有一座庙，神龛前还点着红蜡和高香，有几个艳装的女人在那里虔诚顶礼呢。庙的四面布置成一个花园的形式，有紫藤花架，有花池，也有石鼓形的石凳。我们坐在石凳上休息，见来往的行人渐渐多起来，不久工厂放哨了，工人们三五成群从这里走过。太阳也已下了山，天色变成淡灰，我们就到附近中国料理店吃了两碗乔麦面，那时候已快七点半了。陆样说："正是时候了，我们去看吧。"我不知为什么有些胆怯起来，我说："她们看见了我，不会和我麻烦吗？"陆样说："不要紧，我们不到里面去，只在门口看看也就够了。"我虽不很满意这种办法，可是我也真没胆子冲进去，只好照陆样的提议作了。我们绕了好几条街，好容易才找到目的地，一共约有五六条街吧，都是一式的白木日本式的楼房，陆样和建在前面走路，我像怕猫的老鼠般，悄悄怯怯地跟在他俩的后面。才走进那胡同，就看见许多阶级的男人，——有穿洋服的绅士，有穿和服的浪游者，还有穿制服的学生，和穿短衫的小贩。人人脸上流溢着欲望的光焰，含笑地走来走去。我正不明白那些妓女都躲在什么地方，这时我已来到第一家的门口了。那纸隔扇的木门还关着。但再一仔细看，每一个门上都有两块长方形的空隙处，就在那里露出一个白石灰

般的脸,和血红的唇的女人的头。谁能知道这时她们眼里是射的哪种光?她们门口的电灯特别的阴暗,陡然在那淡弱的光线下,看见了她们故意作出的娇媚和淫荡的表情的脸;禁不住我的寒毛根根竖了起来。我不相信这是所谓人间,我仿佛曾经经历过一个可怕的梦境:我觉得被两个鬼卒牵到地狱里来。在一处满是脓血腥臭的院子里,摆列着无数株艳丽的名花,这些花的后面,都藏着一个缺鼻烂眼,全身毒疮溃烂的女人。她们流着泪向我望着,似乎要向我诉说什么;我吓得闭了眼不敢抬头。忽然那两个鬼卒,又把我带出这个院子!在我回头再看时,那无数株名花不见踪影,只有成群男的女的骷髅,僵立在那。"呀!"我为惊怕发出惨厉的呼号,建连忙回头问道:"隐,你怎么了?……快看,那个男人被她拖进去了。"这时我神志已渐清楚,果然向建手所指的那个门看去,只见一个穿西服的男人,用手摸着那空隙处露出来的脸,便听那女人低声喊道:"请,哥哥…洋哥哥来玩玩吧!"那个男人一笑,木门开了一条缝,一双纤细的女人的手伸了出来,把那个男人拖了进去。于是木门关上,那个空隙处的纸帘也放下来了,里面的电灯也灭了。……

我们离开这条胡同,又进了第二条胡同,一片"请啊,哥哥来玩玩"的声音,在空气中震荡。假使我是个男人,也许要觉得这娇媚的呼声里,藏着可以满足我欲望的快乐,因此而魂不守舍地跟着她们这声音进去的吧。但是实际我是个女人,竟使那些娇媚的呼声,变了色彩。我仿佛听见她们在哭诉她们的屈辱和悲惨的命运。自然这不过是我的神经作用。其实呢,她们是在媚笑,是在挑逗,引动男人迷荡的心。最后她们得到所要求的代价了。男人们如梦初醒地走出那座木门,她们重新在那里招徕第二个主顾。我们已走过五

条胡同了。当我们来到第六条胡同口的时候，看见第二家门口走出一个穿短衫的小贩。他手里提着一根白木棍，笑眯眯的，似乎还在那里回味什么迷人的经过似的。他走过我们身边时，向我看了一眼，脸上露出惊诧的表情，我连忙低头走开。但是最后我还逃不了挨骂。当我走到一个没人照顾的半老妓女的门口时，她正伸着头在叫："来呀！可爱的哥哥，让我们快乐快乐吧！"一面她伸出手来要拉陆样的衣袖。我不禁"呀"了一声，——当然我是怕陆样真被她拖进去，那真太没意思了。可是她被我这一惊叫，也吓了一跳，等到仔细认清我是个女人时，她竟恼羞成怒地骂起我来。好在我的日本文不好，也听不清她到底说些什么？我只叫建快走。我逃出了这条胡同，便问陆样道："她到底说些什么？"陆样道："她说你是个摩登女人，不守妇女清规，也跑到这个地方来逛，并且说你有胆子进去吗？"这一番话，说来她还是存着忠厚呢！我当然不愿怪她，不过这一来我可不敢再到里边去了。而陆样和建似乎还想再看看。他们说："没关系，我们既来了，就要看个清楚。"可是我极力反对，他们只好随我回来了。在归途上，我问陆样对于这一次漫游的感想，他说："当我头一次看到这种生活时，的确心里有些不舒服；不过看过几次之后，也就没有什么了。"建他是初次看，自然没有陆样那种镇静，不过他也不像我那样神经过敏。我从那里回来以后，差不多一个月里头每一闭眼就看见那些可怕的灰白脸，听见含着罪恶的"哥哥！来玩"的声音。这虽然只是一瞥，但在心幕上已经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了！

（选自《妇女杂志》1931年第17卷第7号）

井之头公园

自从我们搬到市外以来，天气渐渐凉快了。当那些将要枯黄的毛豆叶子，和白色的小野菊，一丛丛由草堆里钻出头来，还有小朵的黄色紫色的野花，在凉劲的秋风中抖颤，景象是最容易勾起人们的秋思，使人兴“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感慨。

这种心情是包含着怅惘，同时也是兴奋，很难平心静气地躲在单调的书房里工作。而且窗外蔚蓝色的天空，和淡金色的秋阳，还有夹了桂花香的冷风，这一切都含着极强的挑拨人们心弦的力量，我们很难勉强继续死板的工作了。吃过午饭以后，建便提议到附近吉祥寺的公园去看枫景；在三点十分的时候，我们已到了那里。从电车轨道绕过，就是一条石子大马路，前面有一座高耸的木牌坊，上面写着几个

很大的汉字:“井之头恩赐公园”。过了牌坊,便见马路旁树木浓密,绿荫沉沉,陡然有一种幽秘的意味萦缠着我们的心情,使人想象到深山的古林中,一个披着黄金色柔发赤足娇靥而拖着丝质白色的长袍的仙女,举着短笛在白毛如雪的羊群中远眺沉思。或是孤独的诗人,抱着满腔的诗思,徘徊于这浓绿森翠的帷幔下歌颂自然。我们自己慢步其中,简直不能相信这仅仅是一个人间的公园而已。

走过这一带的森林,前面露出一条鹅卵石堆成的斜坡路,旁边植着修剪整齐的冬青树,阵阵的青草香从风里吹过来,我们慢慢地散着步,只觉心神爽疏,尘虑都消。下了斜坡,陡见面前立着一所小巧的日本式茶馆,里面陈设着白色的坐垫和红漆的矮几,两旁柜台上摆着水果及各种的零食。

“啊,这个地方多么眼熟呀!”我不禁失声喊了出来。于是潜伏于心底的印象,如蛰虫经过春雷的震撼惊醒起来。唉,这时我简直被那种感怀往事的情绪所激动了,我的双眼怔住了,胸膈间充塞着怅惘,心脉紧急地搏动着,眼前分明的现出那些曾被流年蹂躏过的往事。

唉!往事!只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哟!

那一群骄傲于幸福的少女们,正憧憬于未来的希望中,享乐于眼前的风光里;当她将由学校毕业的那一年夏天,曾随着她们的师长,带着欢乐的心情渡过日本海,来访蓬莱的名胜。那时候恰是暮春的天气,温和的扬柳风,和到处花开如锦的景色,更使她们乐游忘倦了。当她们由上野公园看过樱花的残妆后,便回到东京市内,第二天清晨便乘电车到井之头公园里来,为了奔走的疲倦也曾到这所小茶馆休息过——大家团团围着矮几坐下,酌着日本的清茶,嚼着各式的甜点心;有几个在高谈阔论,有几个在低歌宛转;她们真

如初出谷的雏莺,只觉到处都是生机。的确,她们是被按在幸福之神的两臂中,充满了青春的爱娇和快乐活泼的心情;这是多么值得艳羡的人生啊!

但是,谁能相信今天在这里低徊感叹的我,也正是当年幸福者之一呢!哦,流年,残刻的流年哟!它带走了我的青春,它蹂躏了我的欢乐,而今旧地重游,当年的幸福都变成可诅咒的回忆了!

唉!这仅仅是七年后的今天呀,这短短的七年中,我走的是什么样的人生的路?我迎接的是哪一种神明?唉!我攀援过陡峭的崖壁,我曾被陨坠于险恶的幽谷;虽是恶作剧的命运之神,他又将我由死地救活,使我更忍受由心头滴血的痛苦,他要我吮干自己的血,如像喝玫瑰酒汁般。幸福之神,他遗弃我,正像遗弃他的仇人一样。这时我禁不住流出辛酸的泪滴,连忙躲开这激动情感的地方,向前面野草丛中,花径不扫的密松林里走去 。忽然听见一阵悲恻的唏嘘,我仿佛望到张着黑翅的秋神,徘徊于密叶背后;立时那些枝柯,都抖颤起来,草底下的促织和纺车儿也都凄凄切切奏着哀乐;我也禁不住全身发冷,不敢再向前去,便在路旁的长木凳上坐了。我用凝涩的眼光,向密遮的矮树丛隙睁视,不时看见那潺湲的碧水,经过一阵秋风后,水面上涌起一层细微的波纹来,两个少女乘着一只小划子在波心摇着画桨,低低地唱着歌。我看到这里,又无端伤感起来,觉得喉头梗塞,不知不觉叹道:"故国不堪回首啊!"同时那北海的绿漪清波便浮现在眼前。那些携了情侣的男男女女,恐怕也正摇着画桨指点眼前倩丽的秋景,低语款款吧!况且又是菊茂蟹肥的时候,长安市上正不少欢乐的宴聚;这被摒弃在异国的漂泊者,当然再也没有人想起她了。不过她却

晨夕常怀着祖国，希望得些国内的好消息呢。并且她的神经又是怎样的过敏啊，她竟会想到树叶凋落的北平市，凄风吹着，冷雨洒着那些穷苦无告的同胞，正向阴翳的苍穹哭号。唉！破碎紊乱的祖国啊，北海的风光能掩盖那凄凉的气象吗？来今雨轩的灯红酒绿能够安慰忧惧的人心吗？这一切我都深深地怀念着啊！

连环不断的忧思占据了我整个的心灵，眼底的景色我竟无心享受了。我忙忙辞别了曾经二度拜访过的井之头公园。虽然如少女酡颜的枫叶，我还不曾看过，而它所给我灵魂的礼赠已经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哟！

（选自北平《晨报》副刊《学园》1931年16号）

烈 士 夫 人

异国的生涯,使我时时感到陌生和飘泊。自从迁到市外以来,陆样和我们隔得太远,就连这唯一的朋友也很难有见面的机会。我同建只好终日幽囚在几张席子的日本式的房屋里读书写文章——当然这也是我们的本分生活,一向所企求的,还有什么不满足,不过人总是群居的动物,不能长久过这种单调的生活而不感到不满意。

在一天早饭后,我们正在那临着草原的窗子前站着,——这一带的风景本不坏,远远有滴翠的群峰,稍近有万株矗立的松柯,草原上虽仅仅长些蓼荻同野菊,但色彩也极鲜明,不过天天看,也感不到什么趣味。我们正发出无聊的叹息时,忽见从松林后面转出一位中年以上的女人。她穿着黑色白花纹的和服,拖着木屐往我们的住所的方向走

来,渐渐近了,我们认出正是那位嫁给中国人的柯太太。唉!这真仿佛是那稀有而陡然发现的空谷足音,使我们惊喜了,我同建含笑地向她点头。

来到我们屋门口,她脱了木屐上来了,我们请她在矮几旁的垫子上坐下,她温和地说:

"怎么,你们住得惯吗?"

"还算好,只是太寂寞些。"我有些怅然地说。

"真的,"建接着说:"这四周都是日本人,我们和他们言语不通,很难发生什么关系。"

柯太太似乎很了解我们的苦闷,在她沉思以后,便替我们出了以下的一条计策。她说:"我方才想起在这后面西川方里住着一位老太婆,她从前曾嫁给一个四川人,她对于中国人非常好,并且她会煮中国菜,也懂得几句中国话。她原是在一个中国人家里帮忙,现在她因身体不好,暂且在这里休息。我可以去找她来,替你们介绍,以后有事情尽可请她帮忙。"

"那真好极了,就是又要麻烦柯太太了!"我说。

"哦,那没有什么,黄样太客气了,"柯太太一面谦逊着,一面站起来,穿了她的木屐,绕过我们的小院子,往后面那所屋里去。我同建很高兴地把坐垫放好,我又到厨房打开瓦斯管,烧上一壶开水。一切都安派好了,恰好柯太太领着那位老太婆进来——她是一个古铜色面孔而满嘴装着金牙的硕胖的老女人,在那些外表上自然引不起任何人的美感,不过当她慈和同情的眼神射在我们身上时,便不知不觉想同她亲近起来。我们请她坐下,她非常谦恭地伏在席上向我们问候。我们虽不能直接了解她的言辞,但那种态度已够使我们清楚她的和蔼与厚意了。我们请柯太太当翻译,

随意地谈着。

在这一次的会见之后，我们的厨房里和院子中便时常看见她那硕大而和蔼的身影。当然，我对于煮饭洗衣服是特别的生手，所以饭锅里发出焦臭的气味，和不曾拧干的衣服，从晒竿上往下流水等一类的事情是常有的；每当这种时候，全亏了那位老太婆来解围。

那一天上午因为忙着读一本新买来的《日语文法》，煮饭的时候完全"心不在焉"，直到焦臭的气味一阵阵冲到鼻管时，我才连忙放下书，然而一锅的白米饭，除了表面还有几颗淡黄色的米粒可以辨认，其余的简直成了焦炭。我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那位老太婆也为着这种浓重的焦臭气味赶了来。她不说什么，立刻先把瓦斯管关闭，然后把饭锅里的饭完全倾在铅筒里，把锅拿到井边刷洗干净；这才重新放上米，小心地烧起来。直到我们开始吃的时候，她才含笑地走了。

我们在异国陌生的环境里，居然遇到这样热肠无私的好人，使我们忘记了国籍，以及一切的不和谐，常想同她亲近。她的住室只和我们隔着一个小院子。当我们来到小院子里汲水时，便能看见她站在后窗前向我们微笑；有时她也来帮我，抬那笨重的铅筒；有时闲了，她便请我们到她房里去坐，于是她从橱里拿出各式各样的糖食来请我们吃，并教我们那些糖食的名辞；我们也教她些中国话。就在这种情形之下，大家渐渐也能各抒所怀了。

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建同我都不到学校去。天气有些阴，阵阵初秋的凉风吹动院子里的小松树，发出竦竦的响声。我们觉得有些烦闷，但又不想出去，我便提议到附近点心铺里买些食品，请那位老太婆来吃茶，既可解闷，又应酬

了她。建也赞成这个提议。

不久我们三个人已团团围坐在地席上的一张小矮几旁,喝着中国的香片茶。谈话的时候,我们便问到她的身世,——我们自从和她相识以来,虽然已经一个多月了,而我们还不知道她的姓名,平常只以"オバサ"(伯母之意)相称。当这个问题发出以后,她宁静的心不知不觉受了撩拨,在她充满青春余辉的眸子中宣示了她一向深藏的秘密。

"我姓斋藤,名叫半子,"她这样地告诉我们以后,忽然由地席上站了起来,一面向我们鞠躬道:"请二位稍等一等,我去取些东西给你们看。"她匆匆地去了。建同我都不约而同的感到一种新奇的期待,我们互相沉默地猜想着等候她。约莫过了十分钟她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淡灰色棉绸的小包,放在我们的小茶几上,于是我们重新围着矮几坐下,她珍重地将那棉绸包袱打开,只见里面有许多张的照片,她先拣了一张四寸半身的照像递给我们看,一面叹息着道:"这是我二十三年前的小照,光阴比流水还快,唉,现在已这般老了。你们看我那时是多么有生机?实在的,我那时有着青春的娇媚——虽然现在是老了!"我听了她的话,心里也不免充满无限的惆惘,默然地看着她青春时的小照。我仿佛看见可怕的流光的锤子,在捣毁一切青春的艺术。现在的她和从前的她简直相差太远了,除了脸的轮廓还依稀保有旧时的样子,其余的一切都已经被流光伤害了。那照片中的她,是一个细弱的身材,明媚的目睛,温柔的表情,的确可以使一般青年沉醉的。我正在呆呆地痴想时,她又另递给我一张两人的合影:除了年轻的她以外,身旁还站着一个英姿焕发的中国青年。

"这位是谁?"建很质直地问她。

“哦,那位吗?就是我已死去的丈夫啊!”她答着话时,两颊上露出可怕的惨白色,同时她的眼圈红着。我同建不敢多向她看,连忙想用别的话混过去,但是她握着我的手,悲切地说道:“唉,他是你们贵国一个可钦佩的好青年呢,他抱着绝大的志愿,最后他是作了黄花岗七十二个烈士中的一个,——他死的时候仅仅二十四岁呢,也正是我们同居后的第三年……”

老太婆说到这些事上,似乎受不住悲伤回忆的压迫。她低下头抚着那些像片,同时又在那些像片堆里找出一张六寸的照像递给我们看道:“你看这个小孩怎样?”我拿过照片一看,只见是个十五六岁的男孩,穿着学生装,含笑地站在那里,一双英敏的眼眸很和那位烈士相像,因此我一点不迟疑地说道:“这就是你们的少爷吗?”她点头微笑道:“是的,他很有他父亲的气概咧。”

“他现在多大了,在什么地方住,怎么我们不曾见过呢?”

“唉!”她叹了一口气道:“他今天二十一岁了,已经进了大学,但是,”说到这里,她的眼皮垂下来了,鼻端不住地掀动,似乎正在那里咽她的辛酸泪液。这使我觉得窘迫了,连忙装着拿开水对茶,走出去了!建也明白我的用意,站起来到外面屋子里去拿点心。过了些时,我们才重新坐下,请她喝茶,吃糖果,她向我们叹口气道:“我相信你们是很同情我的,所以我情愿将我的历史告诉你们:

“我家里的环境,一向都不很宽裕,所以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我便到东京来找点职业作。后来遇到一个朋友,他介绍我在一个中国人的家里当使女,每月有十五块钱的工资,同时吃饭住房子都不成问题。这是对于我很合宜的,所以

就答应下来。及至到了那里，才知道那是两个中国学生合租的贷家，他们没有家眷，每天到大学里去听讲，下午才回来。事情很简单，这更使我觉得满意，于是就这样答应下来。我从此每天为他们收拾房间，煮饭洗衣服，此外有的是空闲的时候，我便自己把从前在高等学校所读过的书温习温习，有时也看些杂志，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常去请求那两位中国学生替我解释。他们对于我的勤勉，似乎都很为感动，在星期日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便和我谈论日本的妇女问题，等等。这两个青年中有一位姓余的，他是四川人，对我更觉亲切。渐渐的我们两人中间就发生了恋爱，不久便在东京私自结了婚。我们自从结婚后，的确过着很甜蜜的生活；所使我们觉得美中不满足的，就是我的家族不承认这个婚姻，因此我们只能过着秘密的结婚生活。两年后我便怀了孕，而余君便在那一年的暑假回国。回国以后，正碰到中国革命党预备起事的时期，他为了爱祖国，不顾一切地加入工作，所以暑假后他就不曾回日本来。过了半年多，便接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遭难的消息，而他的噩耗也同时传了来。唉！可怜我的小孩，也就在他死的那一个月中诞生了。唉！这个可怜的一生下来就没有父亲的小孩，叫我怎样安排？而且我的家庭既不承认我和余君的婚姻，那末这个小孩简直就算是个私生子，绝不容我把他养在身边。我没有办法，恰好我的妹子和妹夫来看我，见了这种为难，就把孩子带回去作为她的孩子了。从此以后，我的孩子便姓了我妹夫的姓，与我断绝母子关系，而我呢，仍在外面帮人家作事，不知不觉已过了二十多年。……”

“啊，原来她还是烈士夫人呢！”建悄悄地对我说。

“可不是吗？……但她的境遇也就够可怜了。”我说。

建和我都不免为她叹息,她似乎很感激我们对她的同情,紧紧握着我的手,好久才说道:“你们真好啊!”一面含笑将绸包收起告辞走了。

过了两个月,天气渐渐冷了,每天自己作饭洗碗够使人麻烦的,我便和建商议请那位烈士夫人帮帮我们。但我们经济很穷,只能每月出一半的价钱,不知道她肯不肯就近帮帮忙,因此我便去找柯太太请她代我们接洽。

那时柯太太正坐在回廊晒太阳,见我们来了,便让我们也坐在那里谈话,于是我便把来意告诉她。柯太太笑了笑道:“这正太不巧,……不然的话那个老太婆为人极忠厚,绝不会不帮你们的。不过现在她正预备嫁人,恐怕没有功夫吧!”

“呀,嫁人吗?”我不禁陡然地惊叫起来道:“这真是想不到的事,她现在将近五十岁的人,怎么忽然间又思起凡来呢?”

柯太太听了这话也不禁笑了起来,但同时又叹了一口气道:“自然,她也有她的苦痛,照我看来,以为她既已守了二十多年寡,断不至再嫁了。不过,她从前的结婚始终是不曾公布的,她娘家父母仍然认为她没有结婚,并且余先生家里她势不能回去。而她的年纪渐渐老上来,孤孤单单一个无依无靠的人,将来死了都找不到归宿,所以她现在决定嫁了。”

“嫁给什么人?”建问。

“一个日本老商人,今年有五十岁吧!”

“倒也是个办法!”建含笑地说。

他这句话不知为什么惹得我们全笑起来。我们谈到这

里，便告辞回去。在路上恰好遇见那位烈士夫人，据说她本月就要结婚，但她脸上依然憔悴颓败，再也看不出将要结婚的喜悦来。

真的，人们都传说，“她是为了找死所而结婚呢！”啊！妇女们原来还有这种特别的苦痛！……

（选自《妇女杂志》1931年第17卷第8号）

玫 瑰 的 刺

当然一个对于世界看得像剧景般的人,他最大的努力就是怎样使这剧景来得丰富与多变化,想使他安于任何一件事,或一个地主,都有些勉强。我的不安于现在,可说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而且无时无刻不想把这种个性表现在各种生活上,——我从小就喜欢飘萍浪迹般的生活,无论在什么地方住上半年就觉得发腻,总得想法子换个地方才好,当我中学毕业时虽然还只有十多岁的年龄,而我已开始撇开温和安适的家庭去过那流浪的生活了。记得每次辞别母亲和家人,独自提着简单的行李奔那茫茫的旅途时,她们是那样的觉得惘然惜别,而我呢,满心充塞着接受新刺激的兴奋,同时并存着一肩行李两袖清风,来去飘然的情怀。所以在一年之中我至少总想换一两个地方——除非是万不得已

时才不。

但人间究竟太少如意事，我虽然这样喜欢变化而在过去的三四年中，我为了生活的压迫，曾经俯首贴耳在古城中度过。这三四年的生活，说来太惨，除了吃白粉条，改墨卷，作留声机器以外，没有更新鲜的事了。并且天天如是，月月如是，年年如是。唉！在这种极度的沉闷中，我真耐不住了。于是决心闯开藩篱，打破羁勒，还我天马行空的本色，狭小的人间世界，我不但不留意了，也再不为它的职权所屈服了。所以在过去的一年中，我是浪迹湖海——看过太平洋的汹涛怒浪，走过繁嚣拥挤的东京，流连过西湖的绿漪清波。这些地方以西湖最合我散荡的脾味，所以毫不勉强地在那里住了七个多月，可惜我还是不能就那样安适下去，就是这七个月中我也曾搬了两次家。

第一次住在湖滨——那里的房屋是上海式的鸽子笼。而一般人或美其名叫洋房。我们初搬到洋房时，站在临湖的窗前，看着湖中的烟波，山上的云霞，曾感到神奇变化的趣味，等到三个月住下来，顿觉得湖山无色，烟波平常，一切一切都只是那样简单沉闷，这个使我立刻想到逃亡。后来花了两天工夫，跑遍沿湖的地方，最终在一条大街的弄堂里，发现了一所颇为幽静的洋房；这地方很使我满意，房前有一片苍翠如玉的桑田，桑田背后漾着一湾流水。这水环绕着几亩禾麦离离的麦畦；在热闹的城市中，竟能物色到这种类似村野的地方：早听鸡鸣，夜闻犬吠，使人不禁有世外桃源之想。况且进了那所房子的大门，就看见翠森森一片竹林，在微风里摇掩作态；五色缤纷的指甲花，美人蕉，金针菜，和牵牛，木槿都历历落落布满园中；在万花丛里有一条三合土的马路，路旁种了十余株的葡萄，路尽头便是那又宽

畅又整洁的回廊。那地方有八间整齐的洋房,绿阴阴的窗纱。映了竹林的青碧,顿觉清凉爽快。这确是我几年来过烦了死板和繁嚣的生活,而想找得的一个休息灵魂的所在。尤其使我高兴的是门额上书着“吾庐”两个字;高人雅士原不敢希冀,但有了正切合我脾味的这个所在,谁管得着是你的“吾庐”,或他的“吾庐”? 暂时不妨算是我的“吾庐”,我就暂且隐居在这里,何尝不算幸运呢?

在“吾庐”也仅仅住了一个多月,而在这一个多月中,曾有不少值得记忆的片段,这些片段正像是长在美丽芬芳的玫瑰树上的刺,当然有些使接触到它的人们,感到微微的痛楚呢!

捉 贼

当我们初到一个地方——一个陌生的地方,容易感到兴趣,但也最容易感到一种莫明其妙的疑惧,好像对于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多少总有些猜不透的感想。

当天我们搬到“吾庐”来——天气正是三伏,太阳比火伞还要灼人,大地生物都蒸闷得抬不起头来。我们站在回廊下看那些劳动的朋友们,把东西搬进来,他们真够受,喉咙里想是冒了火,口张着直喘气,额角上的青筋变成红紫色,一根根地隆起来。汗水淋着他们红褐色的脸,他们来往搬运了足足有二十多趟,才算完事。他们走后,我同建又帮着叶妈收拾了大半天,不知不觉已近黄昏了,——这时候天气更蒸闷,云片呆板着纹丝不动,像一个严肃无情的哲人面孔。树木也都静静地立着,便是那最容易被风吹动,发出飒飒声音的竹叶,也都是死一般的沉寂。气压非常低,正像铅

块般罩在大地上。这时候真不能再工作,那些搬来的东西虽只是安排了个大体,但谁真也不想再动一下。我们坐在回廊的石栏杆上,挥动大芭蕉叶,但汗依然不干。

吃过晚饭时,天空慢慢发生了变化。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不合作的气流,这一冲才冲破了天空的沉闷。一阵风过,竹叶也开始歌唱起来,哗哗飒飒的声响,充满了小小的庭园。忽然一个巨大的响声,从围墙那里发出来,我们连忙跑去看,原来前几天连着下雨,土墙都霉烂了。这时经过大风,便爽性倒塌了。——墙的用处虽然不大,但总强似没有。那么这倒了半边的墙,多少让我们有点窘;墙外面是隔壁农人家里的场院,那里堆了不少的干草,柳荫下还拴着一头耕田的黄牛。“啊,这里多么空旷,今夜要提防窃贼呢!”我看到之后不由对建和自己发出这样的警告。建也有同感,他皱紧眉头说:“也许不要紧,因为这墙外不是大街,只是农人的家,他们都有房产职业,必不致作贼。再说我们也是穷光蛋……不过倘使把厨房里的锅和碗都偷去,也就够麻烦的。”“是啊,我也有点怕。”我说。

“今夜我们留心些睡,明天我去找房东喊他派人来修理好了。”建在思索之后,这样对我说,这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大家都安然回到屋子里去。

“新地方总有些不着不落的,”我独自低语着。恰巧一眼又看到窗外黑黝黝的竹林,和院子中低矮而浓密的冬青树。这样幽怪的场所,——陡然使我想到一个眼露凶焰,在暗陬里窥望着我们的贼,正躲藏在那里。“哎呀!”我竟失声地叫了出来。建和同搬来的陈太太都急忙跑来问是见了什么?

我不禁脸红,本来什么都没见,只是心虚疑神疑鬼罢

了,但偏像是见了什么。这简直是神经病吗?承认了究竟有点不风光。只好撒谎说是一只猫的影子从我面前闪过,不提防就吓得叫起来了。这算掩饰过了,不过这时更不敢独自个坐在屋里,只往有人的地方钻。

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抱着满肚子鬼胎的,不住把眼往黑 漆的角落里望,很怕果真是见到什么。但越怕越要看,而越看也越害怕。最上的方法还是闭上眼,努力的把思想用到别方面去,这才渐渐地睡熟了。

在梦中也免不了梦到小贼和鬼怪一类可怕的东西。

恍惚中似有一只巨大的手,从脑后扑来,撼动我的头部。"糟了!"我喊着。心想这一来恐怕要活不成,我拚命的喊叫"救命!"但口里却发不出声音来,莫非声带已被那只大手掐断了吗?想到这里真想痛哭。隐隐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我用力的睁开两眼一看,原来是建慌张地站在我的面前,他的手正撼动着我的头部——这就是我梦中所见到的大手。但时候已是深夜,他为什么不睡却站在这里,而且电灯也不开,我正怀疑着,只听他低声说:

"外面恐怕来了贼!"

"真的吗,你怎么晓得?"我问。

"我听见有人从瓦上走过的声音,像是到我们的厨房里去了。""呀!原来真有人来偷我们的碗吗?"我自心里这么想着,但我说不出话来。只怔怔地看着建,停了一会儿,他说:

"我到外面看看去。"

"捉贼去吗?这是危险的事,你一个人不行,把陈喊起来吧!"我说。——陈是我们的朋友,他和夫人也住在我们的新居里,他是有枪阶级,这年头枪是好东西,尤其捉贼更

要借重他。建很赞同我的提议,然而他有些着慌,本打算打开寝室的门,走过堂屋去找陈!而在慌忙中,门总打不开。窗外的竹林飒飒的只是响,颓墙上的碎瓦片又不住哗哗地往下落,深夜寂静中偏有这些恼人心曲的声响,使我更加怕起来。但为了建的缘故,我只得大着胆子走向门边帮他开门;其实那门很容易开,我微微用力一拧,便行了,不知建为什么总打不开,这使得我们都有些觉得可笑。他走到陈的住房门口敲门,陈由梦中惊醒问道:“什么事呀!”

“你快点起来吧!”陈听了这话,便不再问什么,连忙开了房门,同时他把枪放在衣袋里。

“我们到院子里看看去,适才我听见些声响!”建说。

“好,什么东西,敢到这里来捣乱!”陈愤然地说。

陈的马靴走在地板上,震天价响,我听见他们打开堂屋的门走出走了。我两眼望见黑黝黝的窗外不禁怕起来,倘使贼趁他俩到外面去时,他便从前面溜进来,那怎么好?想到这里就打算先把房门关上,但两条腿简直软到举不起。于是我便作出蠢得令人发笑的事情来,我把夹被蒙住头,似乎这样便可以不怕什么了。

担着心,焦急地等待他们回来,时间也许只有五分钟,而我却闷出了一身大汗,直到建进来,我才把头从被里伸出来。

“怎么样,看见贼了吗?”我问。

“没有!”建说。

“你不是说听见有人走路的声音吗?”我问。

“真的,我的确是听见的,也许我们出去时,他就从缺墙那里逃去了!”建说。

“不是你作梦吧?”我有些怀疑,但他更板起面孔,一本

正经地说道:“没有的话,我明明听见的,我足足听了两三分钟,才叫你醒来的。”

“园子里到处都看过了吗？莫非躲在竹林子里吗?”我说。

“绝对没有,我同陈到处都看过了,竹林里我们看过两次,什么都没有看到,除了一只黑猫!”建说。

“没有就是了！……不然捉住他又怎样对付呢?”我说。

“你真傻,这有什么难办,送到公安局去好了!”建说。

“来偷我们的贼,也就太可怜,我们有什么可偷？偷不到还要被捉到公安局去,不是太冤了吗?”我说。

“世界上只有小贼才是贼,至于大贼偷名偷利,甚至于把国家都偷卖了,那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大人物,公安局的人连正眼都不敢觑他一觑呢!”建说。

“你几时又发明了这样的真理!”

建不禁笑了,我也笑了,捉贼的一幕,就这样下了台。

池　　旁

这所新房子里,原来还有一个小小的池塘,在竹林的前面的墙角边,今天下午我们才发现了。池塘中的水似乎不深,但用竹篙子试了试以后,才晓得虽不深,也有八九尺,倘若不小心掉下去,也有淹死的可能呢!

沿着池溏的边缘,石缝中,有几只螃蟹在爬着,据叶妈说里面也有三四寸长的小鱼——当她在那里洗衣服时,看见它们在游泳着。这些花园,池塘,竹林,在我们住惯了弄堂房子的人们从来只看见三合土如豆腐干大小的天井的,自然便感到新鲜有生机了。黄昏时我同建便坐在池塘的石

凳上闲谈。

正在这时候门口的电铃响了一阵，我跑去打开，进来了两位朋友，一个瘦长脸上面有几点痘瘢的是万先生，另外一位也是瘦长脸，但没有痘瘢，面色比较近褐色的是时先生。

万先生是新近从日本回国，十足的日本人的气派，见了我们便打着日语道："シバデクテシタ"意思是久违了，我们也就像煞有介事的说了一声"イテツシセイ"意思是欢迎他们来，但说过之后，自己觉得有点肉麻，为什么好好的中国人见了中国人，偏要说外国话？平常听见洋学士洋博士们和人谈话，动不动夹上三两句洋文，便觉得头疼，想不到自己今天也破了例，洋话到底是现代的时髦东西咧！

说到那位时先生虽不曾到过外洋，但究竟也是二十世纪的新青年，因此说话时夹上两三个英文名辞，也是当然的了。

我们请他们也坐在池塘旁的石凳上。

——这时我的思想仍旧跑到说洋话的问题上面去：据我浅薄的经验，我永不曾听见过外国人互相间谈话曾引用句把中文的，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讲中国话一定要夹上洋文呢？莫非中国文字不足表达彼此间的意思吗？——尤其是洋学士大学生们——当然我也知道他们的程度是强煞一般民从，不过在从前闭关时代，就不见得有一个人懂洋文，那又怎么办呢？就是现在土货到底多过舶来品，然则这些人永远不能互相传达思想了，可是事实又不尽然——难道说，说洋话仅仅是为了学时髦吗？"时髦"这个名辞究竟太误人了，也许有那么一天，学者们竟为了"时髦"废除国语而讲洋文，……那个局面可就糟！简直是人不杀你你自杀，自己往死里钻啊！……

我只呆想着这些问题，倒忘记招呼客人，还是建提醒说："天气真热，让叶妈剖个西瓜来吃吧？"

我到里面吩咐叶妈拿西瓜，同时又拿了烟来。客人们吸着烟，很悠闲地说东谈西，万先生很欣赏这所房子，他说这里风景清幽，大有乡村味道，很合宜于一个小说家，或一个诗人住的。时先生便插言道：

"很好，这里住的正是一位小说家，和一位诗人！"

我们对于时先生的话，没有谦谢，只是笑了一笑。

万先生却因此想到谈讲的题目，他问我：

"女士近来有什么新创作吗？我很想拜读！"

"天气太热，很难沉住心写东西，大约有一个多月，我不曾提笔写一个字。听说万先生近来很译些东西，是哪一个人的作品？"我这样反问他。

"我最近在译日本女和家林芙美子的《放浪记》，这是一篇哄动日本现代文坛的新著作，"……万先生继续着谈到这一位女作家的生平……

"真的，这位女作家的生活是太丰富了，她当过下女，当过女学生，也当过戏子，并且嫁过几次男人。……我将来想写一篇关于她的生活的文章，一定很有趣味！"

叶妈捧着一大盘子的西瓜来了，万先生暂时截断他的话，大家吃着西瓜，渐渐天色便灰黯起来。建将回廊下的电灯开了，隐隐的灯光穿过竹林，竹叶的碎影，筛在我们的襟袖上，大家更舍不得离开这地方。池塘旁的青蛙也很凑趣，它们断断续续地唱起歌来。万先生又继续他的谈话：

"林芙美子的样子、神气，和不拘的态度都很像你。"他对我这样说。

"真的吗？可惜我在日本的时候没有去看看她，……我

觉得一个人的样子和神气都能相像,是太不容易碰到的事情,现在居然有,……我倘使将来有机会再到日本去,一定请你介绍我见见她。……”

“她也很想见你。”万先生说。

“怎么她也想见我？……”我有些怀疑地问他。

“是的,因为我曾经和她谈过你,并且告诉她你在东京,当时她就要我替她介绍,但我在广岛,所以就没有来看你。”

谈话到了这里,似乎应当换个题目了,在大家沉默几分钟之后,我为了有些事情须料理便暂时走开。他们依然在那里谈论着,当我再回到池塘旁时,他们正在低声断续地谈着。

“喂,当心,拥护女权的健将来了!”建对我笑着说。

“你们又在排揎女子什么了?”

“没有什么,我们绝不散……”时先生含笑说。

“哼,没有什么吗？你们掩饰的神色,我很看得出,正像说‘此地无银三十两’,不是辩解,只是口供罢了!”

这话惹得他们全哈哈地笑起来,万先生和时先生竟有些不大好意思,在他们脸上泛了点微红。

“我们只是讨论女性应当怎样才可爱?”万先生说。

“那为什么不讨论男性应当怎样才可爱呢?”我不平地反驳他们。

“本来也可以这样说,”万先生说。

“不见得吧！你们果真存心这样公平也就不会发生以上的问题了!”我说。

“不过是这样,女性天生是占在被爱的地位上,这实在是女性特有的幸福,并不是我们故意侮辱女性!”时先生说。

“好了,从古到今女子只是个玩物,等于装饰品一类的

东西,……这是天意,天意是无论如何要遵从的;不过你们要注意在周公制礼作乐之前,男女确是平等的呢!”

“其实这都不成问题,我们不过说说玩笑吧了!”万先生说。

他们脸上,似乎都有些不自然的表情,我也觉得不好深说下去,无论如何,今天我总是个主人,对于一个客人,多少要存些礼貌。——我们正当辞穷境窘的时候,叶妈总算凑了趣,她来喊我们去吃饭。

小小的猜忌

我们的新家,不断的有客来,——最近万先生因为喜欢这里的环境好,他就搬到我们的厢房里住着,使这比较冷静的小家庭顿然热闹起来。每天在午饭后,我们多半齐集在客厅里谈谈笑笑,很有意思,并且时先生也多半要来加入的。

有一天,天色有些阴黯,但仍然闷热,我们都不想工作,万先生虽比我们吃得苦,不管汗怎么流,他还伏在桌旁译他的文章,不过也只写了三五行,便气喘着到客厅里来,人人都有些倦,谈话也不起劲。正在这时,听见铃响,门响,最后是许多细碎的高跟皮鞋走在石子路的声响。我们知道有客来,然而想不起是谁,好奇心驱逐着我,离开沙发走到门口去欢迎。纱门打开后只见时先生领着两位时髦的小姐,走了进来。——这两位小姐都是摩登式的,但一个是带有东方美人的姿态,长发掠得光光的披垂的肩上,身着水绿色镶花边的长旗袍,脚上穿着黑色的带钻花的漆皮鞋,长统肉色丝袜,态度称得起温柔婉媚,只是太富肉感,同时就不免稍

嫌笨重。至于那一位呢，面容是比较清瘦，但因为瘦，所以脖颈就特别显长，再穿上中国化的西装，胸部的上端完全露在外面，更使人觉得瘦骨如柴的可怜了，她也是穿的黑皮鞋，肉色长统袜，但是衣服是鲜艳的桃色。时先生呢。还是穿的他那件已经旧了的白色夏布大衫。“究竟女子是被人爱的。”我莫明其妙的又想到这句话，神情呆板的忘却招呼这两位尊贵的来客，而客人竟来和我行握手礼。我有些窘，连忙问好，又请她们座，仿佛在云端里似的忙乱了一阵。

这两位客人，绝不是初会，所以彼此间谈到别后的情形，竟至滔滔不绝，这一来把万先生和时先生都冷落在一旁，但我觉得他们也还感兴趣，大约这又是两位摩登小姐的魔力了。

天将近黄昏了，西北方的阴云更积得厚起来，两位小姐便站起来告辞，我当然要挽留她们再坐一坐，不过快到夜饭的时候了，家里没有留客吃饭的菜，也不敢着实的留住她们。而万先生和时先生拘留她们的态度就比我诚恳多了。两位小姐就允许明天早些来同我们玩个整天。

客人走后，我们仍旧回到客厅里来。

“你们看这两位小姐够得上几分？建！”万先生说。

“你们说说看，”建不曾具体答复。

“我说那位胖些的芝小姐还不错，可以得个七十五分，菡小姐呢，太瘦了，并且背似乎还有些驼，最多只得六十五分。”时先生这样批评。

“我觉得她们都很平常，大概也只能得这个分数吧！”建沉思后这样说了。

万先生听见他们两人的谈话，似乎有些不平，他很起劲地站起来，走到放在房中间的圆桌旁，倒了一杯茶喝过之后

说：

“我的意思和你们两位正相反，我觉得菡小姐比芝小姐好，芝小姐那么胖，只能给人一些肉的刺激。菡小姐却有一种女性的美，眉梢眼角很有些动人处。”

“当然你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呀！”时先生似开玩笑似讥讽地说：“你们不晓得万先生对于菡小姐是一见倾心，他屡次在我面前夸奖她呢！”

“这真笑话，我老万何至于那么无聊！”万先生说。

“你何必说那样的撇清话呢，这个年头谁没有一两件浪漫事儿吗？”时先生打趣般地说。

“好了，老时你为什么不说说你自己的浪漫史啊！”万先生报复地说。

“万先生和时先生本来是很好的朋友，你们彼此间的浪漫史，自然谁也不必瞒谁，何妨说出来给我们听听呢？”我说。

“你们不晓得老时从前有许多爱人，就是那位玉小姐他也曾爱过。”万先生说。

“既是有过爱人怎么不爱到底呢？”建问。

“大约玉小姐又有了新欢吧？……这个年头的小姐们真不容易对付，因为恋爱不知害了多少好青年？”万先生说。

“不过恋爱到底是富于活跃的生命的，无论怎么可怕，我还是要爱，只可惜现在没有相当的对象，喂，你们也替我帮帮忙啊！”时先生说。

“你是不是想向芝小姐进攻？”万先生问。

“那也不一定……你呢？……不过你已经有了老婆，当然用不着了。”

“哦，万先生已经结过婚吗？……那真有点不对，前天

晚上,你还要我替你介绍一个老婆,我幸喜还没替你进行!……”万先生本来说他需要一个老婆,我以为他还不曾结婚呢,时先生今夜无意中泄漏了他的秘密,我又责问他;自然他大不高兴,但他也不好说什么,只是无精打彩地沉默着。

一个小小猜忌的根芽就在这时候种下了。

第二天我们伴着两位小姐去游湖,划子到岳王庙时,我们上了岸,到附近的杏花村去吃饭。

杏花村是一个很有幽趣的所在,小小的园子里有几座灵巧的亭子,我们就在西南的那一个亭子里坐下。伙计在那铺着白色的台布上安放了象牙箸,银匙,酒杯,随后就端了几盆时鲜的雪藕和板栗来。

在吃栗子的时候,万先生剥了一个送到菡小姐的面前说:“请吃一个!”

“老万又要碰钉子了!”时先生插嘴说。

果然菡小姐将栗子送了回来说:“万先生请自己吃,我们虽是弱者,但剥栗的力量还有。”

“哈哈……”全桌的人都笑了。

万先生真不好意思,由不得迁怒到时先生身上:

“老时你何必专门敲边鼓!”

时先生不说什么,只是笑。万先生也沉默起来,而那两位小姐却高谈阔论得非常起劲。

今夜大家都喝了些酒。时先生格外高兴地同两位小姐攀谈着,只有万先生一声不响地望着湖水出神。

“老万!怎么不说话,莫非见景生情,想到日本的情人吗?”时先生似挑拨般地说。

“真怪事,我老万有没有情人想不想情人,与你老兄有什么关系?何必这样和我过不去!”万先生真有些气愤了。

为了他俩的猜忌,我们也没了兴致。

在回来的路上,建如有所感地对我说:

“女人究竟是祸水,为了一个女人,可以亡国,可以破家,当然也可以毁了彼此间的友谊!何况小小的猜忌!”

一阵暴风雨

吃过午饭后建出去看朋友。

万先生陈太太和我都在客厅里坐着。不久时先生也来了,今天那两位小姐还要来——我们就在这里等候她们。

始终听不见门上的电铃响,时先生和我们都在猜想她们大概不来了。忽然沉默的陈太太叫道:“客人来了!客人来了!”万先生抢先地迎了出去,一个面生的女客提着一个手提箱,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这里有没有一位张先生?”

“有,但是他出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

“那我们不清楚!……您贵姓?”万先生问她。

“我吗?姓张。”

“是张先生的亲眷吗?从那里来?”

“是的,我从上海来!”

万先生殷勤地递了一杯茶给她,她的眼光四处的溜着神气不善,我有些怀疑她的来路,因悄悄地走了出来,并向万先生和时先生丢了一个眼色。他们很机警,在我走后他们也跟了出来。

“你们看这个女人,是什么路道?”我问。

“来路有点不善,我觉得,……你同张先生很熟,大约总

有点猜得出吧!"

张先生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最近也搬到此地来住。他是一个好心的人,不过年轻的时候,有些浪漫,我曾听他说,当他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曾被一个咖啡店的侍女引诱过,——那时他住在学校附近的一所房子的三层楼上。有一天他到咖啡店里去吃点心,有一个女招待很注意他,——不过那个女招待样子既不漂亮,脸上还有历历落落的痘瘢,这当然不能引起他的好感。吃过点心后他扔回到家里去。

过了一天,他正在房里看书,只见走进一个女子——这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当然使他不由得吃惊,不过在他细认之后,就看出那女子正是咖啡店里注意他的侍女。

"哦,贵姓张吗? ……请将今天的报借我看看。"

张先生把报递给她,她看过之后,仍旧坐着不动。

当然张先生不能叫她走,便和她谈东说西地说了一阵,直到天黑了她才辞去。

第二天黄昏时,她又来找张先生,她诉说她悲苦的身世,张先生是个热心肠的人,虽不爱她,却不能不同情她没有父母的一个孤苦女儿,——但天知道这是什么运命,这一天夜里,她便住在张先生的房里。

这样容易的便发生关系,张先生不能不怀疑是上了当,因此第三天就赶紧搬到他亲戚家里去了。

几个月之后,那个女子便来找他,在亲戚家里会晤这样一个咖啡店的侍女,究竟不风光,因此他们一同散步到徐家汇那条清静的路上去。

"你知道,我现在已经发觉生理上起了变化。"她说。

"什么生理上起了变化? 我不懂你的意思!"但张先生心里也有点着慌,莫非说,就仅仅那夜的接触,便惹了祸吗?

……

“怎么你不懂,老实告诉你吧,我已经怀了孕。”

“哦!”张先生怔住了。

“现在我不能回到咖啡店去,我又没有地方住,你得给我想想法子。”她说。

张先生心里不禁怦怦地跳动,可怜,这又算什么事呢?从来就没想和这种女人发生关系,更谈不到和她结婚,就不论彼此的地位,我对她就没有爱,但竟因她的诱引,最后竟得替她负责!……

张先生低头沉思着,一句话也说不出。

“你怎么不响?……我预备明天就搬出咖啡店,你究竟怎么对付我?”

“你不必急,我们去找间房子吧!”

总算房子找到了,把她安置好,又从各处筹了一笔款给了她,张先生便起身到镇江去作事。

两个月以后她来信报告说已经生了一个女孩。

这使张先生有点觉得怪,怎么这么快?不到六个月便生了一个女孩,……但究竟年轻,不懂得孩子到底可否六个月生出?因脸皮薄,又不好对旁人讲。

张先生从镇江回来时曾去看她,并且告诉她将要回到北方的家里去。

“你不能回去,要走也得给我一个保障!”那女子沉思后毅然绝然地说。

“什么保障?”张先生慌忙地问。

“就是我们正式结了婚你再走!”那女子很强硬地要求。

“那无论如何办不到!我已经订过婚。”张先生说。

“订过婚也没有关系,现在的人就是娶两个妻子并不是

奇事,而且我已经是这个光景,怎能另嫁别人?”

“无论你的话对不对,我也得回去求得家庭的许可才是!”

“好吧,我也不忍使你为难,不过至少你得写一张婚书给我,不然你是走不得的。”

张先生本已定第二天就走,船票已经买好,想不到竟发生这些纠葛。“好吧!”张先生说:“你一定要我写,我就写一张!”

于是他在一张粗造的信笺上写了:

“为订婚事,张某与某女士感情尚称融洽,订为婚姻,俟张某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时,再正式结婚……”

这么一张不成格式的婚书总算救了张先生的急。

张先生回到北方去后,才晓得那个孩子并不是他的,过了两个月孩子因为生病死了,张先生的责任问题,很自然的解除了。从那时起张先生便和那女子断绝了关系,不知怎么今天她又找了张先生来。……

我同万先生和时先生正谈讲着,那位女客竟毫不客气地,走了进来。

“张先生究竟什么时候回来?”

万先生说:“那说不定,这里是一个姓陈的军官的房子,我们都是客人。……”

“军官吗,军官我也不怕!”那女子神经过敏地愤怒起来。

“哦,我并没有说你怕军官,事实是如此,我只把事实告诉你……你不是找张先生吗?……但这里也不是张先生的房子,他也只是借住的客人!”万先生有些不高兴地说。

那女客没有办法又回到客厅里去,万先生和时先生也

跟了进去。

“我从早晨六点钟从上海上车到此刻还没有吃东西，叫娘姨替我买碗面吃。”她说。

“她真越来越不客气，大有家主妇的神气，”万先生自心里想，但不好拒绝她，便喊娘姨来。可是娘姨的眼光是雪亮的，这种奇怪的女客没得主人的命令，她们是不轻易受支配的。

一个新来的湖南娘姨走了进来。

“万先生喊我什么事？”她说。

“你去给买一碗面来，这位女客要吃！”

“我是新来的，不晓得哪里有面卖。而且我正哄着小妹妹呢，你叫别个去吧！”她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万先生无故地碰了一个钉子，正在没办法的时候，门口响着马靴的声音，军官陈先生回来了。

这位陈军官是现代的军人，他虽穿着满身戎装，但人却很温文客气。

“好了，陈先生回来了，您有什么事尽可同陈先生说，他是这里的主人……”万先生对那个女子说。

“陈先生您同张先生是朋友吧！”她问。

“不错，我们是朋友。”陈先生说。

“那就好办了，唉，张先生太不漂亮了，为什么躲着不见我！”女子愤然地说。

“女士同张先生也是朋友吗？几时认识的？”陈先生问。

“我们呀也可以说是朋友，但实际上我们的关系要在朋友以上哩！”

“那么究竟是哪种关系呢？……怎么我从来没听张先生说过。”

"这个你自己去问张先生,自然会明白的。"

"那且不管他,只是女士找张先生有什么事?……张先生也是初搬到这里暂住,有时他也许不回来,……我看女士无论有什么事告诉我,我可以替你转达,好吧?"

"不,我就在这里等他,今天不回来明天总要回来了!"女子悍然地说。

"但是女士在这里究竟不便当啊。"

"也没有什么不便当,我今夜就在这里坐一夜,再不然就在院子里站一夜也不要紧!"

"女士固然可以这么作,可是我不好这样答应,不但对不起女士,也对不起张先生的。我想女士还是把气放平些,先到旅馆里去,倘使张先生回来了,我叫他去看你,有什么问题你们尽可从长计议,这样不是两得其便吗?"陈先生委婉地说。

"但是我一个孤身女子住旅馆总不便当,而且我们上海也有许多亲戚朋友,说来不好听。"陈先生听见那女子推辞的话,不禁冷笑了一声,正在这时候门外又走进两位女客,正是我们所期待的芝小姐与菡小姐了。她们走进来看了这位面生的女客,大家都怔住不响。

"我想女士还是先到旅馆去吧,一个女子住旅馆并不算希奇的事,你看这两位小姐不也是住在旅馆里吗?"陈先生指着芝小姐和菡小姐说。

"不过她们是两个人啊!"她说。

"住旅馆有什么要紧,我在上海时还不是一个人住旅馆,像我们这种离家在外求学的人,不住旅馆又住在什么地方?没有关系的……"

"是啊,难道说她们两位住得,女士就住不得?……而

且我这里还有熟识的旅馆可以送女士去。”

最后女子屈服了:“好吧,我就到旅馆去。”她说。“不过倘张先生不到旅馆来见我,我明天还是要来的。”她说。

“我想张先生再不会不见你的,放心好了!”陈先生说。

陈先生同着这位女客走了,一阵暴风雨也就消散了。

“你们猜要发生什么结果?”菡小姐说。

“不过破费几个钱,把那张婚书拿回来就完,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万先生说。

“对了,我看她的目的也不过要敲一笔竹杠而已。”

——这小庭园里一切都恢复了原状,正如暴风雨过后的晴天一样恬适清爽。

她

这几天我正在期待着一个朋友的来临,果然在一天的黄昏时她来了。

——我们不是初见,但她今夜的丰度更使我心醉,一个脸色润泽而体态温柔的少妇,牵着一只西洋种的雄狗,款步走进来时,使我沉入美丽的梦幻里。如钩的新月,推开鱼鳞般的云,下窥人寰,在竹林的罅隙间透出一股清光,竹叶的碎影筛在白色的窗幔上,这一切正是大自然所泻染出最优美的色与光。

我站在回廊的石阶旁边迎接她,我们很亲切地行过握手礼。她说:“我早就想来看你,但这几天我有些伤风,所以没有来。”

那只披着深黄色厚裘的聪明的小狗,这时正跟在它主人的身旁,不住地嗅着。

Coming这是小狗的名字,当它陡然抛开女主人跑向园角的草丛时,女主人便这样的叫唤它。真灵,它果然应声跳着窜着来了。我们就在廊下的藤椅上坐下。

成群的萤火虫,从竹林子里飞出来,像是万点星光,闪过蔚蓝色的太空,青蛙开始在池旁歌唱了。“这里景致真好!”她赞美着。

“以后你来玩,好不?”我说。

“当然很好,只是我不久便打算到北平去!”

“作什么去?……游历吗?”

“也可以算作游历……许多人都夸说北平有一种静穆的美,而且又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地点,所以我很想到北平去看看,同时我也想在那边读点书。”

“打算进什么学校?”

“我想到艺术学院学漫画。”

“漫画是二十世纪的时髦东西咧!”我说。

“不,我并不是为了时髦才学漫画,我只为了方便经济……你知道像我这样无产阶级的人,学油画无论如何是学不起,……其实我也很爱音乐,但是这些都要有些资本……所以我到如今颇后悔当初走错了路,我不应当学贵族们用来消遣的艺术。”

“你天生是一个爱好艺术,富于艺术趣味的人,为什么不当学艺术?”

“但是一切的艺术都是专为富人的,所以你不能忘记经济的势力。”

“的确这是个很重要的前提。”

我们谈话陡然停顿了,她望着那一片碧森森的翠竹沉思,我的思想也走入了别一个区域。——

真的，我对她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同情与好感，也许是因为把她介绍给我的那一位朋友，给我的印象太好。——那时我还在北平，有一天忽然接到一封挂号信，信的字迹和署名对我都似乎是太陌生，我费很久的思索，才记起来，——是一年前所结识一位姓黎名伯谦的朋友——一个富有艺术趣味的青年，真想不到他此时会给我写信，我在下课的十分钟休息时间中，忙忙把信看了。里面有这样的一段：

"我替你介绍一个同志的好朋友，她对于艺术有十分的修养，并且其人丰度潇洒，为近今女界中不多见的人材，倘使你们会了面一定要相见恨晚了，她很景慕北平的文风之盛，也许不久会到北平去。……"

我平生就喜欢丰度潇洒的人，怎么能立刻见到她才好，在那时我脑子里便自行构造了一种模型。但是我等了好久，她到底不曾到北平来，暑假时我也离开北平了。

去年冬天，我从日本回来时，住在东亚旅馆里，在一天夜里，有三位朋友来看我，——一个男的两个女的，其中就有一个是我久已渴慕着要见的她。

——一个年轻而丰度飘逸的少女，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身上穿了一件淡咖啡色西式的大衣，衣领敞开的地方，露出玫瑰红的绸衫，左边的衣襟上，斜插着一朵白玫瑰。在这些色彩调和的衣饰中，衬托着一张微圆的润泽的面孔，一双明亮的眼瞳温和地看着我，……这是怎样使人不易消灭的印象啊，但是我们不曾谈过什么深切的话，不久他们就告辞走了。

春天，我搬到西湖来，在一个温暖的黄昏里，我同建在湖滨散着步，见对面走来一对年轻的男女——细认之后原来正是她同她的爱人，我们匆匆招呼着，已被来来往往的人

影把我们隔断了。

从此我们又彼此不通消息,直到一个月以前,她同爱人由南方渡过蜜月再回杭州来,我们才第二次正式的会面。他们打算在杭州常住,因此我们便得到时常会面的机会。——

你预备几时到北平去呢?"在我们彼此沉默很久之后我又这样问她。

"大约在一个星期之后吧。"

"时间不多了,此次分别后又不知什么时候再能聚会……希望你在离开杭州以前再到我这里来一次吧!"

"好,我一定来的,你下半年仍住在杭州吗? 这里真是一个好地方,不过太住久了也没有什么意思,到底嫌太平静单调,你觉得怎样?"

"不错,我也就这样的感觉着了。所以我下半年大约要到上海去,同时也是解决我的经济问题!"

"唉,经济问题——这是个太可怕的问题呢,我总算尝够了它的残酷,受够了它的虐待……你大约不明白我过去的生活吧!"

"怎么? 你过去的生活……当然我没有听你讲过,但是最近我却听到一些关于你的消息!"

"什么消息?"

"但是我总有些怀疑那情形是真的,……他们说你在和你的爱人结婚以前,曾经和人订过婚!"

"唉,我知道你所听见不仅仅是这一点,其实说这些话的人恐怕也不见得十分明白我的过去,老实说吧,我不但订过婚而且还结过婚呢!"

她坦白的回答,使我有些吃惊,同时还觉得有点对她抱

愧，我何尝不是听说她已结过婚，但我竟拿普通女子的心理来揣度她，其实一个女子结了婚，因对方的不满意离了婚再结婚难道说不是正义吗？为什么要避讳——平日自己觉得思想颇彻底，到头来还是这样掩掩遮遮的，多可羞，我不禁红着脸，不敢对她瞧了。

“这些事情，我早想对你讲，——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同情心的人不多呢，尤其像你这样了解我的更少；所以我含辛茹苦的生活只有向你倾吐了。”

实在的，她的态度非常诚恳，但为了我自己的内疚，听了她的话，我更觉忸怩不安起来。我只握紧她的手，含着一包不知什么情绪的眼泪看着她——这时冷月的清辉正射着她幽静的面容，她把目光注视在一丛纯白的玉簪花上，叹了一口气说：

“在我还是童年的时代，而我已经是只有一个弱小的妹子的孤儿了。这时候我同妹妹都寄养在叔父的家里，当我在初小毕业的那一年，我弱小的妹妹，也因为孤苦的哀伤而死于肺病。从此我更是天地间第一个孤零的生命了。但是叔父待我很亲切，使我能继续在高小及中学求学，直到我升入中学三年级的那一年，叔父为了一位父执的介绍将我许婚给一个大学生，——他年轻老实，家里也还有几个钱，这在叔父和堂兄们的眼里当然是一段美满的姻缘。结婚时我仅仅十七岁。但是不幸，我生就是个性顽强的孩子，嫁了这样一个人人说好的夫婿，而偏感到刻骨的苦痛。婚后十几天，我已决心要同他离异，可是说良心话，他待我真好，爱惜我像一只驯柔的小鸟，因此他忽视了我独立的人格。我穿一件衣服，甚至走一步路都要受他的干涉和保护，——确然只是出于爱的一念，这也许是很多女人所愿意的，可是我就

深憾碰到了这样一位丈夫。他给了我很大的苦头吃，所以我们蜜月时期还没有完，便实行分居了。分居以后我的叔父和堂兄们曾毫不同情地诘责我；但是那又有什么效果？最后我毅然提出离婚的要求，经过了很久的麻烦，离婚到底成了事实。叔父和堂兄宣告和我脱离关系。唉，这是多么严重的局面！不过'个性'的威权，助我得了最后的胜利，我甘心开始过无告，但是独立的生活。

"我自幼喜欢艺术，那时更想把全生命寄托在艺术上。于是我便提着简单的行装来到杭州艺术大学读书，在这一段艰辛的生活里，我可算是饱受到经济的压迫。我曾经两天不吃饭，有时弄到几个钱也只买一些番薯充充饥。这种不容易挣扎的岁月，我足足挨了两个多月。后来幸喜遇见了那位好心的女教授，她含泪安慰我，并且允许每月津贴我十块钱的生活费，嘱我努力艺术……这总算有了活路。

"那时候我天天作日记，我写我艰辛的生活，写我伤惨的怀抱，直到我和某君结婚后才不写了。前几天我收拾书箱把那日记翻来看了两页，我还禁不住要落泪，只恨我的文字不好，不能拿给世上同病的人看。……"

"不过真的艺术品是用不着人工雕饰的，我想你还是把它发表了吧！"

"不，暂且我不想发表它，因为自始至终都是些悲苦的哀调，那些爱热闹的人们不免要讥责我呢！"

"当然各人的口味不同，一种作品出版后很难博得人人的欢心。不过我以为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是欢乐的事情太少，哪一个人的生命史上没有几页暗淡的呢？……将来我希望你能给我看看！"

她没有许可，也不曾拒绝，只是无言地叹了一口气。

那只小狗从老远的草堆中窜了出来,嗅着它主人的手似乎在安慰她。

"我真喜欢这只狗!"她说。

"是的,有的狗很灵……"

"这只狗就像一个聪明的小孩般地惹人爱,它懂得清洁,从来不在房里遗屎撒尿,适才你不是看见它跑到草堆里去吗? 那就是去撒尿 。……"

"原来这样乖!"

她不住用手抚摸小狗的背。我从来对于这些小生物不生好感,并且我最厌恶是狗,每逢看见外国女人抱着一只大狼狗坐在汽车上我便有些讨厌。但今天为了她,我竟改了平日对狗的态度,好意地摸了它的头部,它真也知越,两眼雪亮地望着我摆尾。

这时月光已移到院子正中来,时间已经不早了,几只青蛙在墙阴跳踉。她站起身整了整衣服道:

"我回去了,一两天再会吧!"

她的车子还等在门口,我送她上了车便折回来,走到院子里见了那如水的月光、散淡的花影恍若梦境。

时先生的帽子

我们的客厅,有时很像法国的"沙龙"。常来拜访的客人有著作家,诗人,也有雄辩家,每天三四点钟的时候,总可以听见门上的电铃断续地响着。在这样的响声中,走进各式各类的客人,带着各式各类的情感同消息。——炎夏不宜于工作,有了这些破除沉闷空气的来宾总算不坏。

这一天恰巧是星期日,那么来的人就更多了。因为陈

先生的缘故，也很有几个雄纠纠的武装同志光临。他们虽不谈文艺，但很有几个现代的军人，颇能欣赏文艺；这一来，谈话的趣味更浓厚了。

“我很想写一篇军人的生活。”我说。

“啊，说到军人的生活，真是又紧张又丰富的。我也觉得很有写的价值，只可惜我们没有艺术的训练！”一位高身材的上校说。

“喂，你们军队里收不收女兵？”我问。

“怎么？你想从军吗？……不过你的体格不够……前些日子有一位女同志曾再三要求到军队里来，最初当然不能通过；后来经过多方面的商榷，才允许让她来检察体格，但结果是失败了。而且她的身体真不坏，个子比你高得多呢！可是和男人比起来还是不行！”另一位脸上微有痘瘢的中尉说。

“这样看来，我是没有希望写军队生活一类的小说了。”我很扫兴地说。

“我看也不尽然，当兵你固然没有希望，但作看护妇是可以的。”陈先生说。

“好，将来你去打仗的时候，就收我作看护队队员吧！”

“你何必一定要写军队生活……我看你就替我的帽子作一篇小传吧！”时先生忽然举起他的陈旧的草帽向我笑着说。

“怎么，你的帽子有什么样历史吗？”

“唉，你们作文学的人，难道还观察不出我这帽子有点特别吗？”我听了这话，不禁把时先生的帽子拿来仔细地看了又看——帽子是细草编就的，花纹是四棱形，没有什么出奇处，但是颜色有些近于古铜，很明显地告诉我，这帽子所

经过风吹日晒的日子至少在五年以上，再翻过帽子里来看，那就更不得了，黝黑的垢腻，把白色的布质完全掩盖住。

“啊，你从哪个古物陈列所里买得这顶帽子?”我说。

“哈，哈，哈，哈，”时先生大笑道：“那也不至于就成了古物吧？你们文学家真会虚张声势；老实说吧，这帽子在我头上盘旋的时候，不多不少，整整六个年头。”

“你真太经济，一顶草帽竟戴上六个年头！”建说。

“不，我并不是经济，只是这顶帽子曾经伴着我，经过最甜和最苦的日子，所以我不忍弃了它。”

“哦，原来如此，那么请你的帽子说说它的汗马功劳吧！”我说。

“好吧，我来替它说，可是有一个条件：我说完你一定要替我写一写。”

“那也要看值不值写！”

“密司黄你就答应他，我晓得那里面一定有一段有趣的浪漫史……”陈先生含笑说。

“既然如此我就答应你。……请你开始述说吧！”

那几位武装同志，都挺直着身子坐在旁边笑眯眯地等待时先生的陈述：

“自从我被命定成了一顶帽子，我就被陈列在上海大马路的一家铺子的玻璃橱里。在我的四周有很多的同伴，它们个个都争奇斗艳地在引诱过往的游人。果然有西装少年，长衫阔少，都停住脚，有的对它们看一看，便走开了。有的摸一摸也就放下了。有的像是对它们亲切些，把它们拿下来摸着看着最后放在头上试了试，但很少能终得人们的欢心，最后依然把它们放在橱里，毫不留恋地去了。我看了这个情形心里很悲哀，不知哪一天才有好主顾呢？正在这

时候，只见从外面走进一个身穿夏布大褂的青年来，他站在橱旁把所有的同伴看了又看，试了又试，最后他竟看上了我，他欣然地把我戴在头上，从此我便跟着这位青年去了。

“第一次他把我带到他的家里，放在他的书桌上，他拿起一根香烟，燃了自来火吸着，他像是在沉思什么，不久他便拿出一张美丽的绿色信笺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女友琼。他约她今晚在夏令配克看电影。我晓得今天晚上该我出风头了，我不禁喜欢地跳了起来，不小心几乎掉在地上，幸喜我的主人把我挡住，我才得安然无恙地伏在桌上。

“晚饭后我的主人一切都料理停当——皮鞋擦得雪亮，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又对着镜把头发梳了又梳，然后把我戴在头上，意气扬扬地出门去了。

“到电影场时他买了两张头等的入场卷，看看时间还早，他便不忙到里面去，只在门口徘徊着。九点钟到了，来看电影的人接连不断往里走，但还没有看见那位琼女士的仙踪。眼看场里的电灯全熄了，那位琼女士才姗姗地来了。他们在电影场虽然没有谈说什么，可是我也知道主人很爱这位琼女士，因为主人常常侧转头向琼女士好意地注视着。从这一次后，我常常同着主人会琼女士在公园里、电影场，有时也在大菜间里。

“不久秋天到了，一阵阵的凉风吹着，主人便对我起了憎嫌，暂且把我放在帽盒里。在我们分别的一段时间中，我不能知道主人又经过些什么变化。

“第二年的夏天来时，我又恢复了和主人的亲切关系，但是主人那时候似乎遇见了什么不幸的事，他总不大出门，只在书房里呆坐着，有时还听见他低声的叹息。唉！究竟为了什么呢？我真怀疑，便整天守着他，打算探出他的秘

密。有一天夜里,全家的人都睡了。只有主人对着窗外的月儿出神。后来他从屉子里拿出一张如红色的片子来。……

某月某日某君与琼女士结婚。

"'啊,这就是了!'我不禁独自低语着:'怪不得主人那样不高兴呢,原来那位美丽的琼女士竟被别人占有了。'这时主人看着片子,竟至滴下泪来。多可怜那失恋的人儿。

"过了几天我看见主人收拾了书籍衣物,像是要长行的神气。'到哪里去呢?'我怀疑着:'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呢?'可怜的主人近来更忧郁更憔悴了。

"在一天东方才有些发亮的时候,主人就起来,坐在什物杂乱的书案旁,在一张白色的信笺上写道:

'唉!我走了,走到天之涯地之角去,琼既然是不能给我幸福,我在这里只增加苦恼,反不如远去的好。幸福往往只给走运的人,我呢!正是爱情上失败的俘虏。……'

"主人写了这张不知给什么人的信,他将信压在砚石下就匆匆拿着简单的行李走了。从此我同着主人过飘流的生活,在南洋的小岛上整整住了三年,主人似乎把从前的伤心事渐渐淡忘了,今年便又回到这里……"

时先生陈述到这里便停住了,所有在坐的人们不禁望望时先生憔悴的面靥,同时也看看那顶值得留存的帽子,大家的心灵上,都微微觉得曾闪过一道黯淡的火花。

夜深了,这时来宾全兴尽告辞,时先生也怅然地拿着他的帽子,穿过那条长甬道去了。……

(选自《玫瑰的刺》,中华书局,1933年3月版)

几句实话

一个终朝在风尘中奔波倦了的人，居然能得到与名山为伍、清波作伴的机会，难道说不是获天之福吗？不错，我是该满意了！——回想起从前在北平充一个小教员，每天起早困晚，吃白粉条害咳嗽还不算，晚上改削那山积般的文卷真够人烦。而今啊，多么幸运！住在山清水秀的西子湖边，推窗可以直窥湖心；风云变化，烟波起伏，都能尽览无余。至于夕阳晚照，渔樵归休，游侣行歌互答，又是怎样美妙的环境呢！

但是冤枉，这两个月以来，我过的，却不是这种生活。最大的原因，湖色山光，填不满我的饥肠辘辘。为了吃饭，我与一支笔杆儿结了不解缘，一时一刻离不开它。如是，自然没有心情、时间去领略自然之美了，——所以我这才明

白,吟风弄月,充风流名士,那只有资产阶级配享受,贫寒如我,那只好算了吧,算了吧!

那么,我现在过的又是什么生活呢?——每天早晨起来,好歹吃上两碗白米粥,花生米嚼得喷鼻香,惯会和穷人捣乱的肚子算是有了交代。于是往太师椅上一坐,打开抽屉,东京带回来的漂亮稿纸,还有一大堆,这很够我造谣言发牢骚用的了。于是由那暂充笔筒用的绿瓷花瓶里,请出那三寸小毛锥,开宗明义第一件事,是瞪着眼,东张西望,搜寻一个好题目。——这真有点不易,至少要懂点心理学,才好捉摸到编辑先生的脾味;不然题目不对眼,恼了编辑先生,一声"狗屁",也许把它扔在字纸篓里换火柴去。好容易找到又新鲜又时髦的题目了,那么写吧。一行,两行,三行,……一直写满了一张稿纸。差不多六百字,还要是运气好,就能换到块把大洋。如是来上十几页,这个月的开销不愁了。想到这里,脸上充满了欣慰之色。但是且慢高兴!昨天刮了一顿西北风,天气骤然冷下来,回头看看床上,只有一床棉被,不够暖。无论如何,要添作一床才过得去。

再说厨房里的老叶,今早来报告:柴快没了;煤只剩了几块;米也该叫了。这一道催命符真凶,立刻把我的文思赶跑了。脑子里塞满了债主自私的刻薄的面像,和一切未来的不幸。……不能写了,放下笔吧!不成,那更是饥荒!勉强地东拉西凑吧。夜深了,头昏眼花,膀子疼,腰杆酸,"唉呀"真不行了,明天再说吧!数数稿纸,只写了四张半,每张六百字,再除去空白,整整还不到两千五百字。棉被还是没着落,窗外的北风,仍然虎吼狼啸,更觉单衾欠暖。然而真困,还是睡下吧。把一件大衣盖在被上,幸喜睡魔光顾得快,倒下头来便梦入黑酣。我正在好睡,忽听扑通一声,把

我惊醒。翻身爬起来一看:原来是小花猫把热水瓶打倒了。这个家伙真可恨,好容易花一块多钱买了一只热水瓶,还没有用上几天,就被它毁了,真叫做“活该”!我气哼哼地把小花猫摔了出去,再躺下睡,这一来可睡不着了。忽见隔床上的他,从睡梦里跳起有半尺高,一连跳了五六下,我连忙叫醒他说:“你梦见什么了,怎么睡梦里跳起来?”他“哎哟”了一声道:“真累死我了!我梦见爬了多少座高高低低的山峰,此刻还觉得一身酸痛!”

“唉!不用说了,你白天翻了多少书?……大概是累狠了?!”他说:“是了。我今天差不多写了五千字吧!”

“明天还是少写点好。”我说。

“不过今天已经十五了,房钱电灯钱都还没有着落,少写行吗?”

我听了这话不能再勉强安慰他了。大半夜,我只是为这些问题盘算,直到天色发白时,我才又睡着了。

八点半了,他把我喊醒。我一睁眼看太阳光已晒在窗子上,我知道时候不早了。连忙起来,胡乱吃了粥,就打算继续写下去,但是当我坐在太师椅上时,我觉得我的头部,比压了一块铅板还重,眼睛发花,耳朵发聋。不写吧,真怕到月底没法交代;写吧,没有灵感不用说,头疼得也真支不住。但是生活的压迫,使我到底屈服了。一手抱着将要暴裂的头,一手不停地写下去。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纸上画的是什么?——“苦闷可以产生好文艺”,在无可如何之时,我便拿它来自慰!来解嘲!

这时他由街上回来,看见我那狼狈相,便说道:“你又头疼了吧,快不要写,去歇歇呀!——我译的小说稿已经寄去了,月底一定可以领到稿费。我想这篇稿子译得不错,大约

总可以卖到十五块钱，屉子里还有五块，凑合着也就过去了。”

“唉！只要能凑合着过去，我还愁什么？但是上个月我们寄出去三四万字的稿子，到现在只收回十几块钱，谁晓得月底又是怎样呢？只好多写些，希望还多点，也许可以碰到一两处给钱的就好了！”

他平常是喜说喜笑，这一来也只有皱了一双眉头道：“你本来身体就不好，所以才辞去教员不干，到这里休息。谁想到卖文章度日，竟有这些说不出的压扎的苦楚！早知道这样，打死我也不想充什么诗人艺术家了。……怎么人家菊池宽就那么走红运，住洋房坐汽车，在飞机上打麻雀！……”

“人家是日本人啊！……其实又何止菊池宽，外国的作家比我们舒服的多着呢！所以人家才有歌德有莎士比亚有拜伦有易卜生等等的大艺术家出现。至于我们中国，艺术家就非得同时又充政治家，或教育家等，才能生活，谁要打算把整个的生命献给艺术，那只有等着挨饿吧！在这种怪现象之下，想使中国产生大艺术家，不是做梦吗？唉！吃饭是人生的大问题，——非天才要吃饭，天才也要吃饭，为了吃饭去奋斗，绝大的天才都不免要被埋葬；何况本来只有两三分天才的作家，最后恐怕要变成白痴了……”我像煞有些愤慨似的发着牢骚，同时我的头部更加不舒服起来。他叫我不要乱思胡想，立刻要我去睡觉。我呢，也真支不住了，睡去吧！正在有些昏迷的时候，邮差送信来了。我拆开一看，正是从北平一个朋友寄来的，他说：“听说你近状很窘，还是回来教书吧！文艺家那么容易作？尤其在我们贵国！……”

不错，从今天起，我要烧掉和我缔了盟约的那一支造谣言的毛锥子，规规矩矩去为人之师，混碗饱饭吃，等到那天发了横财，我再来充天才作家吧！正是“放下毛锥，立地得救”。哈哈！善哉！

选自《北平晨报》副刊《学园》45、46号，
1931年3月26日、27日出版

秋光中的西湖

我像是负重的骆驼般，终日不知所谓的向前奔走着。突然心血来潮，觉得这种不能喘气的生涯，不容再继续了，因此便决定到西湖去，略事休息。

在匆忙中上了沪杭甬的火车，同行的有朱、王二女士和建，我们相对默然地坐着。不久车身蠕蠕而动了，我不禁叹了一口气道："居然离开了上海。"

"这有什么奇怪，想去便去了！"建似乎不以我多感慨的态度为然。

查票的人来了，建从洋服的小袋里掏出了四张来回票，同时还带出一张小纸头来，我捡起来，看见上面写道："到杭州：第一大吃而特吃，大玩而特玩……"真滑稽，这种大计划也值得大书而特书，我这样说着递给朱、王二女士看，她们

也不禁哈哈大笑了。

来到嘉兴时,天已大黑。我们肚子都有些饿了,但火车上的大菜既贵又不好吃,我便提议吃茶叶蛋,便想叫茶房去买,他好像觉得我们太吝啬,坐二等车至少应当吃一碗火腿炒饭,所以他冷笑道:"要到三等车里才买得到。"说着他便一溜烟跑了。

"这家伙真可恶!"建愤怒地说着,最后他只得自己跑到三等车去买了来。吃茶叶蛋我是拿手,一口气吃了四个半,还觉得肚子里空无所有,不过当我伸手拿第五个蛋时,被建一把夺了去,一面埋怨道:"你这个人真不懂事,吃那么许多,等些时又要闹胃痛了。"

这一来只好咽一口唾沫算了。王女士却向我笑道:"看你个子很瘦小,吃起东西来倒很凶!"其实我只能吃茶叶蛋,别的东西倒不可一概而论呢!——我很想这样辩护,但一转念,到底觉得无谓,所以也只有淡淡地一笑,算是我默认了。

车子进杭州城站时,已经十一点半了,街上的店铺多半都关了门,几盏黯淡的电灯,放出微弱的黄光,但从火车上下来的人,却吵成一片,挤成一堆,此外还有那些客栈的招揽生意的茶房,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不知化了多少力气,才打出重围叫了黄包车到湖滨去。

车子走过那石砌的马路时,一些熟习的记忆浮上我的观念界来。一年前我同建曾在这幽秀的湖山中作过寓公,转眼之间早又是一年多了,人事只管不停地变化,而湖山呢,依然如故,清澈的湖波,和笼雾的峰恋似笑我奔波无谓吧!

我们本决意住清泰第二旅馆,但是到那里一问,已经没

有房间了,只好到湖滨旅馆去。

深夜时我独自凭着望湖的碧栏,看夜幕沉沉中的西湖。天上堆叠着不少的雨云,星点像怕羞的女郎,踯躅于流云间,其光隐约可辨。十二点敲过许久了,我才回到房里睡下。

晨光从白色的窗幔中射进来,我连忙叫醒建,同时我披了大衣开了房门。一阵沁肌透骨的秋风,从桐叶梢头穿过,飒飒地响声中落下了几片枯叶,天空高旷清碧,昨夜的雨云早已躲得无影无踪了。秋光中的西湖,是那样冷静,幽默,湖上的青山,如同深纽的玉色,桂花的残香,充溢于清晨的气流中。这时我忘记我是一只骆驼,我身上负有人生的重担。我这时是一只紫燕,我翱翔在清晨的天空中,我听见神祇的赞美歌,我觉到灵魂的所在地,……这样的,被释放不知多少时候,总之我觉得被释放的那一刹那,我是从灵宫的深处流出最惊喜的泪滴了。

建悄悄地走到我的身后,低声说道:"快些洗了脸,去访我们的故居吧!"

多怅惘啊,他惊破了我的幻梦,但同时又被他引起了怀旧的情绪,连忙洗了脸,等不得吃早点便向湖滨路崇仁里的故居走去。到了弄堂门口,看见新建的一间白木的汽车房,这是我们走后唯一的新鲜东西。此外一切都不曾改变,墙上贴着一张招租的帖子,一看是四号吉房招租……呀!这正是我们的故居,刚好又空起来了,喂,隐!我们再搬回来住吧!"

"事实办不到……除非我们发了一笔财……"我说。

这时我们已到那半开着的门前了,建轻轻推门进去。小小的院落,依然是石缝里长着几根青草,几扇红色的木门

半掩着。我们在客厅里站了些时,便又到楼上去看了一遍,这虽然只是最后几间空房,但那里面的气氛,引起我们既往的种种情绪,最使我们觉到怅然的是陈君的死。那时他每星期六多半来找我们玩,有时也打小牌,他总是摸着光头懊恼地说道:"又打错了!"这一切影像仍逼真地现在目前,但是陈君已作了古人,我们在这空洞的房子里,沉默了约有三分钟,才怅然地离去,走到弄堂门的时候,正遇到一个面熟的娘姨——那正是我们邻居刘君的女仆,她很殷勤地要我们到刘家坐坐。我们难却她的盛意,随她进去。刘君才起床,他的夫人替小孩子穿衣服。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够使她们惊诧了。谈了一些别后的事情,抽过一支烟后,我们告辞出来。到了旅馆里,吃过鸡丝面,王、朱两位女士已在湖滨叫小划子,我们讲定今天一天玩水,所以和船夫讲定到夜给他一块钱,他居然很高兴地答应了。我们买了一些菱角和瓜子带到划子上去吃。船夫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忠厚老头子,他洒然地划着。温和的秋阳照着我——使全身的筋肉都变成松缓,懒洋洋地靠在长方形的藤椅背上。看着划桨所激起的波纹,好像万道银蛇蜿蜒不息。这时船已在三潭印月前面,白云庵那里停住了。我们上了岸,走进那座香烟阒(qù)然的古庙,一个老和尚坐在那里向阳。菩萨案前摆了一个签筒,我先抱起来摇了一阵,得了一个上上签,于是朱、王二女士同建也都每人摇出一根来。我们大家拿了签条嘻嘻哈哈笑了一阵,便拜别了那四个怒目咧嘴的大金刚,仍旧坐上船向前泛去。

船身微微地撼动,仿佛睡在儿时的摇篮里,而我们的同伴朱女士,她不住地叫头疼。建像是天真般的同情地道:"对了,我也最喜欢头疼,随便到哪里去,一吃力就头疼,尤

其是昨夜太劳碌了不曾睡好。"

"就是这话了,"朱女士说:"并且,我会晕车!"

"晕车真难过……真的呢!"建故作正经的同情她,我同王女士禁不住大笑,建只低着头,强忍住他的笑容,这使我更要大笑。船泛到湖心亭,我们在那里站了些时,有些感到疲倦了,王女士提议去吃饭。建讲:"到了实行我'大吃而特吃'的计划的时候了。"

我说:"如要大吃特吃,就到'楼外楼'去吧,那是这西湖上有名的饭馆,去年我们曾在这里遇到宋美龄呢!"

"哦,原来如此,那我们就去吧!"王女士说。

果然名不虚传,门外停了不少辆的汽车,还有几个丘八先生点缀这永不带有战争气氛的湖边。幸喜我们运气好,仅有唯一的一张空桌,我们四个人各霸一方,但是我们为了大家吃得痛快,互不牵掣起见,各人叫各人的菜,同时也各人出各人的钱,结果我同建叫了五只湖蟹,一尾湖鱼,一碗鸭掌汤,一盘虾子冬笋;她们二位女士所叫的菜也和我们大同小异。但其中要推王女士是个吃喝能手,她吃起湖蟹来,起码四五只,而且吃得又快又干净。再衬着她那位最不会吃湖蟹的朋友朱女士,才吃到一个的时候,便叫起头疼来。

"那么你不要吃了,让我包办吧!"王女士笑嘻嘻地说。

"好吧! 你就包办,……我想吃些辣椒,不然我简直吃不下饭去。"朱女士说。

"对了,我也这样,我们两人真是事事相同,可以说百分之九九一样,只有一分不一样……"建一本正经地说。

"究竟不同是那一分呢!"王女士问。

"你真笨伯,这点都不知道,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啊!"建说。

这时朱女士正捧着一碗饭待吃，听了这话笑得几乎把饭碗摔到地上去。

“简直是一群疯子。”我心里悄悄地想着，但是我很骄傲，我们到现在还有疯的兴趣。于是把我们久已抛置的童年心情，从坟墓里重新复活，这不能说这不是奇迹罢！

黄昏的时候，我们的船荡到艺术学院的门口，我同建去找一个朋友，但是他已到上海去了。我们嗅了一阵桂花的香风后，依然上船。这时凉风阵阵地拂着我们的肌肤，朱女士最怕冷，裹紧大衣，仍然不觉得暖，同时东方的天边已变成灰黯的色彩，虽然西方还漾着几道火色的红霞，而落日已堕到山边，只在我们一霎眼的工夫，已经滚下山去了。远山被烟雾整个的掩蔽着，一望苍茫。小划子轻泛着平静的秋波，我们好像驾着云雾，冉冉的已来到湖滨。上岸时，湖滨已是灯火明耀，我们的灵魂跳出模糊的梦境。虽说这马路上依然是可以漫步无碍，但心情却已变了。回到旅馆吃了晚饭后，我们便商量玩山的计划：上山一定要坐山兜，所以叫了轿班的头老，说定游玩的地点和价目。这本是小问题，但是我们却充分讨论了很久：第一因为山兜的价钱太贵，我同朱女士有些犹疑；可是建同王女士坚持要坐，如果是我们失败了，只得让他们得意扬扬地吩咐轿班第二天早晨七点钟来。

今日是十月九日——正是阴历重九后一日，所以登高的人很多，我们上了山兜，出涌金门，先到净慈观去看浮木井——那是济颠和尚的灵迹。但是在我看来不过一口平凡的井而已，所闻木头浮在当中的话，始终是半信半疑。

出了净慈观又往前走，路渐荒芜，虽然满地不少黄色的野花，半红的枫叶，但那透骨的秋风，唱出飒飒瑟瑟的悲调，

不禁使我又悲又喜。像我这样劳碌的生命,居然能够抽出空闲的时间来听秋蝉最后的哀调,看枫叶鲜艳的色彩,领略丹桂清绝的残香,——灵魂绝对的解放,这真是万千之喜。但是再一深念,国家危难,人生如寄,此景此色只是增加人们的哀痛,又不禁悲从中来了……我尽管思绪如麻,而那抬山兜的伕子,不断地向前进行,渐渐地已来到半山之中。这时我从兜子后面往下一看,但见层崖叠壁,山径崎岖,不敢胡思乱想了。捏着一把汗,好容易来到山顶,才吁了一口长气,在一座古庙里歇下了。

同时有一队小学生也兴致勃勃地奔上山来,他们每人手里拿了一包水果一点吃的东西,都在庙堂前面院子里的雕栏上坐着边唱边吃。我们上了楼,坐在回廊上的藤椅上,和尚泡了上好的龙井茶来,又端了一碟瓜子。我们坐在藤椅上,东望西湖,漾着滟滟光波;南望钱塘,孤帆飞逝,激起白沫般的银浪。把四周无限的景色,都收罗眼底。我们正在默然出神的时候,忽听朱女士说道:"适才上山我真吓死了,若果摔下去简直骨头都要碎的,等会儿我情愿走下去。"

"对了,我也是害怕,回头我们两人走下去罢,让她们俩坐轿!"建说。

"好的,"朱女士欣然地说。

我知道建又在使捉狭,我不禁望着他好笑。他格外装得活像说道:"真的,我越想越可怕,那样陡削的石级,而且又很滑,万一伕子脚一软那还了得,……"建补充的话和他那种强装正经的神气,只惹得我同王女士笑得流泪。一个四十多岁的和尚,他悄然坐在大殿里,看见我们这一群疯子,不知他作何感想,但见他默默无言只光着眼睛望着前面的山景。也许他也正忍俊不禁,所以只好用他那眼观鼻,鼻

观心的苦功罢！我们笑了一阵，喝了两遍茶才又乘山兜下山。朱女士果然实行她步行的计划，但是和她表同情的建，却趁朱女士回头看山景的一刹那，悄悄躲在轿子里去了。

“喂！你怎么又坐上去了？朱女士说。

“呀！我这时忽然想开了，所以就不怕摔，……并且我还有一首诗奉劝朱女士不要怕，也坐上去罢！”

“到底是诗人，……快些念来我们听听罢！我打趣他。

“当然，当然，”他说着便高声念道；“坐轿上高山，头后脚在先。请君莫要怕，不会成神仙。”

这首诗又使得我们哄然大笑。但是朱女士却因此一劝，她才不怕摔，又坐上山兜了。中午的时候我们在龙井的前面斋堂里吃了一顿素菜。那个和尚说得一口漂亮的北京话，我因问他是不是北方人。他说：“是的，才从北方游方驻扎此地。”这和尚似乎还文雅，他的庙堂里挂了不少名人的字画，同时他还问我在什么地方读书，我对他说家里蹲大学，他似解似不解的诺诺连声地应着，而建的一口茶已喷了一地。这简直是太大煞风景，我连忙给了他三块钱的香火资，跑下楼去。这时日影已经西斜了，不能再流连风景。不过黄昏的山色特别富丽，彩霞如垂幔般的垂在西方的天际，青翠的岗峦笼罩着一层干绡似的烟雾，新月已从东山冉冉上升，远远如弓形的白堤和明净的西湖都笼在沉沉暮霭中。我们的心灵浸醉于自然的美景里，永远不想回到热闹的城市去，但是轿夫们不懂得我们的心事，只顾奔他们的归程。“唷咿”一声山兜停了下来，我们翱翔着的灵魂，重新被摔到满是陷阱的人间。于是疲乏无聊，一切的情感围困了我们。

晚饭后草草收拾了行装，预备第二天回上海。这秋光中的西湖又成了灵魂上的一点印痕，生命的一页残史了。

可怜被解放的灵魂眼看着它垂头丧气地又进了牢囚。

（选自1932年11月13日《申江日报》副刊《海潮》第9号）

给我的小鸟儿们

整整两年了,我不看见你们。

世路太崎岖。然而我相信你们仍是飞翔空中的自由鸟。在我感到生活过分的严重时,我就想躲在你们美丽的羽翼下,求些许时的安息。

唉!亲爱的小鸟儿们——你们最欢喜我这样的称呼,不是吗?当我将要离开你们时,我曾经过虑地猜疑你们,我说:“孩子们,我要多看你们几次,使我的脑膜上深印着你们纯洁的印象,一直到我没有知觉的那一天,……”

“先生!你不是说两年后就回来吗?”阿堃诚挚地望着我的脸说。

“不错,我是这样计划着,不过我怕两年后你们已不像现在地对我热烈了。我怕失掉这人间的至宝,所以现在我

要深深地藏起来。”

“哦！不会的，先生！我们永远是一只柔驯的小鸟儿，时常围绕着您！”

多可爱，你们那清脆的声音，无邪的眼睛，现在虽然离开了你们整两年，为了特别的原因，我不能回到你们那里，而关于你们的一切，我不时都能想起。

每逢在下课后，你们牵成一个大圈子，把我围在坎心，你们跳舞、唱歌。有时我急着要走，你们便抢掉我手里的书包，夺走我披着的大衣。阿堃最顽皮，跑出圈子，悄悄走到整容镜前，穿上我的大衣，拿着书包，学着我走路的姿势，一本正经地走过同学们面前，以致惹得你们大笑，而阿堃的脸上却绷得没有一丝笑纹，这时你们有的笑得俯下身体的叫肚子疼，我却高声地喊：“小鸟儿们不要吵！”

“是的，大姐姐，我们不再吵了，可是大姐姐得告诉我们夜莺诗人的故事！”阿堃娇憨地央求着。而你们也附和着：“大姐姐讲，大姐姐讲，”乱哄地嚷成一片。啊！多可爱的小鸟儿们呀！两年来我不曾听见你们清脆的歌声了，在江南我虽也教着那一群天真的女孩，但是她们太娇婉，太懂世故，使我不能从她们的身上，找出你们的坦白、直爽、无愁无虑，因此我时常热切地怀念你们。

你们所刻在我心幕上的印象太深了，在丰润苹果般的脸上，不只充溢了坦白的顽皮；有时诚挚感动的光波，是盎然于你们的眼里。每当我不响地向你们每个可爱的面孔上看时，你们是那样乖，那样知趣地等待着，自然你们早已摸到我的脾气，每逢这种时候，我总有些严重的话，要敲进你们的心门。唉！亲爱的小鸟儿们，现在想来我真觉得罪过，我自己太脆弱易感，可是我有了什么忧愁和感慨，我不愿向

那些老成持重的人们面前申诉，而我只喜欢把赤裸的心弦在你们面前弹。说起来我太自私，因为我把得定这凄音能激起你们深切的共鸣，而我忘记这是使你们受苦的。

那一天我给你们讲国语，正讲到一个爱国童子的故事，那时你们已经够兴奋了，而我还要更使你们兴奋到流泪，我把国内政治的黑暗，揭示给你们听；把险诈的人心在你们面前解剖，立刻我看见你们脸上的笑容淡了；舒展的眉峰慢慢攒聚起来了，你们在地板上擦鞋底的毛病，也徒然改了，课堂里那样静悄悄，我呢，庄严地坐在讲坛上，残忍地把你们的灵魂宰割，好像一个屠夫宰割一群小羊般。因此每次在我把你们搅扰后，我不知不觉要红脸，要咽泪。唉！亲爱的孩子们，我虽然对你们如是的不仁，而你们还是那样热烈地信任我，爱戴我；有时候你们遇到困难的问题，不去告诉你们亲切的父母，而反来和我商量，当这种时候，竟使我又欢喜又惭愧。在这个到处弥漫了欺诈的世界上，而你们偏是这样天真，无邪，这怎能叫我不欢喜呢？但是自己仔细一想，像我这样寒伧的灵魂，又有什么修养，究能帮助你们多少？恐怕要辜负了你们的热望，这种罪恶，比我在一切人群中，所犯的任何罪恶都来得不容轻赦。唉！亲爱的小鸟儿们呀！你们诚意地想从人间学到一切，而你们实是这世界上最高明的先生。你们有世人久已遗失的灵魂，你们有世人所绝无的纯真。你们的器量胸襟，是与万物神灵相融合的。一个乞丐，被人人所鄙视，而你们看他与天上的神祇没有分别；便是一只麻雀也能得你们热烈友情的爱护。你们是伟大的，我一生不崇拜英雄，我只崇拜你们。

但是残忍的时光，转变的流年，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剥蚀你们，层出不穷的人事，将如毒蛇般毁灭你们的灵魂。在你

们含着甜净的美靥上，刻了轻微的愁苦之纹，渐渐地你们便失去了纯真，被快乐的神祇所摒弃。唉！亲爱的小鸟儿们！你们应当怎样抓住你们的青春？你们不愿意永远保持孩子的心吗？但是你们无法禁止太阳的轮子，继续不断地转，也不能留住你们的青春！只有一件事是你们可以办得到的，你们永远不要作一件使良心痛苦的事，努力亲近大自然，选择你们的朋友，于春风带来的鸟声中，于秋雨洒遍田野间。一切的小生物都比久经世故的人类聪明、纯洁。这样你们才能永远保持孩子纯真的心，永远作只自由翔空的鸟儿；并且可用你们大公无私的纯情来拯救沉沦的人类。

亲爱的小鸟儿们，愿秋风带来你们清醇的歌声，更盼雁阵从这里过时，给我留下些你们的消息。

我心弦的繁音，将慢慢地向你们弹；我将告诉你们在这分别的两年中，我所经历的一切。我更想把江南温柔女儿的心音，弹给你们听。

再谈了，我亲爱的小鸟儿们！愿今夜你们的美羽，飞入我的梦魂！

（选自《华年周刊》1932年第1卷第25期）

窗外的春光

几天不曾见太阳的影子,沉闷包围了她的心。今早从梦中醒来,睁开眼,一线耀眼的阳光已映射在她红色的壁上,连忙披衣起来,走到窗前,把洒着花影的素幔拉开。前几天种的素心兰,已经开了几朵,淡绿色的瓣儿,衬了一颗朱红色的花心,风致真特别,即所谓"冰洁花丛艳小莲,红心一缕更嫣然"了。同时一股沁人心脾的幽香,喷鼻醒脑,平板的周遭,立刻涌起波动,春神的薄翼,似乎已扇动了全世界凝滞的灵魂。

说不出是喜悦,还是惆怅,但是一颗心灵涨得满满的,——莫非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不,这连她自己都不能相信;然而仅仅是为了一些过去的眷恋,而使这颗心不能安定吧!本来人生如梦,在她过去的生活中,有多少梦影已

经模糊了，就是从前曾使她惆怅过，甚至于流泪的那种情绪，现在也差不多消逝净尽，就是不曾消逝的而在她心头的意义上，也已经变了色调，那就是说从前以为严重得了不得的事，现在看来，也许仅仅只是一些幼稚的可笑罢了！

兰花的清香，又是一阵浓厚的包袭过来，几只蜜蜂嗡嗡地在花旁兜着圈子，她深切地意识到，窗外已充满了春光；同时二十年前的一个梦影，从那深埋的心底复活了：

一个仅仅十零岁的孩子，为了脾气的古怪，不被家人们的了解，于是把她送到一所囚牢似的教会学校去寄宿。那学校的校长是美国人，——一个五十岁的老处女，对于孩子们管得异常严厉，整月整年不许孩子走出那所建筑庄严的楼房外去；四周的环境又是异样的枯燥，院子是一片沙土地；在角落里时时可以发现被孩子们踏陷的深坑，坑里纵横着人体的骨骼，没有树也没有花，所以也永远听不见鸟儿的歌曲。

春风有时也许可怜孩子们的寂寞吧！在那洒过春雨的土地上，吹出一些青草来——有一种名叫“辣辣棍棍”的，那草根有些甜辣的味儿，孩子们常常伏在地上，寻找这种草根，放在口里细细的嚼咀；这可算是春给她们特别的恩惠了！

那个孤零的孩子，处在这种阴森冷漠的环境里，更是倔强，没有朋友，在她那小小的心灵中，虽然还不曾认识什么是世界，也不会给这个世界一个估价，不过她总觉得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是有些乏味；她追求另一个世界。在一个春风吹得最起劲的时候，她的心也燃烧着更热烈的希冀，但是这所囚牢似的学校，那一对黑漆的大门仍然严严的关着，就连从门缝看看外面的世界，也只是一个梦想。于是在下课

后，她独自跑到地窖里去，那是一个更森严可怕的地方，四围是石板作的墙，房顶也是冷冰冰的大石板，走进去便有一股冷气袭上来，可是在她的心里，总觉得比那死气沉沉的校舍，多少有些神秘性吧。最能引诱她当然还是那儿扇矮小的窗子，因为窗子外就是一座花园。这一天她忽然看见窗前一丛蝴蝶兰和金钟罩，已经盛开了，这算给了她一个大诱惑，自从发现了这窗外的春光后，这个孤零的孩子，在她生命上，也开了一朵光明的花，她每天像一只猫儿般，只要有工夫，便蜷伏在那地窖的窗子上，默然地幻想着窗外神秘的世界。

她没有哲学家那种富有根据的想象，也没有科学家那种理智的头脑，她小小的心，只是被一种天所赋与的热情紧咬着。她觉得自己所坐着的这个地窖，就是所谓人间吧——一切都是冷硬淡漠，而那窗子外的世界却不一样了。那里一切都是美丽的，和谐的，自由的吧！她欣羡着那外面的神秘世界，于是那小小的灵魂，每每跟着春风，一同飞翔了。她觉得自己变成一只蝴蝶，在那盛开着美丽的花丛中翱翔着，有时她觉得自己是一只小鸟，直扑天空，伏在柔软的白云间甜睡着。她整日支着颐不动不响地尽量陶醉，直到夕阳逃到山背后，大地垂下黑幕时，她才怏怏地离开那灵魂的休憩地，回到陌生的校舍里去。

她每日每日照例地到地窖里来，——一直过完了整个的春天。忽然她看见蝴蝶兰残了，金钟罩也倒了头，只剩下一丛深碧的叶子，苍茂地在熏风里撼动着，那时她竟莫明其妙地流下眼泪来。这孩子真古怪得可以，十零岁的孩子前途正远大着呢，这春老花残，绿肥红瘦，怎能惹起她那么深切的悲感呢?！但是孩子从小就是这样古怪，因此她被家人

所摒弃，同时也被社会所摒弃。在她的童年里，便只能在梦境里寻求安慰和快乐，一直到她是否认现实世界的一切，她终成了一个疏狂孤介的人。在她三十年的岁月里，只有这些片段的梦境，维系着她的生命。

阳光渐渐地已移到那素心兰上，这目前的窗外春光，撩拨起她童年的眷恋，她深深地叹息了："唉，多缺陷的现实的世界啊！在这春神努力地创造美丽的刹那间，你也想遮饰起你的丑恶吗？人类假使连这些梦影般的安慰也没有，我真不知道人们怎能延续他们的生命哟！"

但愿这窗外的春光，永驻人间吧！她这样虔诚地默祝着，素心兰像是解意般地向她点着头。

（选自《人间世》杂志 1934 年第 1 期）

夏的歌颂

出汗不见得是很坏的生活吧，全身感到一种特别的轻松。

尤其是出了汗去洗澡，更有无穷的舒畅，仅仅为了这一点，我也要歌颂夏天。

其久被压迫，而要挣扎过——而且要很坦然的过去，这也不是毫无意义的生活吧，——春天是使人柔困，四肢瘫软，好像受了酒精的毒，再无法振作；秋天呢，又太高爽，轻松使人忘记了世界上有骆驼——说到骆驼，谁也忘不了它那高峰凹谷之间的重载，和那慢腾腾。不尤不怨地往前走的姿势吧！冬天虽然是风雪严厉，但头脑尚不受压轧。只有夏天，它是无隙不入地压迫你，你每一个毛孔，每一根神经，都受着重大的压轧；同时还有臭虫蚊子苍蝇助虐的四面

夹攻，这种极度紧张的夏日生活，正是训练人类变成更坚强而有力量的生物。因此我又不得不歌颂夏天！

二十世纪的人类，正度着夏天的生活——纵然有少数阶级，他们是超越天然，而过着四季如春享乐的生活，但这太暂时了，时代的轮子，不久就要把这特殊的阶级碎为齑粉！——夏天的生活是极度紧张而严重，人类必要努力的挣扎过，尤其是我们中国不论士农工商军，哪一个不是喘着气，出着汗，与紧张压迫的生活拚命呢？脆弱的人群中，也许有诅咒，但我却以为只有虔敬地承受，我们尽量地出汗，我们尽量地发泄我们生命之力，最后我们的汗液，便是甘霖的源泉，这炎威逼人的夏天，将被这无尽的甘霖所毁灭，世界变成清明爽朗。

夏天是人类生活中，最雄伟壮烈的一个阶段，因此，我永远地歌颂它。

（选自 1933 年 8 月 2 日《时事新报》副刊《青光》）

我愿秋常驻人间

提到秋，谁都不免有一种凄迷哀凉的色调，浮上心头，更试翻古往今来的骚人、墨客，在他们的歌咏中，也都把秋染上凄迷哀凉的色调，如李白的《秋思》：“……天秋木叶下，月冷莎鸡悲，坐愁群芳歇，白露凋华滋。”柳永的《雪梅香辞》：“景萧索，危楼独立面晴空，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应同。”周密的《声声慢》：“对西风休赋登楼，怎去得，怕凄凉时节，团扇悲秋。”

这种凄迷哀凉的色调，便是美的元素，这种美的元素只有“秋”才有。也只有在“秋”的季节中，人们才体验得出，因为一个人在感官被极度的刺激和压轧的时候，常会使心头麻木。故在盛夏闷热时，或在严冬苦寒中，心灵永远如虫类的蛰伏。等到一声秋风吹到人间，也正等于一声春雷，震动

大地，把一些僵木的灵魂如虫类般地唤醒了。

灵魂既经苏醒，灵的感官便与世界万汇相接触了。于是见到阶前落叶萧萧下，而联想到不尽长江滚滚来，更因其特别自由敏感的神经，而感到不尽的长江是千古常存，而倏忽的生命，譬诸昙花一现。于是悲来填膺，愁绪横生。

这就是提到秋，谁都不免有一种凄迷哀凉的色调，浮上心头的原因了。

其实秋是具有极丰富的色彩，极活泼的精神的，它的一切现象，并不像敏感的诗人墨客，所体验的那种凄迷哀凉。

当霜薄风情的秋晨，漫步郊野。你便可以看见如火般的颜色染在枫林、柿丛，和浓紫的颜色泼满了山巅天际，简直是一个气魄伟大的画家的大手笔，任意趣之所之，勾抹涂染，自有其雄伟的丰姿，又岂是纤细的春景所能望其项背？

至于秋的犀利，可以洗尽积垢；秋月的明澈，可以照烛幽微；秋是又犀利又潇洒，不拘不束的一位艺术家的象征。这种色调，实可以苏醒现代困闷人群的灵魂，因此我愿秋常驻人间！

（选自 1933 年 8 月 18 日《时事新报》副刊《青光》）

丁玲之死[①]

前五六年，我在北平常同胡也频来往，以此因缘，我曾见过丁玲两次。那时她还不曾发表过文章，也不曾用丁玲这个笔名，我只晓得她叫蒋冰之，她是一个圆脸，大眼睛，身材不高，而有些胖的女性，她不大说话，我们见了她只点头微笑。

在那时候，我就觉得她有点不平凡，但我可猜不透她是负着重大的革命工作。

不久也频和她离开北平到上海来。两个月后，我就在《小说月报》上读到她的处女作《莎菲日记》，署名是丁玲，有

① 1933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了左翼女作家丁玲，后又传闻她已遇难，故庐隐作此文。

人告诉我,这就是蒋冰之的笔名,当时我心里很高兴,我知道我对于丁玲的猜想到底不错。

前几年我正在日本吧,忽然接到朋友的信说:"胡也频以共产故被捕",我得了这消息,想起也频那样一个温和的人,原来有这样的魄力,又是伤感,又是钦佩。后来我也到上海作事,有时很想看看丁玲,但听说她的行踪秘密,不愿意有人去看她,所以也就算了,不过无论如何,她的印象直到如今,依然很明显地在我心头。

最近忽听到丁玲被捕失踪,今又在《时事新报》上看到丁玲有已被枪决之说,如果属实,我不禁为中国文艺界的前途叹息了。不问丁玲的罪该不该死,只就她的天才而论,却是中国文艺界一个大损失。

唉,时代是到了恐怖,向左转向右转,都不安全,站中间吧,也不妙,万一左右夹攻起来,更是走投无路。唉,究竟哪里是我们的出路?想到这里,我不但为丁玲吊,更为恐怖时代下的民众吊了。

(选自1933年7月2日《时事新报》副刊《青光》)

屈伸自如

昼长无聊，偶翻十三经至孔老先生："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及"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失。"不禁掩卷而长叹道："傻子哉，孔老先生也！"怪不得有陈蔡之厄，周游列国，卒不见用！苟能学今之大人先生，又何往而不利？

然则今之大人先生处世之道如何？无他，能"屈伸自如"耳。何谓屈伸自如？即见人之势与财强于我者，则恭敬如儿孙对父祖，卑颜屈膝舔痔拍马，尽其能事而为之，如是则可仗人势，狐假虎威，昂首扬眉，摆摆摇摇，像煞有介事，渐渐而求之，不难为人上之人矣！

至于见无势无财之人，则傲之，骄之，虎吓之，吹法螺，装腔而作势，威风凛凛，气派十足，使其人不敢仰目而视，足恭听令，因之其气焰蒸蒸焉，灼灼焉，不可一世矣。

"屈伸自如"既有如是之宏功伟业,吾人宁可不鞠躬受教,以自取于灭亡耶?

然操此术者,亦有所谓秘诀者在,即忘记自己是个人,既非人则何恤乎人格?故不要人格是第一秘诀,试看古往今来,愚忠愚孝的傻子,修德立品的呆子,都是太看重自我和人格了,所以弄得"杀身成仁"徒贻笑于今日之大人先生,真真何苦来哉!

时至今日,世变非常,立身之道岂可不变?苟不知应付之术,包管索尔于枯鱼之肆,反之则可以大作其官,大发其财了!

穷小子们觉悟罢,不要被孔老先生所误,什么立功、立德、立言,这都是隔壁账,还是练习其"屈伸自如"之本事,与今之大人先生抗衡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岂不妙哉!

(选自1933年7月14日《时事新报》副刊《青光》)

吹牛的妙用

吹牛是一种夸大狂，在道德家看来，也许认为是缺点，可是在处世接物上却是一种刮刮叫的妙用。假使你这一生缺少了吹牛的本领，别说好饭碗找不到，便连黄包车夫也不放你在眼里的。

西洋人究竟近乎白痴，什么事都只讲究脚踏实地去作，这样费力气的勾当，我们聪明的中国人，简直连牙齿都要笑掉了。西洋人什么事都讲究按部就班地慢慢来，从来没有平地登天的捷径，而我们中国人专门走捷径，而走捷径的第一个法门，就是善吹牛。

吹牛是一件不可看轻的艺术，就如修辞学上不可缺少"张喻"一类的东西一样。像李太白什么"黄河之水天上来"又是什么"白发三千丈"，这在修辞学上就叫作"张喻"，而在

不懂修辞学的人看来，就觉得李太白在吹牛了。

而且实际上说来，吹牛对于一个人的确有极大的妙用。人类这个东西，就有这么奇怪，无论什么事，你若老老实实地把实话告诉他，不但不能激起他共鸣的情绪，而且还要轻蔑你冷笑你，假使你见了那摸不清你根底的人，你不管你家里早饭的米是当了被褥换来的，你只要大言不惭地说"某部长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某政客是我拜把子的叔公，我认得某某巨商，我的太太同某军阀的第五位太太是干姐妹"，吹起这一套法螺来，那摸不清你的人，便贴贴服服地向你合十顶礼，说不定碰得巧还恭而且敬地请你大吃一顿筵席呢！

吹牛有了如许的好处，于是无论哪一类的人，都各尽其力地大吹其牛了。但是且慢！吹牛也要认清对手方面的，不然的话必难打动他或她的心弦，那么就失掉吹牛的功效了。比如说你见了一个仰慕文人的无名作家或学生时，而你自己要自充老前辈时，你不用说别的，只要说胡适是我极熟的朋友，郁达夫是我最好的知己，最妙你再转弯抹角地去探听一些关于胡适郁达夫琐碎的佚事，比如说胡适最喜听什么，郁达夫最讨厌什么，于是便可以亲亲切切地叫着"适之怎样怎样，达夫怎样怎样"，这样一来，你便也就成了胡适郁达夫同等的人物，而被人所尊敬了。

如果你遇见一个好虚荣的女子呢，你就可以说你周游过列国，到过土耳其南非洲！并且还是自费去的，这样一来就可以证明你不但学识阅历丰富，并且还是资产阶级，于是乎你的恋爱便立刻成功了。

他如遇见商贾、官僚、政客、军阀，都不妨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大吹而特吹之，总而言之，好色者以色吹之，好利者以利吹之，好名者以名吹之，好权势者以权势吹之，此所谓

以毒攻毒之法，无往而不利。

或曰吹牛妙用虽大，但也要善吹，否则揭穿西洋镜，便没有戏可唱了。

这当然是实话，并且吹牛也要有相当的训练，第一要不红脸，你虽从来没有著过一本半本的书，但不妨咬紧牙根说："我的著作等身，只可恨被一把野火烧掉了！"你家里因为要请几个漂亮的客人吃饭，现买了一副碗碟，你便可以说："这些东西十年前就有了"，以表示你并不因为请客受窘。假如你荷包里只剩下一块大洋，朋友要邀你坐下来入圈，你就可以说："我的钱都放在银行里，今天竟匀不出工夫去取！"假如那天你的太太感觉你没多大出息时，你就可以说张家大小姐说我的诗作的好，王家少奶奶说我脸子漂亮而有丈夫气，这样一来太太便立刻加倍地爱你了。

这一些吹牛经，说不胜说，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选自《东京小品》，北新书局1936年1月版）

现代名家经典

（一至六辑书目）

第一辑：

丁香花下	巴　金著
两个家庭	冰　心著
月牙儿	老　舍著
大堰河	艾　青著
雅舍小品	梁实秋著
狮子座流星	施蛰存著
枫桥的梦	柯　灵著
人生采访	萧　乾著

第二辑：

狂人日记	鲁　迅著
林家铺子	茅　盾著
荷塘月色	朱自清著
倾城之恋	张爱玲著
巴黎的鳞爪	徐志摩著
商人妇	许地山著
莎菲女士的日记	丁　玲著
春风沉醉的晚上	郁达夫著

第三辑：

苦　雨	周作人著
红　烛	闻一多著
风雪夜归人	吴祖光著
白螺壳	卞之琳著
文章与饭碗	陈西滢著
中秋晚	凌叔华著
小城三月	萧　红著
泪与笑	梁遇春著

第四辑：

赠　品	叶圣陶著
吹箫人	冯　至著
画梦录	何其芳著
都市的忧郁	艾　芜著
上海的狐步舞	穆时英著
童年的悲哀	鲁　彦著
节　妇	彭家煌著
凤凰涅槃	郭沫若著

第五辑：

缘缘堂随笔	丰子恺著
南国已深秋了	钟敬文著
真假宝玉	张恨水著
白马湖之冬	夏丏尊著
在其香居茶馆里	沙　汀著
山村一夜	叶　紫著
风　涛	郑振铎著
沉　船	王统照著

第六辑：

秋天的况味	林语堂著
心的声音	瞿秋白著
灵山歌	冯雪峰著
上海屋檐下	夏　衍著
月下的回忆	庐　隐著
瘦西湖的旧梦	叶灵凤著
爱晚亭	谢冰莹著
荷花淀	孙　犁著

现代名家经典

Xian Dai Ming Jia Jing Dian

ISBN 7-5405-1813-8



定价(全八册):76.80 元

小说·散文



现代名家经典

Xian Dai Ming Jia Jing Dian